

巧联珠

作者：烟霞逸士

第01回 闻秀才结社题诗 方按院游山访婿 第02回 议婚姻年侄执柯 图钱财陪堂定计

第03回 富家儿当场出丑 穷秀才暗地遭秧 第04回 为守风江中遇美 因步月邗上被偷

第05回 因途穷幸逢良友 羁旅店喜遇佳音 第06回 胡茜芸闺阁私监 闻相如秋闱奇捷

第07回 冒姓名假图婚媾 辨是非再议朱陈 第08回 假装点奸里藏奸 好姻缘错中不错

第09回 受无辜舅甥同罪 同患难姑表联姻 第10回 游梦馆偶吟绝调 寄吴门共受虚惊

第11回 扮新郎明谐花烛 点淑女暗易梅香 第12回 爱词赋诗擢英才 用权宜又更姓氏

第13回 听谗言公庭参岳丈 走捷径私室说椒房 第14回 点枝头侍儿乔醋 连并蒂两美同姻

第15回 择东床珠还合浦 开玳阁璧重连城

《新镌绣像巧联珠小说》四卷十五回，题“烟霞逸士编次”，序中又称其为“烟霞散人”。据考，此作者当为刘璋。同治《深泽县志·名宦传》载，刘璋字于堂，号介符，别号烟霞散人、樵云山人，山西太原人。大约生于康熙六年（1667），康熙三十五年中举，雍正元年（1723）任深泽县令，任四年，被解职。所作小说尚有《凤凰池》、《飞花艳想》、《斩鬼传》等。

此书有癸卯槐夏西湖云水道人题序，以刘璋生年计，此“癸卯”为雍正元年。书当即成于此年或此前不久。

此书版本有五彩堂编次本以及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可语堂刊本和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坊刻本。本书以五彩堂编次本为底本进行点校，刻本一函四册，半页八行，行二十字。

序

文章原本“六经”，“三百篇”为风雅之祖。乃二“雅”三“颂”，登之郊庙明堂，而“国风”不削“郑”、“卫”，二“南”以降，贞淫相参，其间巷咏途讴，妖姬佻士，未尝不与忠孝节烈并传不朽。木铎圣人岂不愿尽取而删

之，盖有删之而不可得者。

器界之内，万物并生，其初漫然不相接也。惟人生于情，有情而后有觉知，有情而后有伦纪也。于是举漫然不相接者而忽为之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以起其忠爱惻怛之思，发其忧愁痛悱之致。至于冷历万劫而缠绵歌舞，不可废也。岂非情之为用！然今使人皆无情，则草木块然，禽兽冥然，人之为人，相去几许。但发乎情，止乎礼义，斯千古之大经大伦，相附以起。世风沦下，宋人务为方幅之言，而高冠大袖，使人望而欲卧；近令词说宣秽导淫，得罪名教。呜呼，吾安得有心人而与之深讲于情之一字哉！

烟霞散人博涉史传，假于披览之余，撷逸搜奇，敷以菁藻，命曰《巧联珠》。其事不出乎闺房儿女，而世路诡（山戏）、人事艰楚，大略备此。予取而读之，跃然曰：此非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欤！亟授之梓。不知者以为途讴巷歌；知者以为路之“风”、“雅”无愧也。嗟乎，吾安得进近令词家，而与之深讲于情之一字也哉！

癸卯槐夏西湖云水道人题

第一回 闻秀才结社题诗 方按院游山访婿

诗曰：

何人不愿凤鸾俦，君子吟诗赋好逑。
四海求凰须有赋，十年不字独含愁。
太真玉镜非终计，贾午奇香自古羞。
堪笑淫奔无赖者，于今亦浪说风流。

详说正德年间，江南苏州府有个秀才，姓闻名友，表字相如，是苏州有名的大家，住在胥门里。父亲闻悦，是个举人，一生正气，做过一任知县，因秉性刚直，不会奉承上司，又见宦官擅权，挂冠而归。母亲胡氏是金陵上元人，也是大家，母舅胡完尧，现做刑部郎中。闻公夫妇在三十岁外，才得闻生，自此以后，便没得生子，夫妻两人便分别掌中之珠一般珍爱。

闻生自小生得聪明，眉目清秀。四岁上学，过目成诵，到十四、五岁便无书不读，不独文字精通，亦且工于诗赋。闻公在林下，专以课子为事，请了一个先生在家。这先生姓杜号了翁，是吴下名士，专好饮酒赋诗，时常与闻公唱和。闻生自幼看见先生与父亲做诗，他也就私下学做，所以极做得好诗。

一日，先生社里传几个题目来，正在那里苦吟。闻生把他题目取来一看

，只见都是些苏州古迹：馆娃宫，响屐廊，琴台，西施洞，玩月池，玩花池，吴王井，砚池，香水溪。先生做了几首，还有“吴王井”、“香水溪”几个题目不曾做。他就技痒，研起墨来，不消一盏茶时，就挥成一首“吴王井”的绝句：

金辉涌寒波，玉泓开素练。

青山倒影来，疑是芙蓉面。

才做得完，被先生走来看见了，大加赞赏说：“你后来决当以诗名世。”就递与闻公看，闻公也不觉大喜。自此以后，遂不禁他。但是父亲、先生做诗，他也便依题出韵，酬和几首，往往两位老诗人倒不如他的。到了十六岁上，就进了学。许多人家来与他说媒，闻公就要替定亲，他说：“孩儿年纪尚小，此时正好读书，若娶了妻子，未免分心；且立志中了之后，方才娶妻。”闻公听得此话，十分欢喜说：“你既有志如此，我也不强你。”故此虽有媒婆来说，只是不允。

〔闻生〕止是吟诗作文，与几个好朋友往来。一个姓富名谷，号子周；一个姓王名之蕙，号楚兰，都是少年名士。富子周的父亲是个进士，却没有一些公子气。王楚兰是个富家，家道殷实，父亲向在扬州开个缎铺，他却爱读书。都比闻生长些，意气相投，是他性命之交。还有个杜伯子、方石生，都是社中朋友，也相好的。彼此诗文往来，十分契密。

一日，正值三月初旬，牡丹盛开。闻生叫家人把布篷遮了四边，都把细竹撑起。那牡丹高低疏密，馥郁非常，闻生赏玩多时，不觉诗兴大发，就叫小厮燕喜取笔砚来，对着牡丹，吟成《古风》一首：

姑苏三月春无主，桃花落地柳花舞。

草堂昼静午未开，卷帘几度清明雨。

雨过苍苔花满园，红明绿暗莺声繁。

牡丹初绽大如盘，几枝偏傍南窗暖。

亭亭凝笑复含羞，我一见之魂欲断。

姚黄魏紫不足爱，丹霞剪作神仙佩。

国色宁容蜂蝶侵，天香未许芝兰配。

日照露浥无不佳，临风映水犹多态。

主人惜花惜欲死，日日花间坐不起。

若使花神解舞时，谢公何必东山妓。

名花艳艳不辞红，对花莫使酒杯空。

今日花开不尽醉，明朝花落生秋风。
君不见，风吹花开还吹落，今日花开不如昨！
可怜人面不如花，安能常向花间酌？
向花饮，对花歌，日月疾如东逝波；
人生不饮奈花何，花乎花乎奈尔何！

吟罢，燕喜便将松茗一杯送与闻生道：“相公请茶！”闻生接茶在手，便想：“有此名花，不可不过二三知己赏鉴。”适逢门役来报：“富、王二位相公在外边拜访。”闻生喜之不胜，连叫：“请进来！”一面亲自迎将出去，道：“二兄来得却好。寒家牡丹盛开，小弟不敢自私，正欲遣小僮奉请，不期二兄光临，花之幸也！”富、王二人道：“不敢！此来是弟辈之幸也。”遂同闻生进坐于花下，大加称赏。

闻生一面叫厨下整治酒肴，一面差燕喜往杜伯子、方石生家去，说：“富、王二位相公在我家赏牡丹，立候二位相公赴席。”不一时，二生齐到。叙礼方毕，便道：“子兄与楚兄几时到的？先我饱饫名花，少刻当先罚一大觥！”富子周道：“弟原无心同楚兄到此，适逢佳会，因不敢独占花魁，故在此候兄。来迟者当罚！”闻生笑道：“且尽小弟之意，罚酒在后。”遂命家僮摆上酒肴，五人对花畅饮。王楚兰道：“小弟昨日在一敝友席上，闻他道饮酒有‘四乐’、‘四不乐’。不乐的是‘高耸耸乌纱一顶，整齐齐皂甲两行，花簇簇五堆果罩，闹嚷嚷一本弋阳’。”众友道：“此系拱居暴发所为，我辈虽不在座，听之亦觉可厌。请教‘四乐’如何？”王楚兰道：“今日之饮是也。

‘密契契二三知己，香艳艳满院奇葩，明皎皎冰轮初上，韵悠悠笛弄梅花’。此我辈真乐也。”富子周道：“若将今日之饮言之却当，若以此四句尽饮之乐，则未也。溪山猿鹤，林下红妆，对之而饮，未尝不乐。待小弟明日作东，请一小舟，为虎丘尽日之游，把酒溯流，畅观佳丽，相如兄不可推故不来。”王楚兰道：“我辈既非乌纱帽，船中又无弋阳腔，相如岂有不来之理！”遂笑谢而别。

次日，富家遣仆持帖，请游虎丘。不料闻生因赏花坐久，为风露所侵，偶染寒疾，不能出门。无奈富仆再三苦请，闻生道：“我作一诗，与你回复相公，断不难为你。”诗云：

画舫多佳丽，溪山景倍幽。
深柳藏莺语，高梧映碧流。
主人还白醉，把盏荡轻舟。
爽约因花病，无缘追胜游。

遂一简与来人，道：“我病是你亲眼见的，今日不能领情，容日〔后〕到府上奉谢吧！”富仆回到舡中，只见王、杜、方三位俱已来齐。将简递与主人道：“闻相公有简在此。”富子周接来一看，大叫：“扫兴，扫兴！今日之游，却遇相如有恙。”王楚兰道：“他简中如何说？”富子周道：“竟无所说，有诗为证，诸兄请看。”众人看毕，杜伯子道：“既不来，我们何不开舡，往虎丘登眺一回，以尽今日主人之兴。”

却好方古庵因进京，便道要游虎丘，叫管家租一只游船，同贾有道往小唐桥进发。但见：

绿荫朱栏，茶灶炉烟飘渺；雪宝雕墙，酒家海陆杂陈；曲曲迴廊，摆列出百般盆景；飘飘仙子，翠绕着双鬟云飞。

来往游人，笙歌盈耳。船中也有焚香啜茗的，也有敲棋斗朔的，也有红裙进酒的，真是应接不暇。忽见二三少年，荡一小舟前来，方公仔细一看，却是富子周。富子周也看见他，便道：“啊呀！老年伯为何到此？”那老者就立起来，拱手叫住了船。富子周对众人道：“此乃敝年伯方古庵，现任台中。”王楚兰便道：“莫非嘉兴讳正的么？”富子周道：“正是！”就走出船来道：“老年伯，请过小舟奉揖。”方公正要过来，各各施礼坐下。富子周欠身道：“不知老年伯到此，有失迎候！”方公道：“不敢。学生因假满入都，昨日方到，当事都不欲相会，因爱虎丘之胜，故同告亲到此一游。”因问道：“此三位何人？”富子周道：“都是敝同社。”一一说了姓名。因说道：“老年伯既来游虎丘，就屈小舟一坐，少刻奉陪同往，不知可以屈尊否？”方公道：“诸兄兰亭佳会，小弟怎么好做王鲁直？”杜伯子便道：“但恐有褻老先生，就连旁边坐的那个人也请过来。”

原来此人是方公的陪堂，姓贾名有道。你说这人怎生模样？但见：

头带一顶鸭嘴方巾，身穿一领天蓝道袍，胡须苍白，面貌黑麻，左顾右盼，满口不脱奉承，后拱前趋，遍体尽皆谦让。势利场中书记，公卿门下帮闲。

老杜邀他过来，一齐坐了。富子周问道：“老年伯入都，家眷同行么？”方公道：“学生无子，年丈所知，只有一个小女，如今携之进京，同在舟中。”因见桌上诗笺，就拿起来一看，不觉连声赞道：“好诗，好诗！是哪一位社兄之作？清新高老，真字字珠玉。”杜伯子道：“此乃敝友闻相如之作，今日因有病，故寄此诗来。”方公道：“此兄多少年纪，有此美才？”王楚兰道：“敝友年未弱冠，才实冠军，不独诗赋擅场，亦且试必领案。”方公道：“有此美才，实为可敬，可曾婚娶么？”富子周道：“尚未曾聘。”方公不

觉喜动颜色，道：“如此高才，老夫日所未见。烦老丈致意此兄，说学生愿一识面。”说罢，摆上酒来。饮了半日，同到虎丘千人石、梅花楼盘桓了一会，回到舟中，翻席又饮。方公因问道：“贵省文宗吴宪老乃是敝同年，想不日按临了。他胸中极博，不知他取士何如？”杜伯子道：“如今宗师在云间，也就发牌考敕，府丞极廉明。云间朋友，未免好名失实者多，宗师考法甚妙，也不徇虚名，也不查前案，也不收书札，只凭文字定优劣，绝无情面。及至发落之日，决要逐一唱名，优等的花红之外，倍加赞赏几句；劣等的也去安慰劝勉一番，便道：‘本道阅卷，并无成心，尔等文字，仍有一日之短，遂致下等，功令使然也。若能从此励志芸窗，何愁下科不擢上第？’如此作为，所以人皆称其公而且明。目下若到敝府，是敝府孤寒之幸也！原来是老先生的贵同年。”方公道：“据兄所言，敝同年可为极得士心的了！”富子周忙斟了一大觥，送〔与〕方公道：“老年伯话久了，再奉一杯！”方公道：“不敢。席深了，就此告别。”遂起身辞谢众友。出船头，执富子周手道：“但闻兄必求年丈邀来一会，以慰企慕之怀，足感高情！”便一拱而别。

贾有道一路随着方公，暗想道：“闻生不过一首诗，能使方公念念不忘；若人品再好些，一定夺了我的心事了。”便假意问道：“那闻相如既有此隽雅诗才，谅必定是个大成之器。”方公道：“且等闻生来时，便见分晓。”说话之间，早到座船。贾有道自回二号船上去了。

方公归到舱中，夫人、小姐接着。问道：“今日何故归来得迟？”原来夫人综氏，单生一名小姐，小字芳芸，年方一十六岁，生得姿容非常，真是绝色佳人。女工针指，不消说起，就是诗词歌赋，也无不佳妙。有诗一首，单道他的才貌：

一枝秀绝贮琼楼，美玉从来不暗投，
衣剪春云堪作珮，神澄秋水欲凝眸。
颊和琥珀偏增媚，腰着轻罗惜太柔，
漫道大家能独步，于今仕女说班头。

只因他如此才貌，方公夫妇十分珍惜，要与他择一个风流佳婿。选了许多人家，都不中意，所以直迟到如今。当日所见闻生如此美才，便留心访问。方公见夫人、小姐问，遂将前事说了一遍，笑嘻嘻地向袖中摸出闻生的诗来，递与小姐，说道：“你看这诗何如？”小姐接着，看道：“此诗甚好！但不知何人所做，是何题目？”方公道：“此是富年侄社友闻相如之作。今日因病不赴社，所以寄此诗来，适才我偶然看见。闻他年纪才得十七岁，去年案首进学的。我叫富生约他同来一会，若相貌出众，我就要招他为婿。”小姐听见“招婿

”二字，就把头低了下去。又将诗稿看上两遍，低低说道：“字也写得丰致！”方公欣欣得意，各自归寝。小姐到了自己寝处，又把闻生的诗细看几遍，果然字字清新，句句隽逸，心中十分爱慕。

只有贾有道回到船中，十分不乐，你道为何？原来贾有道有个表亲，姓缪，叫做缪文甫。儿子缪成，买得个秀才，会写得两个“之乎者也”，同得方公的小姐十分标致，因老贾在他门下走动，便一心要想天鹅肉吃，与贾有道商量，要做方公的女婿。便道：“若得事成，愿谢银三百两。”贾有道便叫缪成拜在方公门下，又央人做了些诗文，请教方公，老贾便把亲事的话透了一番。方公择婿甚急，见贾有道十分称赞，要当面试他一试后回复，所以贾有道只道有几分成了。日间听见方公的说话注意闻生，他就十分妒忌，心里想道：“缪家亲事不成，我三百两银子就没有了。须设一计破他才好。”踌躇了一夜，说：“且看他来，我随机应变便了。”正是：

笑里有刀，口中有蜜，人面易知，人心难测。

毕竟不知贾有道如何设计，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议婚姻年侄执柯 图钱财陪堂定计

诗曰：

共说乘龙好，门阑喜若何。

怜才宁一日，选貌待双蛾。

道蕴犹憎怒，郗郎世岂多？

最怜逢按剑，佳偶事偏磨。

话说贾有道为缪成亲事，思量要破败闻生，一夜不寐。次日早起，到了官船上来见方公。方公因对他说道：“昨日托富子周的话，不知闻生今日来否？”老贾道：“正是！老爷如此注意他，他自然就该来拜。”正说间，只见长班报道：“富相公来拜！”方公连忙叫请进来。

富子周上船见了，投了帖子，送过下程，又送一本文稿，一册诗稿。相送坐下，方公道：“昨日多扰！年丈曾会那闻兄么？”富子周道：“适才在敝友处道及老年伯之意，敝友极感，渴欲进谒。因病未痊愈，一好即来奉候。”方公道：“学生就要开船，而此公又不得一会，奈何？”因留富生小酌。富子周道：“昨日（那位）贾令亲在么？小侄有一刺奉拜。”方公叫：“请贾相公出

来！”贾有道出来见毕，也彼此叙了几句闲文。少顷，摆上酒来，方公就在席上看富生的诗文，连声赞道：“诗文皆妙，而文更精熟，今秋断抢元矣！”因说道：“诗与举业，虽系两途，以学生看来，原不相害。再没有会做诗的人不会做文章也，没有文字通的到会做诗，总之，才人无所不可。”富生道：“老年伯高论，是破世俗之疑。”方公因道：“学生偶有一近刻请教。”叫家人取两部诗稿出来，递与富子周道：“一册请教年丈，这一册烦转致闻兄。”因问：“闻兄为人何如，是何等人家？”富子周道：“敝友尊公曾为邑令。敝友生得美如冠玉，为人潇洒出尘，真是鸡群叔夜。”方公听了，越发大喜，对富子周说：“学生有一小女，年才及笄，也会吟哦几句。等闻兄来会过，意欲烦年文执柯。”富子周道：“此乃美事，小侄自当效劳！”

正要说话，只见家人传进手本，禀道：“苏州府推官钱爷要见。”方公看了手本，对富子周道：“此乃敝门生，年丈曾会过么？”富子周道：“钱公祖下车以来，小侄因无事不敢干谒，不曾会过。小侄别过，再来领教罢了。”遂告辞而去。

方公接钱推官进舱。（钱推官）行过了礼，递了下程、请启，打一恭道：“门生今日才闻老师到此，候迟得罪！”方公道：“学生假满入都，因限期已过，星夜进发，所以贵上台皆不及往拜，怎么又劳贤契见顾！就要开船，盛情欲不能领。”推官又打一恭道：“虽然老师急于进发，定要屈留一日！”方公道：“学生不欲入城，心沃盛情罢！”钱推官道：“既然如此，门生移席到尊舟。”又吃了一道菜，告辞起身。

却说贾有道在船舱里，心下想道：“这头亲事，老者已有几分肯了。如今他要了小闻，难道我这三两百两银子真没有了不成！须得设个计，打退他才好。”正在那里胡乱想，只见方公送了钱推官进来，对他说道：“适才钱推官来了，恐怕城里当道都要晓得。我就要开船，只等那个闻生，不曾见得一面。据富家年侄说来，可谓佳婿。但毕竟亲见其人，我才放心。”贾有道便说：“老爷所见极是！婚姻大事，潦草不得的，必须才貌双全为妙。况且老爷如此门楣，只得这个小姐！不是子建之才，潘安之貌也配不过。如今少年的人，略有些才情，便十分浮动。前日敝府一个老先生也看得一个诗中意，不妨仔细，就把女儿许了他。不想是抄袭来的。后来悔又悔不得，误了终身大事。如今老爷既不进城，他又说有病不出来，不如让晚生先去拜他一拜。果然才貌出众，不是轻薄之辈，老爷再作商量。不然，我们就开船便了。”方公道：“这也说得是。你就替我带一个帖子去回拜富年侄，说我不进城，不及回拜，就问他闻生住处。今日晚了，明日去罢。”贾有道欣然领命。

却说富子周别了方公，竟往闻生家来。到了书房中坐下，闻生出来见了。

富子周道：“兄意好了？”闻生道：“勉强起来，尚不能出履。”因问道：“拜过贵年伯么？”富子周道：“敝年伯多致意。他就要开船，渴欲吾兄一会。”因向小使手中取诗稿过来道：“这是他的诗稿，叫小弟寄来请教的。”闻生接过来，看了几首道：“此老之诗甚佳！”因笑道：“纱帽中一般也有通的。”富子周也笑道：“纱帽头肯替我们相与，自然通些。”二人大笑。富子周因说道：“方公酷性好诗，他一位令爱，也善吟咏，又生得有倾城之色。方才对小弟说，等兄去会过，要小弟执柯。兄刻作速拜他一拜！”因笑道：“为老婆拜丈人，兄快些扶病而去！”闻生也笑道：“不要取笑。但知己之感，小弟明日就去。”富子周道：“不听见小姐，你如何肯行！”说罢又笑。

闻生就留富子周小饮。富生道：“这个算不得请媒，明日还要另吃。”闻生道：“小弟岂以富贵之女动心！但感他文章知己，不得不去一拜。”富子周因说道：“明后日寒族扫墓，不得功夫奉陪，奈何？”闻生道：“扫墓自是正事。但他船在何处？只要说了，便好问去。”富生道：“在码头上。舡上有复命的牌，极好认的。”二人又说了些闲话，饮至傍晚而散。

闻生归到房中，心下想道：“如今的人都是瞎子，哪里有认得真才的，方公如此殷殷，真可谓知己。”又想道：“他一见我的诗，就要把女儿许我，此老真是怜才！我虽未见他小姐的才貌，想方公如此选择，料也不是等闲。”就把方公的诗文拿来看了几首，因有笔砚在手头，就圈点了几句。见题目上有《美人病春》的诗，因笑道：“老道学也做此风流题目。”正翻看时，只见中间夹着一张花笺，写得十分精楷，却是一首回文诗。闻生拿起来看时，只见上面写道：

亭边过雁塞天遥，日极晴楼倚细腰。
庭满落花春寂寂，漏和寒雨夜潇潇。
青山远共愁痕黛，绿柳纤同病态娇。
瓶坠井空钗断股，屏云冷艳倦金销。

闻生看了，不觉赞道：“好诗，好诗！字字清秀。且看倒读何如！”又倒读了两遍，越发大喜道：“倒读更佳，真可谓灵心妙手！”原来这首诗是方小姐做的，因误夹在方公的诗里，却被闻生翻着。道：“此诗辞既秀媚，字亦婉丽，是个女人的手笔。难道是方小姐的诗？不该遗失在内的！”又想道：“莫不是老者故意要卖弄女儿的才华，故意放在里面的？也未可知。总之如此佳句，就是男子做的，也算得个才子，何况女人！”又拿起来看了一回，十分爱慕，说：“若里是方小姐做的，若得他为妻，也不枉我一生求凰之念。”吟诵几遍，恐怕夜深，就去睡了。

却说贾有道次早起来，梳洗已毕，过来对方公说了，叫了自己跟的小厮，竟先到梁家来。原来这缪家住在章闾门里大街上，是个暴发的财主，家里是开丝行的，有数万之富。梁文甫为人刻薄臭吝，真是一文不舍的。自己穿也不舍得穿，吃也不舍得吃，四季只是一领青布道袍，穿得又不像蓝，又不像黑，直到六月里，才换一领粗夏布的道袍。如此吝啬，偏生好奉承势利，穷的亲戚他一钟茶也舍不得请，若是个势宦，就肯大块拿出来。儿子缪成买进了学，那些先生骗他，说令郎高才，决要中的，做的文章大圈大点，他就信为实然，一心要替他定个做官的丈人。因与贾有道有些亲，就想起方小姐来。只见这一日缪文甫同着几个乡下人，正在那里秤丝，贾有道走进厅来，把扇子在他肩头上打了一下说道：“文老好忙！”缪文甫正秤着丝，不知是哪一个，口里浑说道：“不敢！大官。”回转头来，看见是贾有道，连忙说：“原来是贾先生。得罪，得罪！”放下布衫袖子，替贾有道唱喏。就叫家人来富秤丝，自己陪贾有道坐下，说道：“前日小儿回来，说方老爷好个人品，又多谢你盛情，亲事全仗大力！”贾有道说：“如今令郎在何处？”文甫说：“在学里。”忙叫来贵：“你到学里请大相公来，说方老爷那边贾相公在此。”小厮应诺去了。

不多一会，只见缪成摇摇摆摆回来，向贾有道作揖坐下。缪文甫道：“你留贾相公吃饭，我去完了首尾。”因向贾有道说：“失陪！得罪！”竟自去了。缪成问道：“姻事何如？”贾有道说：“前日自你别后，我就把你的文章、人品极力称赞，老者也有几分肯了。不意去游虎丘，遇着富子周，看见了一个〔叫〕闻相如的诗，就要把女儿与他起来。”缪成道：“闻相如我晓得的，果然通的。旧年进学，我是第十五，他是案首。如今难道竟成了么？”贾有道说：“成虽未成。昨日富子周天杀的来拜，又十分称赞小闻才如子建、貌似潘安，说得老者十分动火，叫他做媒，寄了一部诗稿送他。今日又叫我去拜。你道哪处？”缪成出神道：“如此怎了？还得你生个妙法，学生决不忘报！若破得他，学生私下先送一百两。”贾有道说：“我已有一条妙计在此。”缪成道：“什么妙计？”贾有道说：“如今老者就要开船，小闻又病在家里，不得来见。我如今拜他，日去只说他相貌丑陋，做人轻薄。再帮衬老者几句，叫他开了船，你就来送他一副下程，这事就有几分了。”缪成听见道：“妙极，妙极！是个好计！”就叫来富快烫酒来。贾有道说：“慢着！我如今要往富家与小闻家去，且回来吃酒。”

二人拱手出门，缪成叮咛道：“在舍下专等。”贾有道应了，竟往富子周家来，富子周上坟去了，贾有道就对他门上说：“我贾相公是嘉兴方老爷船上来的，特来回拜你家相公。”又拿出方公的拜帖来说：“这是方老爷的名帖。方老爷因不进城，不得来回拜，你可多拜上你相公。”又问说：“管家，你晓

得闻相如家里住在何处？”家人道：“闻相如住在胥门里，这里，过了申衙前一直走，右手转弯，进巷第三家。门前有几株柳树，大金字牌匾便是，极好问的。”贾有道依着家人的话。一路走来，果然进得巷，有一座大墙门，门前有几株柳树，一个旧金字牌匾，写着“尚书第”三字。贾有道走进大门，只见一副对联，写道：

投闲栽五柳 积德植三槐。

走进二门，不见有人，便叫道：“接帖，接帖。”只见里边走出一个半老家人来，问道：“相公何处来的？我家老爷在庄上养病，一概不敢领帖。”贾有道说：“我贾相公不是拜你老爷的，我是嘉兴方老爷那边来，拜你家相公的。快些去说！”家人接了帖子，说道：“相公厅上请坐。”进去了一会，出来回道：“家相公多拜上相公，因贱恙不能起来，所以连方老爷都不曾拜得。相公寓在何处？明日一同回拜。”贾有道说：“你去对相公说，我在方老爷船上，方老爷特托我来，定要见的。”家人又进去了一会，出来说道：“既然如此，请相公书房里相会罢。”就从厅旁边开一环洞门。

贾有道同着家人进去，只见一所大园，花木萧疏，亭池精雅。转过花屏来，三间小厅，面前一座牡丹台，开得正盛。贾有道先到厅上，只见上头挂着一幅赵子昂的真迹，旁边一副金笺对联，写道：

家徒四壁，犹存司马风流，
腹有藏书，直拟龙门著述。

贾有道坐下，只见闻生从左边出来，口里连声道：“得罪，得罪。”二人作揖坐下，贾有道举目把闻生看时，只见生得：

面如傅粉，唇似涂脂，头带飘巾，身穿儒服。丰姿奕奕，似掷果潘郎，逸致翩翩，如鸡群叔夜。真是相如再世，不减张绪当年。

贾有道看了，心下暗惊道：“果然生得标致！若把老方看见时，必中东床之选，不消说了。”因向闻生道：“久仰大名！前日在富子周处讽咏佳章，真今日之李杜也。敝东翁极其心服。”闻生道：“不敢。拙作俚鄙，过蒙方老先生谬加赞赏，知己之感，铭心刻骨。因抱残恙，未及奉拜，怎么又劳先生远顾！明日力疾出来，一同奉候。”贾有道说：“社翁既有贵恙，到不敢动劳，我辈相知，何必拘此形迹。况且舍亲明日绝早就要开舟，到不敢动劳罢。”闻生道：“岂也。自然要出来奉候。”因说道：“昨日又蒙方老先生见惠佳刻，字字珠玉，真是当代作者。小弟大胆，妄加圈点在此。”就叫燕喜取来与贾相公

看。闻生之意，要贾有道看了，去对方公说他如此敬仰之意。不想中了奸人之计。贾有道看了，假意道：“经老社翁一评，更加妙了。”因说道：“闻得尊作甚多，不知可以赐教一二么？”闻生道：“前偶刻一册，正要请教。”就叫燕喜取一册诗稿，送与贾有道。又吃了一杯茶，作别起身。

贾有道一路想道：“不好，不好。我只说他有病不能出来，回去说他相貌丑陋、人物轻挑就罢了。如今他明日要来。老者一见，这事就要成了。须得另生一计方好。”一头走，一头想道：“有了，有了。他圈点了方公的诗，拿出来我看。老方生性从来极喜欢人赞他的诗，极恼的是人扫他的诗。我如今拿他一本，尽行抹坏，只说是小闻抹的，他请我到书房中，被我看见袖了来。老者看了自然大怒，再从旁下他几句火，明日若是小闻来时，叫家人呵叱他一番。再把小闻送我的诗稿也抹坏了，只说老方涂的，叫家人丢还他，不怕他两家不恼。”

正想之间，已过缪家门首。只见缪成正背着手，在那里走来走去，见了贾有道，忙问道：“小闻生得如何？”贾有道说：“好。”缪成道：“比学生如何？”贾有道说：“你是极标致的了。看起他来，觉得又比你好些。”缪成叫道：“怪哉，怪哉，我不信天地之间还有标致如我的！”老贾道：“你且不要闲说，我有一条妙计在此。”就把路上想的计，告诉了一遍。缪成拍掌道：“妙计，妙计！陈平之所不如也。这位小姐听起是学生的了。”贾有道说：“你且不要欢喜，快些拿老方前日送你的诗同笔砚来。”二人就坐在库房里，一边吃酒，一边乱抹乱叉。缪成道：“我又不晓得诗中之意，若是批得不时，岂不露出马脚！我只批‘不通’二字便了。”顷刻之间，早已批完，立起身来说道：“我去了。所许之物，见赐了如何？”缪成果然取出一百两银子，送与贾有道。贾有道接了，欣欣得意而归。正是：

美色人人爱，黄金易动心。

一时贪念起，百计即相侵。

未知贾有道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富家儿当场出丑 穷秀才暗地遭殃

诗曰：

千古无人解爱才，伤心国士几寒灰。

苏秦憔悴人多丑，张俭飘零实可哀。

有笔空题鹦鹉赋，无家独上凤凰台。

悠悠行路何须问，好向花前复酒杯。

话说贾有道得了繆成一百两银子，欣然而归。回到船上，方公问道：“你回来了，曾见闻生么？其人何如？”贾有道正色道：“人到也生得将就，只是太轻薄些。”就摇了一摇头道：“也没有如此轻薄的道理。”方公道：“你怎么见得他轻薄？”贾有道说：“恐伯老爷动恼，晚生不好说得。”方公越发疑心起来，嚷道：“他的轻薄与我何干？你快说来！”贾有道才向袖子里摸出诗来，说道：“老爷送他的诗稿，他意如此乱抹，岂不可恶！”方公道：“你怎么晓得？这诗从何处得来？”贾有道说：“他推病不出来相见，被晚生再三说，请晚生到书房里去。只见摊在桌上，被晚生袖来。老爷的诗果然不好，也不该如此乱抹。况且老爷尊作，天下皆称。所以说，如今少年轻薄的多。”

方公听了此语，已有几分怒色，乃至接来一看，不觉大骂道：“如此放肆！小畜生，我到怜他的才，哪晓得他到如此狂妄！”贾有道便接口道：“他病已好了，看老爷不在眼里，所以不肯来拜。”方公道：“如此轻薄小子，要他来拜甚么。”贾有道便说：“依晚生愚意，若是他来拜时，不要接他帖子，呵叱他一番才是。”方公未及回答，只见家人禀道：“钱老爷移席到了。”方公只得叫请进来。

钱推官行过了礼，只见方公怒气冲冲，推官打一恭道：“老师何以有不豫之色？”方公道：“士风浇薄，适才受一轻薄少年之辱，所以不觉忿忿。”推官又问道：“敢问何人得罪老师？”方公道：“就是此地闻友。”钱推官道：“原来就是闻友。去年考个案首，还会做几句文字，怎么得罪老师？”方公就把前事说了一遍，因叹道：“老夫一片怜才之心，竟付之流水！”钱推官道：“这有何难。目下文宗就到，待门生对文宗讲，革去他的前程就是。”方公怒气正盛，也不应他，也不止他，便问道：“学生明日开舟，贤契有何见教？”钱推官移近椅子道：“门生待罪三年，瓜期已满，要求老师提挈。望一行取真，再造之恩矣！”方公道：“学生此番入都，恐就要差。若是在京，断无不竭之理。”方公也没心吃酒，谈了一会儿，钱推官告辞起身。

〔方公〕将批坏的诗稿递与小姐道：“你说有如此轻薄少年！”遂将闻生之事，说了一遍，说着又怒气冲冲。小姐十分不安，说道：“少年轻薄，诚为可恨。”回到寝处，心里想道：“此生想自负有才，看爹爹的诗不中意？我且看他批得如何。”展开一看，不觉柳眉倒竖，星眼圆睁，恨了一声道：“纵不得意，也何必涂抹至此。爹爹为我择婿，受了如此之辱。此气不可不出。”又来见方公道：“狂生如此可恶，爹爹该处治他一番！孩儿想宗师是父亲同年

，不日就到。爹爹何不对钱推官说了，托他转致文宗，革去他的前程，以消父亲之气。”方公道：“适才钱推官正如此对我说，我因心中不乐，未曾应他。”小姐道：“我们如今就要开船，爹爹何不留一札嘱咐他。”方公道：“这也可说得是。你就替我草一书稿起来，叫贾有道誊了，明日送去。”小姐就在灯下写就一书，写道：

两承惠顾，玉谊稠叠。仆因王命严迫，不敢入城，即契好如门下，亦未及一登堂抱歉，何以别论，自当铭心。狂生轻薄，诋毁过情，拙作虽非明珠，亦何至按剑如此！督使按临，想扶进淳风，主持名教，门下亦有与责成也。何如，何如，草布不即。

写完，就拿与方公看了。次早起来，就叫家人传与贾有道誊写。贾有道（见）正中他计，就立刻写完，请方公用个图书，着人送去。

只见一乘小轿沿河而来，抬近船边，问道：“这是方老爷船么？闻相公来拜。”家人还不知就里，请进帖来。方公见帖上写道：“眷社晚生闻友顿首拜”，不觉大怒，叫家人扯碎他帖子，叱辱他一番。对小姐道：“他还来拜我，岂不可恨！”小姐道：“便是！”却折身从纱窗里一张，只见一个书生从轿中出来，衣冠儒雅，举止风流，缓步而行，若不胜衣；正欲上船，却被家人将帖子劈面掷去，说道：“甚么闻有闻无！我家老爷并没有你这个相知，不劳赐顾。”闻生见他如此光景，便道：“你家老爷自要见我，托富相公再三相订，故特带病而来，你为何如此可恶！”家人一齐道：“甚么可恶，把他两个耳刮子才好！”闻生大怒道：“我是相公，你们怎敢如此放肆！贾相公可在船上？快请出来，我有话说。”家人道：“贾相公哪有闲工夫出来见你！”贾有道听见问他，便叫家人进去，把闻生的诗叫家人丢上岸来，说道：“老爷说：你这样不通的诗，奉还！”闻生越发大怒，见他豪奴众多，谅不能理论，心里想道：“我且回去，寻了富相公，再与他讲理。”就叫家人拾了诗稿，竟上轿而去。正是：

本是相亲意，如何反作仇？

谁知个中计，宵小弄权谋。

方公正在船上，见如此光景，十分不乐，就叫点鼓开船。

却说方小姐见了闻生，心下想道：“我看此生相貌端雅，不像如此轻薄的。况他既已涂坏了诗，如何肯与贾有道袖来！既被他袖来，岂有不知，又如何带病来拜，讨此耻辱？其中必有缘故。”就把批坏的诗稿，又拿来细看一番道：“越发可疑。如何好处乱抹，不好处到不抹？且上面批的‘不通’二字，又

写得潦草粗俗。”拿出日前那首诗来一对，笔气大不相同，暗想道：“若果是他抹的，受此凌辱也该；若还不是，岂不屈冤了他？我又叫爹爹坏他的前程，岂不说我的恶薄？”又不好对方公说得，只是以心问心，沉吟不语。一个侍儿，叫做柳丝，是小姐极得用的，生得也有几分姿色，十分伶俐，自小随着小姐读书，亦颇通些文墨。看见小姐如此沉吟，便问道：“小姐，你看两岸桃红柳绿，何不赏玩赏玩，只是纳闷！”小姐也不回答。

行了一日，船到无锡，吹打住船。只见一只浪船歇将拢来，一个人同了贾有道到了大船上，原来是缪成来送，并送礼物。家人传了帖子，方公说：“请进官舱。”见了道：“不及奉别，何劳远送。”缪成十拘束，唯道：“不敢。”贾有道替他送上礼帖。方公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犀爵特进，银壶一执，杭罗贰端，湖绵二斤。

方公道：“如此厚礼，学生断不敢领。”贾有道便替他说：“舍亲竭诚备来，要求老爷全收的。”就叫管家收进舱里。原来这些管家，都是老贾贿赂的，竟都收了去。方公便叫置酒款待。

小姐在舱内，见收进礼帖来，展开一看，见写着“门生缪成有拜”，道：“原来是老贾的亲，前日来拜门生、求亲事的。我且张他一张。”从窗里看时，只见那人坐在下边，生得：

身如松段，面似桔皮。身如松段，欲俏而愈觉难俏；面似桔皮，非麻而其实类麻。头戴一顶纱帽唐巾，高耸密珀一块，身穿一领金红道袍，斜扯偏袖半边，两眼注定方公，一口唯称不敢。三家村暴发财主，五百两新进秀才。

小姐看了，不觉暗笑。只见方公问他道：“贤契还是从师，还是自坐？”缪成挣了半日答道：“从一个鲁业师，是本地一位名公。”方公又道：“贾令亲极称足下大才，老夫甚慕。前因匆匆，未暇接谈；今日舟中无事，正好领教。”就向家人道：“取出我的‘永谐图’来。”只见家人持一轴小画，方公就叫展开。原来正是方公夫妇的喜容，上边有许多题咏。方公对缪成说：“这是愚夫妇小影，已蒙诸名公题赠，要求贤契珠玉。”缪成听见，就象青天里一个大霹雳的一般，惊得魂不附体，坐在椅上，好似泥塑木雕的，只不做声，一眼盯定着老贾。方公看他如此光景，便道：“老夫暂别，好让足下构思。”进舱去了。缪成便将手乱扯老贾的衣袖，道：“那处，那处？”贾有道也惊得出呆说：“这事我就替不得你了。”缪成见他如此说，越发着忙，急得满面通红，汗流如雨。左思右想，无计可施，又恐怕方公就要出来，只得托说出恭，便跳上自己的船，一溜烟走了。

方公出来，不见了繆成，又好恼，又好笑。贾有道自觉没趣，不敢久坐，也过二号船去了。方公进京不题。

却说闻生受了一场大辱回来，分咐家人去请富子周，心中想道：“这件事是你自托富子周来讲，又叫老贾来拜，如何反叫恶奴把我如此凌辱。”愈想愈恼。只见家人回来说：“富相公上坟未归。”只得过了一夜。

到次日绝早，自到富家来。富子周连忙出来相见道：“吾兄为何今日恁早？”闻生道：“多谢兄好作成。”富子周见闻生满面怒气，便道：“小弟不解，求吾兄明言。”闻生就把老贾来拜，自己带病去会，被他叱辱之事细说一遍。便道：“小弟受了这场恶气，难道就罢了不成？原来兄起的祸根，还得兄去问个明白！”富子周听了，不觉惊讶道：“这又来奇了！他前日无心见兄之作，十分爱慕，再三托小弟致意，又要小弟执柯。今日吾兄既去拜他，这是极妙的了，如何反有此举动？殊令人不解。”就雇了两乘轿子，同出城来。

只见船已开了。问岸上的人，说道：“昨日开船去了。”富子周向闻生道：“令人不解，到是小弟得罪了。我们赶上去何如？”闻生道：“他既有心辱我，此时再赶上去，又讨他一场没趣，烦兄一行罢。只问他为何如此！”富子周就叫家人叫船，叫了半日，只叫得一只船来。船家先要船钱，不想二人都不曾带得银子，船家见没有银子，竟撑船去了。

富子周就叫家人回去拿银子。二人寻一个观音庵坐下等他，再等不来，心中十分焦躁。只见一个人走将过来道：“呵呀！二位相公还有工夫坐在此处。”原来这人是学里王斋夫。二人见了，齐问道：“老王何往？”王斋夫道：“正要到相公府上。学院老爷到了，初十日取齐，月半就要考了。急忙而来，叫我们如何来得及！”说罢，拱拱手道：“我就要到社相公家里去。”急忙的别了。

又过了一会，家人取了银子才来。只见夕阳西下，又无船只可叫，富子周道：“今日将晚，明日去罢。”闻生道：“明日起身，不知何日赶着。来往要数日工夫，万一宗师挂牌，岂不误事！只得罢了。”恨恨而别，富子周就留闻生吃酒，闻生不肯，遂各自回去。

闻生归到家中，闷闷不乐，觉得身子困倦，和衣睡了。他的病还未全好，受了这场气，又病将起来。闻公夫妇听见宗师要考，儿子又病起来，十分着急，日夜请医生调治。过了十数日，只见家人来说：“学院老爷挂牌，先考吴县。”闻生只得带病入场。做完两篇文字，颇觉得意，头牌就出来了。闻公夫妇接着，问道：“身子不甚狼狈么？”又叫他念了个破承起讲，闻公道：“大意已见，论起理来，科举还该取得。”过了月余，专等宗师出案。

只见一日，杜伯子、富子周二人慌慌忙忙走到书房里来，见了闻生，口里

只道：“奇事，奇事，真个奇事！”闻生大惊，问道：“有何奇事？莫非小弟考在劣等么？”二人都不开口。闻生又问道：“小弟想是四等？”杜伯子才道：“天下有如此可恨的事！更甚于此。”闻生道：“难道六等？”富子周道：“不是六等，竟是兄考在五等，岂非奇事？”闻生听了，气得面如土色。又问道：“二兄如何？”二人答道：“小弟辈皆在前列。”闻生又问：“同社诸子何如？”二人道：“止有王楚兰三等。”闻生道：“既有如此批看文章的，我前日文章虽不好，也不至于如此耳！”二人道：“兄也不消气他，得失不过偶然，文章自有定衡。赵太尊待见甚厚，何不会见他一见？”闻生道：“也不去见，听他罢了。考了五等，还有甚么面目见人？”富子周道：“兄不肯去见，让小弟明日代兄去一见，求他对宗师讲了，提在三等。到不必使老伯知道，恐他老年人着恼。”闻生道：“极蒙二兄骨肉之爱。”

三人正说间，只见一个小厮走过来道：“老爷请相公。”二人就站起来道：“小弟且别，见过赵太尊再来奉复。”闻生走到里面，只见闻公夫妇各有愠色，对闻生道：“案已发了，你竟在五等！前日文字里面，必有差讹。”闻生道：“文虽不好，若论差讹，其实没有。”闻公不语。夫人便道：“你父亲说你平日三朋四友，吃酒做诗，时文必竟荒疏，所以如此。如今富、杜二生都是一等，你同社的个个都有科举，唯你如此，岂不被人耻笑！你爹爹又不做官，单望着你。”说到此处，不觉流泪。闻生哀不自胜，大哭起来，闻公也流泪道：“如今也罢了。但自今以后，须低头读书，再不可象前日。”闻生哭了一场，闻公道：“你须自宽怀，不消过悲，且将息身子。”

闻生是个有志气的，只抱恨不已，道：“我平日心高气傲，今日考坏了，教我如何见人？况且父母如何望我，我今日又不得进场。”只是左思右想，忽然想道：“前日舅舅有书来，他升了济南知府，就要到任，要请我去一会。我因有事，不曾去得。如今不如去见见母舅，问他借几百两银子进京纳监。舅舅至亲骨肉，料不笑我。”又想道：“我对父母说了，决不放我去，不如不说而行。这里到济南不过四、五日，到了那里，再写书回来不迟。”算计已定，叫起燕喜来，对他说了。急急忙忙收拾些书籍衣服，带了几两盘缠，等不得天明，竟同燕喜出门。

次日早起，管门的起来，见大门升了，又见园门已开，心里有些疑惑。走到书房一看，只见房门锁着，燕喜与相公都不见了。慌忙报与闻公，闻公道：“他小小年纪到哪里去？不过在别人家纳闷。”差人到相与人家去问，都说没有，闻公才有些着急，差人四下追寻。正是：

游子轻离别，父母□□□。

思儿肠欲断，何日赋归程。
毕竟不知闻生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为守风江中遇美 因步月邗上被偷

诗曰：

世事从来未可凭，寄缘作合一迴文。
人间未许言红定，天上应先系赤绳。
侍女偏能生慧侠，征人何幸得殷勤。
至今犹忆相逢处，江岸芦花月正明。

话说闻生同燕喜出了城，到了码头上，叫了一只船，竟往南京来。

行了几日，到了昌城地方。闻生立在自己船头上观看，只见前头一只小船，扯着满篷，顺流而下，正在船边擦过。那只船上有一人伸出头来，把闻生一看。原来这人正是闻生母舅的老家人胡忠，见了闻生便道：“大相公那里去？”闻生道：“我到南京去。”胡忠道：“老爷正差我到姑老爷那里去。”闻生便问道：“你老爷几时起身？”胡忠道：“老爷就起身了。”说话之间，两船去了一箭，听得含糊了些，闻生少听了一个“就”字，疑心母舅已起身了，便问道：“几时起身的？”胡忠只道问他起身日子，便答道：“前日起身的。”再要问时，船已去得远了，闻生想道：“舅舅既已起身，我又到南京何用？又不好回去。”心中好生烦恼，又想道：“他前日起身，只去得两日，少不得到扬州耽搁；他大船，又行得慢，我不如赶到扬州，到他船上。我原要进京，山东是进京顺路，止同他到了任上，再作道理。”算计已定，就对船家说了，加了他银子，竟往扬州而来。

出得镇江，好一派江景，但见：

万顷银涛，千层碧浪。金焦对立，江心涌出青山；小镇差参，水面远浮素壁。萧萧芦荻，洲前隐只渔船；漠漠黄沙，岸际排许多鹤阵。万里孤帆天际下，一轮红日海中来。

闻生看了江景，不觉感伤。次日开船，正行之间，船家道：“不好了，有飓风来了！我们收拾住船。”刚收入港来，果然狂风大作，白浪滔天。只见一只大船，也收入港来。闻生举目观看，但见那只船上，纱窗内有个女子，眉目之间，生得十分标致，身上穿一领秋葵色夹袄，一件玄色背心，一只手托在香

腮，斜靠在栏干上，看似真如琼台仙子。闻生见了，不觉目荡心摇，暗暗道：“好标致女子！目所未见。”遂定睛观看。那女子因痴痴看水，忽然抬起头来，看见闻生，连忙把身子闪了进去。又伸出头来一看，若象有个惊异的光景，便隐在纱窗里，也一眼看着闻生。正看之际，又有一个披发丫环出来，一看就进去了。

闻生呆呆看了半日，不见出来，心中想道：“那女子看见了我，若有惊异之状；后来身子虽然退了进去，却把我仔细观看，顾盼之间，似乎有情。但未知谁家女子，让我问他船上人便知道了。”就跳上岸来，见船头上立着许多家人，上面贴着察院封条，不好问得。立了一会，只有一个老家人走上岸来，闻生向他拱了拱手道：“借问船上是那一位老爷？到何处去的？”那人答道：“我们是嘉兴方老爷的船，回家去的。”原来方公到了京师，就了山东巡按，因不便带家眷，故此打发夫人、小姐回去。也避飓风，收入港来。小姐因江中无人，靠着窗子看水，抬头见了闻生，心里惊疑道：“这好象苏州闻生。”故此在纱窗内细看。正看之时，那柳丝出来，就进去了。

闻生听了家人的话，回到船中，心下想道：“原来就是老方的船，这一定是他女儿了，如此美丽，又会吟诗作赋，岂非才色兼全！但他进京未久，为何又回家来？我想前日受了他如此大辱，他是我仇人，他的女儿如何肯与我？这又是空想的了。但是小姐顾盼之间，大似有情，况且如此一位美人，岂可当面错过！”又想道：“他前日元是一番美意，要富子周做媒，后来不知为何变卦起来？”心里左思右想，看看红日西沉，也没心吃饭。推窗一看，但见一片长江，半轮明月，四边芦荻萧萧，心下凄惨起来，想道：“我只因考坏，私自出来，在此大江之中，举目无亲。父母在家，不知如何记念！又不知赶得着舅舅否？”十分凄楚，临风长叹数声，不觉掉下几点泪来。抬头看那间壁船上，已寂无人声，心里又想着方小姐，就题一首《舟中美人》的词道：

花乱柳初晴，木兰轻，香拥仙娃水面行，盼卿卿。眼角不离秋水，眉边犹带春颦，身影自怜波影瘦，忒多情。

右调《春光好》

闻生写完，吟了数遍。又想道：“小姐的回文诗，我带在这里，等我再拿出来一看。”看了几遍，又高吟起来。

此时夜静无声，小姐那边也听得十分清切，心中想道：“这是我的回文诗，为何在他身边？”又想了想道：“是了，我前日夹在爹爹诗稿中，想是误带了去。为了这部诗，惹出许多是非，彼此结怨。其中缘故，又不得明白，岂不可恨！”想到此处，不觉叹了一声。柳丝见小姐叹气，便问道：“小姐为何此

时不睡，叹起气来？”小姐道：“闻生之事，我一向疑惑。你所细知，适才间壁船上明明是他，又听得他念我的回文诗。我想他果然抹坏老爷的诗，如此一番之后，他就该恨我们了，为何到念起我的诗来？此生可谓多情！其中必然有错。况此时已是五月，试期将近，为何不在家读书，反到此处？必竟是钱推官坏了他前程，所以到此，岂不是我害了他？如今又不得个明白。”柳丝道：“既然如此，问他个明白便了。”小姐道：“痴丫头！你我都是闺中女子，谁去问他？”柳丝道：“老爷又不在船上，就叫人去问他一声何妨？”小姐道：“问到不妨，但恐传与老爷知道。况且夜静更深，又去叫谁？”柳丝道：“小姐又疑心，又怕事，这事如何得明白？我想此时人都睡静，让我开了窗子，问他一声，料无人知道。”小姐道：“你是个女子，如何好与他说话？”柳丝道：“我们又没甚私情，为正经事，问他一声何妨？”小姐道：“虽是不妨，但恐被人知道。”柳丝道：“若有人知道，都是我承当。”他就推开了窗，伸出头来。

只见闻生的船紧紧贴着大船。闻生正朝窗子呆呆的看，见了柳丝，便问道：“小娘子，此时开窗做甚？”柳丝故意道：“你是甚么人，在我们窗前窥探？”闻生恐怕又是前日之祸，便道：“小弟偶然看月，所以未睡。大江之中，彼此相傍，并非有意窥探。”柳丝便低声道：“你是苏州闻相公公？为何到此？”闻生见他说出自己姓名，吃了一惊，便问道：“小娘子为何识得？”柳丝道：“相公春天来拜老爷，我们在窗中见过。只是我家老爷见了相公的诗，一片怜才之心，托富相公致意，又送相公诗稿。为何将我家老爷的诗尽行抹坏！我家老爷见了，如何不恼！”闻生道：“这件事正不得明白，今天幸得见小娘子。你家老爷肯把小姐许我，托富相公送我诗稿，我所以带病出来。前日船上这番凌辱，小娘子亲眼看见的，我正不知何故。今日小娘子说我抹坏你家老爷的诗稿，这番话从何处得来？”柳丝道：“贾有道来拜相公袖回来的，如今抹坏的现在。”闻生顿足道：“原来如此！你家老爷的诗，我十分敬眼，前日我圈点了拿与他看，不知他为何降此是非？如今此诗现在家中，极好辩的。我既抹坏你老爷的诗，岂可与贾有道见！既被贾有道袖来，我岂不知，又肯来拜！求小娘子代我向小姐前辩明，生死不忘！”柳丝见他着急，晓得是贾有道弄鬼，便道：“小姐也如此说，只是老爷如何晓得？如今相公为何不在家读书，出来何干？”闻生见他问到此处，提起心事，不觉叹了一口气，说道：“小生自从受辱之后，又害起病来；如今万不得已。飘零远出，言之惭愧。”柳丝见他悲切起来，心下明白，便说道：“相公有心事，就说何妨。”

闻生见他问得殷勤，便把考坏与寻母舅要纳监的事说了一遍。柳丝正要回答，只见舱内叫声：“柳丝。”柳丝便对闻生道：“小姐呼唤，要进去了。

“闻生道：“小生还有话奉告，求小娘子再来一谈，小生在此专候。”柳丝道：“且看说毕。”闪进身子，对小姐道：“果然不是他抹的。如今弄得如此奔波，好不可怜。”小姐道：“我已都听得了。是我一时错害了他，如今叫我如何是好？”柳丝道：“我看此生才貌双全，如今一番之后，又绝不怨恨，可谓多情。老爷当初原要把小姐配他，如今不如叫他去见了老爷，说明此事，依旧成了这段婚姻，岂非美事！”小姐低头不语。柳丝道：“小姐不要错了念头，如此才郎不嫁，异日纵然有像得他的才貌，未必能如此有情。”小姐：“这事你怎么好对他说！”柳丝道：“他如今还有话说，我想必是此事。看他如何开口，我随机应变便了。”小姐点头。

柳丝又走到窗子边来，果然闻生还在那里呆呆的。望见了柳丝，十分欢喜，笑面相迎道：“小娘子可谓信人！”柳丝道：“相公有何话说？快快说罢。夜深了。”闻生道：“小生有句不知进退之言，求小娘子恕罪。你家老爷原要把小姐许我，现有富相公为媒，只因贾有道这厮作奸，你家老爷错怪了我。如今既已说明，求小娘子向小姐前一言。依旧成此婚姻。小生死生不敢忘小娘子大德。”说罢，就在船里深深唱了一个大喏。柳丝笑道：“小姐面前，我可以代郎君说得，只是此事要老爷做主，相公去与老爷说明。小姐的事，都在我便了。”闻生道：“小娘子见教极是！只是我如何见得老爷？如今你老爷在何处？”柳丝道：“我家老爷极是怜才，你只消央富相公说明，再无不肯。”刚说到此处，只见船上有人说话，柳丝道：“有人醒了，我要进去。你用心去图，小姐断不负你。”说罢，身子一闪，就推上窗子，竟去了。

闻生也关了窗，心中想道：“他叫我放心去图，决不负我，他一个丫头，如何敢许！明明是小姐教他的。我想功名容易，美人难得，不如回去央富子周做媒，成了此事，再作计较。但他说方公又不在船上，我且到扬州寻见舅舅，他定晓得方公下落，再作计较罢了。”筹画了一夜，将到天明，船家一齐道：“天亮了，我们开船去。”遂各自开船而去。

闻生行了一日，到了扬州码头上，遍访济南知府胡老爷的船，并无踪影。又到骡子行问店主人：“曾有南京胡老爷来御牲口往山东去么？”店主人齐道：“没有。”闻生进退两难，心下想道：“扬州必由之路，想是还不曾到。”只得寻个饭店歇了。

店主人见闻生进来，就把他上下看了又看，替他搬了行李，送在一间干净客房安歇。到了晚间，就问道：“相公可要请一位大姐么？我们这里许一娘、王素素、孟若兰都是极有名的，相公可要请一个来？”闻生摇头道：“不要。”店主人道：“既然相公不要，我们这里埂子上是极好玩的，相公用了晚饭，去步月如何？”闻生想道：“我闻扬州女色驰名天下，今既到此，就去看看

也好，况且月色甚佳。”就叫燕喜跟了，步到埂子上来。

只见家家门首挂着几盏红灯，灯下站着些女子，也有一个的、也有两个的，都是乔模乔样。但见：

笑语盈阶，香风指面。朦胧月下远看，个个西施亲切；灯前近视，人人嫖母。面涂铅粉，好似庙里泥人；嘴点胭脂，酷似屠家猪舌。手摇团扇，人前扭捏假风流；鬓插兰花，门前低眉留顾盼。莫言国色天香，都是油头粉面。

闻生见了道：“闻名不如见面。向闻扬州妓女，今不道如此！看了污目，快回去罢。但可笑天下的往往着魔。”只见那些妓女，见一个少年相公，又穿得衣裳齐楚，就如苍蝇见血的一般。也有扯他的，也有扭他的，也有道“相公吃茶去”的，也有道“请舍下坐坐”的……，丑态万状。闻生见了，又好气，又好笑，急急回店中来。心中有事，一夜无眠。

次日绝早起来，又到码头上问了一番，并无影响。闷闷不乐，心下想道：“我当初只谓功名之事，如今又添了这段姻缘，小姐虽然说明，老方如何晓得其中就里！须得一个人先与他说知，我就好见他。”想一想道：“他原叫老富替我做媒，我不如仍央富子周，但不知老方在何处。我且回去，私下见了富子周，求他替我作伐，功名事且再作处。”主意已定，就要收拾回苏州来。正要拿银子算还饭钱，开得拜匣，吃了一惊，带来〔的〕盘费连包都不见了。就叫燕喜问道：“我拜匣内银子如何不见？”燕喜道：“钥匙在相公身边，我哪里知道。”闻生道：“前日晚间明明在的。这是店主人骗我们看月，盗去无疑。”

原来这店家看见闻生是个后生，又止跟得一个小使，晓得不是老江湖。趁他看月，撬开拜匣把银子偷了。闻生就叫店主人道：“我拜匣内二十两银子，如何一夜就不见了？分明我昨夜看月，你偷了我的，快拿出来还我！”店主人道：“又来奇了。你拜匣内东西，如何问我！又不曾交付与我。我这里来千去万，管不得许多。如何赖人做贼？”闻生道：“不是我赖你，若是贼偷，如何门又好的？锁又好的？不是你是谁！”店主人大嚷大闹，街上人都哄拢来一齐道：“相公你错了。他一个开店的人，岂偷你银子？捉贼见脏，不要冤屈了人。”闻生无言可答，又气又恼。店主人道：“既然赖我做贼，快请还我房钱，请到别处去吧！”就把闻生行李乱搬出来。

闻生正在进退无门之际，只见燕喜道：“王相公走过去了！”闻生道：“哪一个（下缺约200字）。”

第五回 因途穷幸逢良友 羁旅店喜遇佳音

诗曰：

飘泊淮扬道，天涯若比邻。

分金征友谊，流水解琴声。

歧路今多泣，青银旧有名。

人生感义气，宁复恋华荣。

话说闻生失了盘费，回去不得，与店主人争闹。正在进退无门之际，只见燕喜道：“王楚兰相公走过来了！”闻生走出店来一看，果然是王楚兰，便叫道：“楚兰兄何往！”王楚兰回头一看，见是闻生，连忙回来作揖。就在店中坐下，王楚兰问道：“吾兄何故在此！小弟闻兄失意之后，次日即到尊府奉候，说兄绝早出门，尚未曾归。次日又去，说兄不知何往，老伯十分着急。又过了数日，听见令母舅处有人到，说见到令母舅处去。为何却在此间？”闻生道：“一言难尽！小弟原要到家母舅处，因在吕城遇着老仆，说家母舅已前两日起身，小弟赶到此处，又杳无影响，如今敢不知过去，也不知尚未曾到。幸遇仁兄，却不知到此何干？”王楚兰道：“小弟因没有科举，在家纳闷不过，向有小铺在此，来清理一番。适才走过，听见是兄声音，不料兄在此。却为何与店主人争嚷？”闻生就把失去盘费之事，告诉一遍。王楚兰就叫店主人分咐道：“这闻相公是南京胡老爷的外甥，胡老爷就到，所以在此等他。你就不偷银子，也不该如此放肆！况且门又不开，拜匣又是好的，这银子不是你偷，此何处去了？你若不还，我就处你。”店主人见了王楚兰，有些着忙，指天立誓，又叩头陪礼。二人只得罢了。

王楚兰就请闻生到自己寓中，备酒对饮。王楚兰道：“兄晓得考坏之故乎？”闻生道：“并不知道。”王楚兰道：“自兄行后，富子周去见赵太尊，求他对宗师讲。宗师回他说：‘此生之文原不该考坏，因有显官见托，不得不然。我怜此生之才，故尚留他一线。’小弟细细打听，才知方古庵托钱刑厅对兄下石。世途可畏，一至于此！”闻生听了，呆了半日，口中嗟叹不已道：“这事如何是好？”王楚兰见他如此，便道：“古人云：不遇盘根错节，不足以见利器。你我既已读书，偶然考坏，何足介意？纵使自己文章考坏，古人季人因贫、孟明三败，尚不可以成败论英雄，况此无妄之祸。兄向来豪爽，今日为何沾沾作此世俗之态？”闻生道：“兄有所不知，这一顶头巾，岂在小弟心上？只是此时正有求于老方，见他如此怨小弟，恐此事难成，所以咨嗟，为有道所笑。”王楚兰便道：“兄尚有何事要求老方？”闻生道：“知己骨肉，正要

与兄商量。”就把贾有道如何设计，江中如何遇着柳丝说明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因说道：“小弟如今正要回去见富子周，因失了盘费，所以进退两难。”王楚兰道：“原来有许多委曲！我闻得方古庵点了山东巡按，此时已将到任。他既如此错怪吾兄，一时也难说明。况且试期将近，兄就回到家中，富子周也不能同兄到山东。依小弟之意，如今世上的人所重的是功名，兄不如去与令母舅商量，援例北雍，待秋闱战胜时，去与富子周一讲，再无不妥。兄此时皇皇道路，恐终无济于事。”闻生道：“仁兄之言，开我茅塞，小弟如在梦中，得吾兄唤醒。只是家母舅久等不至，恐已过去；小弟又失去盘费，不能前往，奈何？”王楚兰道：“朋友通财，古人皆然，况你我异姓骨肉！纳监之资，尚且小弟料理，只是一时不能措处。些须盘费，何须仁兄为念！但是此去路途尚遥，兄从来未曾出门，小弟放心不下。让小弟托敝相知觅一只客船，兄附了去方好。”闻生道：“如此更感！”

次日，王楚兰果然为他寻了一只船，赠了他数十金盘费，送他上船。闻生就写了一封家书寄与父母，又写一书与富子周，细说贾有道设计，并要求亲之事。叮咛道：“兄见子周，先将此事代小弟细细一言。”王楚兰道：“不须嘱咐。兄凡事保重，小弟明日也就归了。”二人执手，依依不忍分别。闻生就口占一律送他道：

同作天涯客，那堪又别离。
故人怜我去，把酒更题诗。
泪折新杨柳，愁听旧竹枝。
月明千里共，只此慰离思。

王楚兰也和了一首。二人洒泪而别。

闻生开了舡，一路触景伤怀。此时正是六月初旬，一轮赤日当头，两岸蝉声不绝，闻生在舟中纳闷。行了十余日，到了济南。

闻生上了岸，竟到府前问：“新老爷几时到任的？”府前人答道：“俺这里太爷还没到任哩，接的才去。”闻生听了十分不乐，想道：“不知在何处耽误？”既到此处，只得寻一客店歇下。又怕受店主人气，只说姓胡，是新太爷的亲侄子。住了几日，还不见来，天色又十分炎热，心中焦燥，走出门前一看，只见一个老者坐在一块青石上，同店主人讲话。闻生也没心听他，只见一株大槐树可以纳凉，他也坐在下面。看那个老者，生得：

须发半苍，年纪在五旬之外；形容清古，举止似有道之人。头带凿子方巾，积有灰尘半寸；身穿葛布道袍，搭着补丁数重。恍似村中学究，俨然市上卜

流。

闻生看他衣裳破损，却相貌清奇，又听见他问他店主人道：“新太爷三月间推升，此时为何还不到任？如今掌印的是谁？做官可好么？”闻生见他说着太爷，也不等店主人回答，便问道：“先生晓得几时到任？”那老者见闻生问他，便把闻生仔细一看，说道：“不知几时。”因问道：“兄不是本处〔人〕么？”闻生道：“敝处江南。细听先生声音，也不似本处。”老者道：“原籍也是下路。向来寄迹京师。看兄如此青年，到此何干？”闻生正要回答，店主人就接口道：“这位是新太爷亲侄，是个贵人，在此候太爷的。”老者道：“原来如此，失敬了。”

正攀话间，燕喜来请闻生吃饭。闻生立起身道：“既在同寓，少刻再来领教。”就走进店去。

你说那老者是谁？就是方古庵。他是山东代巡，所以装做卜士在此私行。见了闻生，暗想道：“好个少年！却又举止文雅。”听说是新太爷侄儿，便想道：“胡敬庵尚未到任，怎么就叫侄子住在外面？分明招揽事，让我慢慢问他。”就坐在院子里。

过了一会，只见闻生下来，方公便道：“胡兄请坐！旅中无事，闲谈一谈何如？”闻生欣然坐下，就问道：“先生尊姓？贵乡何处？”方公道：“学生姓阮，贱号通源，少年读书，近来卖卜。”闻生道：“观先生道貌，定是伊尹、君平之流。学生有几椿疑事。要求一决。”方公道：“晚了，明日虔诚为卜，固彼此论此处理。”方公见闻生言词清爽，议论生风，心下有几分称异。闻生见方公精于《易》理，亦十分敬服。

正论到得意处，燕喜又来请闻生吃晚饭，闻生便道：“寓中便酒，不知可借此屈先生一谈否？”方公也欣然道：“只是有扰不当。”便同上楼来。见闻生案头清楚，桌上摆着几册诗集，便问道：“兄还是在痒，还是在监？”闻生道：“敝痒吴县。”方公道：“闻得令叔是金陵〔人〕，兄为何进在姑苏？”闻生不好说出真情，便推词道：“学生不与家叔同居，寄籍吴门。”

二人相对饮酒，方公心下想道：“此生相貌言词都十分好了，但未知其实学如何？自己装做卜士，又不好要他诗文看。”信手翻他的书籍，只见一部诗稿，拿起来一看，见是古吴闻友相如著。方公因有宿气，便问道：“这是贵相公公？”闻生道：“正是敝友之作。”方公道：“此生之才何如？”闻生道：“虽不可竟言才子，然求之当世，亦不可多得。先生试看一二，以为何如？”方公展开看了几首，不觉赞道：“果然做得好，大有王、孟风味！但是文人因虽要才，毕竟以行为主，若有才无行，也就不足称了。”闻生道：“有才无行乃文人通病，独敝友不然。只是为人磊落不羁，所以往往不容于世俗。

方公笑了一笑道：“前日途中有几首拙作，只恐献丑。”便拿出一本旅草来，展开一看，其中也有文，也有诗，都是登临吊古之作。方公看得半顷，便连声称妙说：“兄的大作更胜闻生数倍！”闻生笑道：“不及敝友多矣，不过旅中乱道。”说话之间，酒已吃了三、四斤。闻生还要拿酒，方公道：“酒已多了，不吃罢。”就立起身道：“多扰！尊作借去一看，明日奉还。”闻生道：“下里巴人，恐见笑大方。”方公道：“岂敢。”二人就拱手而别。

方公回到房中，心下想道：“此生举止儒雅，甚是可人。”就把他的旅草灯下细细观看。看了一遍，便击节叹赏道：“奇才，奇才！”直看至二鼓，心下十分爱慕道：“真是奇士，吾目中仅见此一人，但不知曾娶否？若是未娶，我将芳芸招他为婿。且等他明日教我起课时，我再细细问他。”

到了次日，闻生起来，问到方公房中。二人相见坐下，方公道：“昨晚细读佳章，如睹夜光。学生虽不知其中深意，但竟不忍释手。昔白乐天之作，必使老姬尽醉，正先生今日之谓也。”闻生道：“俚鄙之语，过蒙先生赏鉴，殊为惭愧。”因说道：“有几件事要求先生一决。”方公就焚起香来，闻生暗暗祷祝，只见头一卦是“水火未济”，第二卦是“火地晋”，第三卦是“风火家人”。方公问道：“第一卦是何事？”闻生道：“问一个舍亲几时到。”方公心里暗想：“断是问胡敬庵了。”就问道：“这个令亲可是贵人？”闻生道：“是。”方公就断道：“未济终须济，贵人临月辰。五日内准到。第二卦是何事？”闻生道：“功名。”方公道：“文书发动。该去纳监，官鬼持世，又是金官，秋天正旺。今年秋天，断然高发。第三卦是何事？”闻生道：“婚姻事。”方公便道：“兄还未娶么？”闻生道：“正是。”方公暗想道：“如此佳婿，岂可当面错过！我不如借课与他订了。”便道：“这一课有些奇怪。依课断来，兄该有个奇遇，是个绝世佳人。”闻生道：“果然有一位绝世佳人，但不知缘法何如？”方公道：“可有人家么？”闻生道：“我意中虽有一家，但未知他家肯否。”方公道：“据这个课该他来寻你，不是你去寻他。目下六、七月间，就该有一信，是一位绝世佳人，万万不可错过。”闻生问道：“该在哪一方？”方公向指头上一抡，说道：“该在东南，却在此处有信，又是一个贵官。但在六月间有人来求，就应他便了。”闻生似信不信的收了课帖，意思要送他课金，又不好出手。方公窥知其意，笑道：“学生祖居乐中，一向浪游京师，偶慕泰岱之胜，所以到此。遇兄逆旅知己，幸勿以卜士相待；或见惠数见，次为后日相见之期，则不啻百两之赐矣。”闻生欣然，就叫燕喜拿一把扇来，对方公当面题道：

落魄青齐道，逢君话所思。

屈生原有怨，詹尹岂无知。
风雅称诗伯，文章更我诗。
天涯回首处，春草当相期。

上面写道：“奉赠通源先生，古吴胡朋拜草。”方公见他一挥而就，笔不加点，心下愈加爱慕，连声赞道：“如此佳句，又如此敏捷，虽子建七步，不能过也。春草之间，学生自有贱冗，兄又是看花上苑之时，明年七、八月间，当到吴门奉访，未知尊居住在何处？”闻生道：“在胥门内，门前有几株柳树，一问就知。”二人说得投机，又盘桓了一日。方公恐怕久住不便，便别闻生道：“逆旅之中得遇仁兄，本当在此奉陪，但有些贱冗，要往青州去，今日就要别了。”闻生道：“正欲朝夕领教，不意就要分手。”彼此都有依依不忍之意。晚间，闻生备酒与方公钱别，二人席上谈今说古，直饮到三鼓方散。

次日，闻生送方公去了，回来想道：“看他不象个卜士，想是个出世的高人。不知他课准不准。”正在那里思想，只见店主人进来，向闻生道：“相公恭喜，太爷后日到任。”闻生听了大喜道：“可是真么？”店主人道：“人人都如此说，怎么不真。”因说道：“小的们在外边苦楚，相公若到衙里，千万说个方便。”闻生道：“这个容易。”因想道：“通源的课好灵！他说不出五日，果然恰恰五日。既是头一课灵，第二、第三自然都是灵的了。”心下有几分欢喜，要收拾去见母舅。未知闻生见了母舅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胡茜芸闺阁私监 闻相如秋闱奇捷

诗曰：

淑女从来愿好逑，风流人尽说河洲。
黄金暗赠堪称候，白雪行吟不解愁。
只有佳人配才子，从无白术作公侯。
一枝早向蟾宫折，免使深闺叹白头。

话说闻生听得母舅已到了任上，竟到府前来，一个管家认得，便大相公，老爷到处寻访，大相公到先在这里。”就连忙进去禀知。

胡公正要出堂，听得外甥到了，忙叫请进和衙相见。闻生拜了母舅、舅母。胡公道：“一别六年。前日差胡忠到你母亲处，胡忠回来说贤甥已往南京，路上就遇着了。如何不到？我夫妇十分着急，差人四下找寻，并无影响。因凭限甚严，不得已就上任来，不晓得贤甥已先到此处。”胡生将船上遇着胡忠

，说舅舅已起身两日；并到扬州被盗，遇着王楚兰，然后到得山东而话细说一遍。夫人道：“想是两船错听了。”胡公就问行李在何处，一面叫人打扫书房，一面去取行李，对夫人道：“我要出堂，你陪外甥吃饭。”说罢，出堂去了。

夫人与闻生说些家务事，闻生因问道：“妹子今年十几岁了？曾定亲没有？”夫人道：“十五岁了。你娘舅要替他选一个好女婿，故此耽搁至今，尚未曾定。”便叫请姑娘出来见大相公。过了一会儿，只见养娘丫头跟着一个小姐出来，向闻生拜了两拜。闻生答礼毕，小姐就在母亲身边坐了。闻生举目一看，只见生得：

身如弱柳，面似芙蓉。小小樱桃微露两行犀齿，双双莲瓣低垂八幅湘罗。娇羞处微展秋波，慵怯时懒舒春筍。蛾眉新绿如翠岫之远开，玉颊微红似海棠之初睡。不是瑶台神女，定疑浴水仙娥。

闻生看了，心下暗暗称美道：“表妹几年不见，原来生得如此标致了。”因说道：“那年母舅进京，妹子尚小，几年不见，如此长成了。”夫人道：“正是，那年茜芸才得九岁。”小姐只是低首不语。闻生又与夫人说些闲话，小姐才向着夫人道：“前日哥哥为何不到南京，倒先在此处？”夫人就将闻生一路之事，代说了一遍。

只见胡公进来道：“新按台一向私行，今日忽然到任，各官都吃了一惊。我如今要去接他。”对夫人道：“你可备酒与外甥洗尘。”闻生因问道：“新按台是方古庵，才到任么？”胡公道：“正是。此老极其执拗。我正要问你，前日姐夫书来，说你得罪方公，所以考坏。却不晓得其中详细。”闻生就把前事告诉一遍，只不说出遇着柳丝之事。胡公与夫人尽皆叹息，就匆匆出堂去了。

到了晚间，夫人置酒相待。饮酒之间，闻生就说起要进京纳监之事，夫人道：“待我对舅舅说。”小姐道：“哥哥既到此处，自然是我们的事，且放心宽用一杯。”又吃了一会酒，闻生告辞出去，小姐也归到房中，养娘服侍安寝。却说那个养娘，姓邬，叫做邬妈，是小姐的乳母，为人伶俐，能知人的意思。小姐极得用的。一边服侍小姐安寝，一边口里说道：“闻家大相公，几年不见，生得这样标致了。原来也不曾有亲事。奶奶不如把小姐配了他。倒是一对好夫妻。”小姐看了他一眼道：“不要胡说，嫡亲兄妹，怎么做得这样事！”养娘笑道：“怎的胡说，前日那本戏文，甚他王仙客、无双小姐，也是表兄妹做夫妻的。”小姐低首不语，遂各安寝。

到了次日，闻生进来，夫人梳头未完，就叫闻生到房中坐下。恰好小姐也

到夫人房来，相见坐下。此时六月中旬，天气炎热，小姐单衫比甲，浅淡梳妆，愈觉十分标致。向闻生道：“闻得哥哥长于诗赋，前日一路，必竟多得佳句。”夫人便道：“你终日好做诗，如今哥哥在这里，何不拿出来请教请教！”小姐微笑道：“孩儿的乱话，如何把哥哥得？”闻生道：“原来妹子会做诗，定要请教！”小姐再三不肯，夫人道：“自己兄妹，哥哥难道笑你？就拿出来请教，求哥哥改正也好。”小姐才对侍儿道：“你把我昨日做的那张诗拿来。”递与闻生道：“哥哥不要见笑。”闻生展开一看，只见题目是《夏日闲居》，是几首六言绝句：

消愁残诗一卷，解热冰桃数枚。
午睡荷香正暖，晚风茉莉初开。
宋砚如新如旧，呈毫欲题懒题。
临得门亭未了，侍儿催出香阁。
暑到偏生懒惰，风来顿解炎蒸。
最是闲中相恼，竹枝拂杀苍蝇。
绡帐芙蓉色暗，罗衣扬柳枝纤。
恼煞梁间紫燕，双双飞出珠帘。

闻生看了，连声称赞道：“不唯字字生妍，香奁佳句，亦且清新俊逸，直追右丞。一向不知妹妹有如此大才，直令男子愧死。”小姐道：“俚鄙之句，要求哥哥指教才是。”因要看闻生的诗，闻生就把路上做的拿与小姐看。小姐也十分叹赏，看了又看，不忍释手，说道：“哥哥如此佳句，小妹愈觉形秽矣。”因看到后面《舟中美人》的诗，笑问道：“哥哥遇着甚样美人？想是相遇着文君了。”闻生也笑道：“薄命书生，那得有此奇遇？途中偶然，并非有意。”小姐正又要问，只见外面道：“老爷回衙了。”便一齐同出房来。

到了晚间，同吃晚饭，闻生就对胡公夫妇又说起要借银子纳监的话。胡公道：“自己甥舅，你的功名大事，些微之间，何必说借？但只是才到任，目下费用尚且不足。你如今要俊秀援例须得三百金，连使用得四百金方足。日子又迫，如何是好？我的光景，你在此处亲见，并不是吝惜。”闻生听了此语，沉吟不语，又不好再说。回到房中，心下想道：“我只指望见了母舅就好进京，如今又没有银子，不能纳监，今岁又不得进场！”十分纳闷，一夜无眠。

到了次日，眉头不展，面带忧容。茜芸小姐已知其意，私下对闻生道：“哥哥这两日莫非为纳监之事么？爹爹一时无措，小妹积有五百金，聊以为赠！”闻生道：“感贤妹如此厚情，生死不忘！愚兄若得侥幸，决当加倍奉偿！”小姐笑道：“我要你还，倒不借了。只是不可使爹爹知道。我已对母亲说

明，你只说与母亲借的便了。你回书房去，我叫邬妈送来。”果然见邬妈笑嘻嘻的拿出一个拜匣送来。闻生接了银子，心正想道：“难得表妹如此好情！若不是他，我纳监不成了。我想他的才貌可谓绝世无双，不在方小姐之下，若得他为妻，也可以慰我之愿了。只可惜是亲表兄妹，不便成亲。”又想道：“古人温太真《玉镜台》的故事，千古以为美谈，姑表兄妹也无妨碍。况且那个起课的说我六、七月间有一个奇遇，是一位绝色佳人，若是错过，再不能够了，这课明明灵验。我想方小姐果然有约，小姐又不曾睹面；方公自贾有道那一番之后，又不知允与不允？如今表妹如此有情，况且才貌绝世，若当面错过，后来方小姐之事又不成，岂不悔杀？但只虑母舅、舅母不肯。”心中左思右想，又不好开口，因此不忍起身，身子不觉的病将起来。

哪晓得茜芸小姐也与闻生一样的想头，害了一样的病。养娘邬氏早窥其意。一日，邬妈对小姐道：“这两日小姐为何闷闷昏昏？何不到园中去消遣消遣！闻得大相公这两日也病起来，起身不得。小姐何不就去望他一望？”小姐道：“去便去，只怕母亲要说。”邬妈道：“自己兄妹，又有我跟着，怕怎的？”小姐果然同了邬妈到园中来，也没心看玩景致，竟到闻生书房中来。

只见日影横窗，芭蕉映绿，桌上琴画潇洒。闻生倒在一张榻上，午睡正浓。小姐就叫邬妈不要惊醒他，轻轻坐在椅上，将他案头一看，只见砚匣下露出半张花笺。取出来一看，只见写道：

文园伏枕已难支，望断金茎不自持。

玉镜台前思往事，伤心唯有月明知。

小姐看了，沉吟一回，就拿来袖了。闻生翻转身来，口里长叹一声道：“不如意事常八九！”养娘接口道：“有甚不如意事，不可与人说？”闻生（睁）开眼看时，只见小姐与邬妈在房里，连忙起来道：“贤妹几时来的？”邬妈道：“来好一会了。听说大相公有病，小姐特来望你。”小姐因问道：“哥哥有甚贵恙？”闻生道：“连我也不晓得，但觉头晕目昏，胸中横着一块，坐立不安。”养娘道：“想是想着甚么人？”小姐道：“是前日舟中美人。”闻生笑道：“不是舟中美人，倒是……”就住了口。邬妈道：“倒是甚么？”闻生笑而不言，因见炉内煎着茶，便说道：“你们请坐，待我煎起茶来，且权作塞鸿。”邬妈道：“不要你权作塞鸿，只要我来做采蘋。”闻生道：“你要先占枝头么？”小姐听见，立起身来道：“邬妈，不消吃茶，恐怕奶奶叫我们进去罢！”起身就走。闻生扯住他袖子道：“吃了茶去！”小姐不肯，意同邬妈进去。

归到房中，又拿出诗稿来看了几遍，不觉长叹一声。邬妈就问道：“他纸

上写着些甚仔？你为甚叹气！”小姐道：“这是一首待，细看他的意思，说病是为我而起，又说空害了病，没人晓得他的心。”邬妈道：“郎才女貌，正是一对！况且亲上加亲，甚仔不好？奶奶何不招了他？”小姐道：“你倒说得容易！如今我想起来，他场期已迫，就要起身，反害起病来，岂不误了功名大事？”邬妈道：“如今小姐的意思怎样？”小姐道：“不要理他，随他害病，误了功名，我也不管他闲事。”邬妈道：“莫说大相公这样才貌，只因他为小姐而病，小姐也不该负他。”小姐道：“据你的意思怎样？”邬氏道：“据我的意思，小姐又不是不会写的，也做一首诗回他，叫他快些进了场，中了回来，央人求亲便是。”小姐想了一想，对邬妈回道：“我想婚姻之事，原该父母主持，不该女儿家与闻，何况私下许人？虽然怜才选貌，古来卓文君曾奔司马相如，然只系私奔。况且男人不是司马相如，女人不是卓文君，一时做了便成终身之耻。今哥哥如此光景，我的心事，你岂不知？但恐一时许了，后来爹爹不肯，如何是好？所以千思万想，无计可施。我如今诗不便做，你可私下将你的主意去对他说，不可说是我的意思，教他速速进场，回来对姑爹、姑娘说了，速速求亲便是。”养娘听了，欣然而去。小姐又叫他回来，〔叮嘱〕不要被人听见，养娘应了，一直到了书房里来。

只见闻生呆呆坐在那里，见了邬妈，便叫道：“邬妈来做甚么？”养娘笑道：“你做得好诗。如今小姐好不着恼，要对老爷、太太说着哩。”闻生才向砚匣里一看，诗笺不见了，便道：“我诗里并不曾说甚么，怎么小姐拿了去就恼起来？”养娘道：“你只说人不晓得，都像我们不识字的？还不快去磕头陪礼哩。”闻生见他取笑，便道：“你们南京人专会调喉，你来做甚？可是要做采蘋么？”邬妈道：“不要取笑，我来说正经话。”就把小姐的话说了一遍，闻生道：“这话还是你的主意、还是小姐的主意？”邬妈道：“你管他怎的，你只要依着去做便了。”闻生道：“虽然承小姐如此美情，我的意思还要与小姐当面一订，我终放心。万一我去之后，小姐又定了人家，那时如何是好？”邬妈道：“老爷在任上，也未必就有人家；况且选了这几年，也没一个得意的，难道如今就有不成？”闻生道：“事虽如此说，我只不放心，求邬妈转与小姐一说。”邬妈道：“你不晓得小姐十分谨慎，他这个话，尚且叮咛，叫我不要说的意思，如何肯当面见你？这断不能。我看他心中已十分在你，既如此说了，就与当面一样。只是你们男子汉的心，恐怕改变；我们女人家的心肠，都是一心一意的。”闻生道：“男人倒不负心，女人负心的多。往往见女人负了心，那些男子汉还要痴心着魔，不惜性命，真是着鬼。”邬妈道：“不要说闲话，我进去了。”闻生道：“烦邬妈对小姐说，我闻友若不得小姐为妻，情愿终身不娶！若负了小姐，神明殛之。”邬妈应了，竟来回复小姐。

小姐听见闻生立誓，就对邬妈道：“他如此立誓，情愿终身不娶，我岂忍负他。你再去对他说，我若负了他，也与他赌的咒一样。”邬妈果然来对闻生说了。闻生大喜，就同进来对夫人道：“外甥前因感冒了，起身不得，如今已好了，明后日就要起身。”夫人道：“你既要去，功名大事，也不好留你。”就叫人拿历日来看。小姐听见闻生进来，也走来坐下。二人见了，微以目会意。夫人拿着历日一看道：“明日初四，起身不吉，初五是月忌，初六又不宜出行。初七日罢。”邬妈道：“牛郎织女相逢的日子，相公倒起身。”闻生叹了一口气，小姐低头不语。

到了初六，闻生做了一首别小姐的诗，正要拿与小姐看，只见小姐同邬妈出来说道：“哥哥远别，寸肠尽裂，无以为赠，做得一首诗在此。”就在袖中摸出一柄扇来，说道：“有小妹的名字在上，切勿露在人前。”闻生展开一看，上写着：

断肠堤边杨柳枝，马蹄此去怨临歧。

可怜天上相逢日，正是人间离别时。

闻生看了，掉下泪来道：“妹妹佳句，阅之使我肠断。愚兄也有一首在此，正要与妹妹看。”就摸出一首诗来。小姐接来一看，写道：

女伴闺中乞巧时，嗟予远去倍凄凄。

河边乌鹊无情甚，不管人间有别离。

小姐看了。闻生掉泪，也不觉扑簌簌的掉下泪来，邬妈道：“不要哭了，哭红了眼睛，被人看见不便。”小姐连忙拭泪，对闻生道：“言已说尽，唯愿哥哥恭喜之后，早早回来。”闻生道：“不必嘱咐，自然就回。妹妹也要保重贵体。”说着，又止不住流泪。见一个丫头出来道：“邬妈，小姐可在这里？奶奶有请。”小姐连忙拭泪而别。

到了初七早，闻生拜辞了胡公夫妇，又与小姐作别，二人悲不自胜，又不好流泪，勉强忍住，急急上马。小姐掩泪归房。邬妈对闻生道：“大相公恭喜了，早点回来。”闻生道：“晓得，晓得。”掩泪而行。

一路上凄凄惨惨，晓行夜宿，都不必细说。到了京师，连忙去纳监，寻了报国寺一间僧房歇下，日夜温习经书。到了八月初一，进了头场，因未有题目，在举子屋内假寐。梦见文章做完，上去交卷，到得公堂上，只见不是收卷的官，上面坐着一位就像帝王的模样，两边立着许多青衣人。闻生不胜惊骇，不敢仰视侧身伏在旁边。只听见上面传道：“取各府送的文书进来。”传了一声，许多青衣人抱着文书，一队一队进来，都送在案上。那王者拿起笔来，一名

一名看过来，如唱名的一般。唱到五十三名胡同，只见一个青衣跪下禀道：“昨日监察神有文书到府，说胡同好奸淫人家妇女，前到山东，又冒认人家婚姻，似不宜中。听凭帝君上裁。”那王者道：“万恶淫为首。上天所最恶的，有人犯了淫戒。有功名的减功名，无功名的折福折寿，还要将自己的妻女去赏人。这胡同，因他祖宗三代积德，三心忠厚，所以该有大贵之子；因他父亲立心不正，放债图利，十分刻薄，折去他进士，与他一个乡科，今他自身又犯淫戒，应该革去他名字。看查一名补上。”只见又一个青衣跪下道：“据苏州城隍奏称，秀才闻友少年才美，能不涉淫戒，持《太上感应篇》甚敬，如今就将他补上如何？”帝君准了。殿上传语道：“还有革去的，着呼府城隍速查有德行的补上。”就叫领文书去。青衣人各拿一纸走出殿来。闻生只道是题目，向那青衣人手中去夺，被他一推，忽然惊觉。

原来是一梦。只见监军正拿题目来，闻生心中想道：“梦中帝君分明是文昌，文书是今年该中的举子，只不知胡同是哪里人？犯了淫戒，革去了举人。梦中明明说将我补上，且看如何。”心里又喜又怕，连忙做了文字，十分得意。定了三场，只等揭晓。正是：

穷达有数，富贵在天。

求之不得，听其自然。

未知果中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冒姓名假图婚媾 辨是非再议朱陈

词曰：

小风吹雨湿蔷薇，雨后残红风上飞。满路莺声春半稀，送人归，匹马轻裘伴落晖。

右调《忆王孙》

话说闻相如出场之后，心中想着梦里的话，又可信、又可疑。只见一日揭晓，果然奇绝，恰恰中了五十三名，欢喜不尽。一面寄家信去了，一面寄书与母舅，意欲回到山东。只因在京会同年，见座师，有这些事例，忙了月余，胡公打发人进京，书中叫他不必急急回来，就过了会试出京。闻生不好违得，只得在京等候不题。

却说方古庵自到了任，按院事忙，他又认真做好官的，拿访贪官污吏，剪

除势恶土豪的事，忙了月余。到了七月中旬，心下忽然想道：“前遇的那个胡生，我替他起课，说六、七月间有信，若不与他一信，只说我课不灵。万一另定亲事，岂不失此快婿？我如今不妨就对胡知府说。”主意已定。

到了次日，却好济南张推官来见。就留茶，对他说道：“本院有一事相烦。”推官连忙打恭道：“老大人有何分咐？推官自当竭力。”方公道：“闻生胡知府有一位令侄，名唤胡朋，本院曾见其诗文。有一小女，欲招他为婿。烦贵厅对他一讲。”推官打一恭道：“卑职就去。”告辞出来，就打轿去见胡公。胡公出来见了，张推官道：“适才见方老大人，说闻得老堂翁有位令侄，方老大人曾见过尊作。他有一位令爱，愿附莺萝，特托晚弟执柯。”胡公道：“蒙方大人见爱。小弟并无子侄，虽有寒宗几人，皆不读书，莫非方大人错了，不是小弟之侄？烦老寅翁转达。”张推官道：“按君言之凿凿，老堂翁却如此说，令晚弟不解。”胡公道：“不是小弟推托，实无其人。叫小弟怎么应承？”张推官“既然如此，晚弟去回复按台便了。”作别起身。

胡公进私衙来，对夫人、小姐道：“适才方按台托张刑所见我，说我有侄儿，曾见过他的诗文，要把女儿与他。我何尝有个侄儿，岂不可笑？”夫人道：“想是错了。”正说话间，只见家人禀道：“外面有一个相公，说是老爷同宗，因上京乡试，要求见老爷。”胡公拿帖一看，上面写道：“小侄同顿首拜。”胡公道：“我并没有这个同宗。”想了一想道：“是了。”对夫人道：“想是胡益交的儿子。”原来胡益交是个徽州人，自己是个挂名监生，家里财主，专一交结当道。儿子胡同，也纳了监。当初胡公在京之时，曾借他银子，所以与他认做弟兄。如今他儿子胡同，因进京乡试，来拜胡公，要打抽丰之意。胡公拿礼帖一看，写着：

古鼎一座 藏烟肆匣

松茗壹瓶 青锁拾开

胡公看毕，收了松茗、藏烟。出堂相见毕，送在城隍庙下了。

却说张推官来见方公，说道：“推官承老大人台命，即刻去见胡知府，他说并无子侄，不得如老大人之命。”方公道：“岂有此理！他侄儿胡朋，本院曾亲见其人，怎么说没有？他叫侄儿住在外面包揽，说本院不知道么？”说罢，声色俱厉。张推官见方公声口不好，就打一恭道：“容推官再去细问。”告辞出来，又来见胡公道：“昨承老堂翁之命，即去回复按台。按台说令侄胡朋曾亲见过，怎么说没有，后来着恼起来，有几句大不乐的话。我想按台为人甚是执拗的，我们做他下司，凡事要委屈从他，况且如此美事。老堂翁何故太执？”豺公道：“小弟不是托辞，实无其人。昨日老寅翁别后，倒有一个连谱宗

侄来拜，但他叫胡同，不是胡朋。”张推官道：“想是晚弟错听了，或者是胡同。老堂翁去问他一问，曾会过按台不曾。此是美事。按台之女，人求之不得者，劝令侄成了，岂不两全其美？”胡公道：“老寅翁见教极是，小弟就去。”送张推官起身，连忙打轿去回拜胡同。叙了几句寒温，就问道：“老宗翁在何处曾会过按台么？”胡同专在世情中走的人，巴不得说按台是他相知，好欣动当事。这是如今游客的习套，个个皆然。便说道：“按台可是方古庵？小侄极蒙方老先生见爱，有些拙作，都极蒙赏鉴。”胡公道：“原来如此！昨日按君托张敝同寅来对学生讲，说他曾见过诗文，有一位令爱要与先生定亲。学生不知是老宗翁，就回了他。按台不悦起来，说学生推辞，敝同寅又来讲，所以特来请教。但说是讳‘朋’，不是讳‘同’字。”胡同心下想道：“按台小姐求之不得，我不如将错就错。等定了亲，不怕他翻悔。”便说道：“小侄原讳‘朋’，因去岁援例，所以改的‘同’字。”胡公道：“原来如此。学生就去对敝同寅讲，老宗翁也去拜他一拜。”说毕起身。

胡公即来对张推官说了。胡同就改名胡朋，来拜张推官。推官又会见方公，说道：“推官承老大人之命，又去见胡知府。说虽有一个侄子叫做胡朋，是他连谱的，所以一时忘了。如今进京乡试，昨日来见，方才省得。本生已见过推官，说愿附婚姻，胡知府说不是他亲族，此生自有父亲，知府不敢主持。”方公笑道：“这都是胡知府的饰词。如今此生既已情愿，就罢了。烦贵厅致意此生，说本院爱其才，所以如此。此处不便相会。我辈既一言为定，叫他速去乡试，明岁或在京中、或在敝乡来相会便是。说他前日相赠之诗，‘春草之期’如今应了。”方公又送他拾贰两程仪。张推官领命而去，出与胡公说了。见是按台女婿，好不奉承，连胡公也又敬他几分，只说他诗文好的，所以动得按台。胡同欣欣得意，耽搁几时，就进京去乡试。方按台也只道定了真胡朋，甚是得意。

闲话休题。早是重阳时候，外面传进各省《题名录》来。方公展开一看，只见“应天第十三名富谷，苏州府吴县人。”方公道：“看来富家年侄中了。”又见顺天《题名录》“五十三名闻友”，想道：“难道这个狂生也中了不成？”看来看去，并没有个胡朋。心中想道：“胡郎的文字该中，为何没有？”过了几时，又是秋尽冬初，就去出巡。

到了临清，只见一路上会试举人纷纷北上。一日，下在察院里，传进帖来，禀道：“苏州富相公上京会试，要求见老爷。”方公就叫请进察院来，道：“恭喜年丈，果然高发了！”富子周道：“不敢。春间相晤，不觉又是仲冬。小侄前日因去扫墓，回来即出城奉送，老年伯台族已荣发了。”方公见他说起春间的话，就想起闻生的事来，说道：“如今那个闻生怎么样了？”富子周

道：“敝友已北闱战胜。正有一件不明之事，要告禀老年伯：前日春间，承老年伯台命，命小侄执柯，敝友欣然，次日又闻得贾令亲去拜。及敝友来奉谒，被尊管将他叱辱一番，不知为何？”方公道：“年丈不知，他意将学生送他的诗稿涂抹不堪，批着许多‘不通’，岂非狂妄？”富子周道：“老年伯此语从何处来？”方公道：“贾舍亲去拜他，见了袖了来，岂有错误？”富子周道：“自老年伯行后，尊作现在敝友案头，小侄亲见的。如今且不要论敝友生平谨慎，极服膺年伯，岂肯如此！只说敝友既抹坏了尊作，何疏虞至此，使贾令亲看见，又使他袖来？老年伯明烛万里，还求细察。”方公想了一会，对富子周道：“年丈所论亦是，其中之故，令人难解。”富子周道：“人心叵测，曹无伤之故智，老年伯细察便知。”方公道：“年丈有所闻么？”富子周欲待要说贾有道之事，恐怕方公要究起根由，不便说闻生见柳丝说明，但道：“小侄也无所闻。但贾令亲生平为人何如？问他此稿从何处袖来。敝友笔记，小人认得，拿出批坏的诗，一看便知真假。”方公道：“诗不在此，我叫贾有道来见年丈便是。”就叫家人请贾有道出来。

早已有人对贾有道说了。贾有道有些着忙，隔了一会，才走出来，作揖坐下，向着富子周欠身道：“恭喜天贺！”装出许多假恭敬的模样来。富子周也不理他，正色道：“贾兄，为人处世，以正直为主，再没有作奸设谋不败露的，君子自成君子，小人枉为小人。前日敝友之事，其诗稿现在敝友案头，何曾有涂抹之事？请教贾兄，此诗敝友放在何处，被贾兄袖来？”贾有道满面通红，口中含糊，说不出来。方公见他如此光景，便大怒道：“你这狗才！分明是你的奸计了。你为何如此可恶？”就大骂大嚷起来。富子周见方公如此，倒劝道：“事已如此，老年伯息怒罢。”方公就叫家人立刻逐贾有道出去，向富生道：“这样奸人，如此可恶！倒是学生得罪闻兄了。为何他援例北雍？”富子周就把闻生考坏、纳监之事说了一遍。因说道：“前日他有封家信，中侄特到他令母舅任所，方知他北闱战胜。夏间在广陵时，有一札与小侄，叫小侄向老年伯前代他辩明。小侄因试事羁迟，所以迟至今日方得剖明。”方公道：“不是老年丈说，学生如何晓得？”因叫家人备酒。

少顷，摆上酒来，二人对饮。富子周从容问道：“此事既已说明，可见得非敝友之过。如今敝友既已饶倖，小侄意欲复申前好，仍作冰人，不知老年伯尊意若何？”方公道：“此固老夫之愿！只可恨为奸人所误，小女已许了人矣。”富子周道：“令爱定了何人？”方公道：“亦是贵乡。”富子周正要问，只见传进报来，说奉旨撤了巡方。方公听见，沉吟不语。富子周道：“何以忽有此信？”方公道：“学生官情甚淡，原无意恋此。如今既奉旨撤了，学生也就上疏告病，回里去了。老年丈到都门会闻兄时，代学生致意，说为奸人所

卖，乞谅老夫之罪。小女已许人，总是无缘。”封十两程仪送出。富子周见他心事匆匆，也就不问他定了何人，相别进京。方公也就上本告病，收拾回家不题。

却说富子周别了方公，到了京里。寻了下处，就访问闻生寓所，到报国寺里来见了闻生，二人大喜，叙阔别之情。闻生先问家中之事，说：“老父、老母好么？”富子周道：“宅上尽皆平安。只是所托敝年伯之事，无以报命。”闻生道：“此老还不信贾有道之计、介蒂小弟么？”富子周道：“说到说明，贾有道立时逐出。只是他令爱已许人矣。”闻生大惊道：“定了甚么人？”富子周道：“小弟正要问时，适值外面传进报来，说撤了巡方，他心事匆匆，我不曾问他。总是既已定了人，就不必说了。”闻生叹息道：“他要定我，又被贾有道这厮害了；我去求他，他又定了人家，可谓无缘之甚！只可惜负了柳丝一段殷殷之意。又说了些闲话。”只得同富子周在京会试不题。

且说方古庵自送富子周之后，告了病，圣旨准了，着病痊之日起用。方公急急收拾了回家，不则一日，到了苏州。因归心甚急，也不及访问胡朋，就回嘉兴，来到家中，见了夫人、小姐，彼此说些离别的话。过了一会，笑嘻嘻地对夫人、小姐道：“我这番到山东做官一场，虽毫无宦囊，却选了一个好女婿，女儿大事就可以完，我的晚景也可以娱了。所以无心做官，就告病回来。”夫人便问道：“是个甚么人家！”方公就把自己私行遇着胡朋的话说了一遍。小姐吃了一惊，心里想着闻生之事，低首不语。过了一会，问道：“爹爹回来，贾有道同来么？”方公道：“不要说起贾有道，这厮在我的家里这几时，倒不晓得他如此险恶！”就把假涂诗稿的话也告诉一遍。小姐假意道：“爹爹为何知道？”方公道：“富年侄中了，我路上遇着，方才晓得。”小姐便道：“如此说起来，屈了此生。如今此生不知怎么样了？”方公道：“他到纳监，中在顺天。前日富年侄又来与他作伐，我已定了胡郎，今岁虽然不中，功名断不在我之下。与他盘桓数日，其人之才与貌，只怕当今无二。”说罢欣欣得意，彼此又说了些家务事。

小姐回到房中，叹了一口气，丫头柳丝便知小姐之意，说道：“闻相公果然又托富相公做媒，他又中了，老爷偏生又另许了胡家。如今小姐也不必烦恼，想老爷定的，必然不差。”小姐道：“虽然如此，只是前番错害了他。后来江中相遇，虽我未曾与他睹见，你与他言定。如今虽是爹爹做主，教我无可奈何，此中终是恚然。又未知那个姓胡的果然如何。”柳丝道：“如今也没法了，生米炊成熟饭，想不是姻缘。”小姐恨着骂道：“我与贾有道这贼有甚冤仇，他如此设计害人！”心中闷闷，昏昏过了月余。只见外面传说道：“胡相公来了。”

却说胡同乡试不中，就想来做亲，心下想（后残缺约200字）。

第八回 假装点奸里藏奸 好姻缘错中不错

词曰：

烟片片，雨丝丝，廉里春风廉外吹。芳草不愁人已远，泪痕先教杜鹃知。

右调《捣练子》

却说胡同来到嘉兴，要央华木臣订纳礼成亲之期，就备了一副厚礼，先来见华木臣。

原来这华木臣，也是嘉兴一个乡绅，见胡同来拜，就出来见了。胡同道：“拜违师范，又已数年，年师道履较前越觉清胜。”华木臣道：“学生解甲以来，就不曾与贤契聚首，今日何故光临敝地？”胡同道：“门生承方古庵先生之爱，去岁在京时，曾有婚姻之订，约门生到此完姻。”木臣道：“是古翁令爱么？他择婿数年，并无得意者。今日东床之选恰是贤契，恭喜！”胡同道：“门生门楣迥异，蒙方老先生知己之感，皆托老师之庇。如今当有一事，求老师玉成。”华木臣道：“有何事见教？”胡同道：“去岁门生入都乡试，在家叔住所，方先生托张刑尊做媒。因门生匆匆北上，他又在住所，是以未曾纳聘，约门生到此相会。如今门生不便就去奉谒，纳采合卺之期，皆要烦老师一订，不知老师台允否？”华木臣道：“已成美事，教老夫做现成媒人，有何不可？”胡同连忙打恭道：“如此甚感，只是动劳老师不当。还有一语，门生已改名胡朋，老师不必说起旧讳。”华木臣道：“原来尊讳改了。如今贵寓在何处？好来奉拜。”胡同道：“在西门内准提庵。”又吃了一道菜，作别起身，又叮咛道：“烦老师就为一行。”华木臣道：“学生就去。”送了胡同出门，心下想道：“我闻得方古庵之女大有才情，选婿数年，并没有中意的，怎么选中了他？此人之才与貌都只平平，家势又甚单寒，为他哪一样？若止要如此选婿，也不必选了。但他说已成之事，我何难一行。”就叫搭轿去拜方老爷。

他是方公乡同年，就出来见了。二人作揖坐下，方公先开口道：“前日奉扰之后，月余不晤年兄，今日何幸赐顾？”华木臣道：“特来做媒人，索年兄喜酒吃。”方公道：“小女已许人了！”华木臣道：“所许者可是胡朋？”方公道：“正是。年兄何以知之？”华木臣见他与胡同的说法一般，便道：“此乃敝门生，昨日到此，不敢轻谒泰山，特托小弟先来，请纳采合卺之期。年兄这个喜酒，可该与小弟吃么？”方公大喜道：“果然胡郎到了么？”华木臣道

：“在准提庵作寓。”方公道：“烦年兄致意胡郎：我辈行事，何必拘拘世俗。请胡郎先来相会，然后议纳采之期，寸丝为定也就是了。”华木臣道：“既然如此，小弟去复敝门人。”方公要留他小酌，华木臣道：“当真先吃喜酒？改日一总扰罢。”说毕大笑出门。

也不回家，竟到准提庵里来回拜胡同，胡同道：“劳动老师大驾，门生不安之甚，怎么又劳赐顾。”华木臣道：“承贤契之命，即去晤敝同年。敝同年大喜，说知己行事，何必拘拘世俗，要贤契先去会了面，商纳来之期，只要寸丝为定。”胡同沉吟一会说道：“虽然是家岳之意如此，以门生愚意，还是先纳采、而后登堂的是。纳采之礼门生皆已备来，今日是十五，十七大吉，就是十七行礼如何？烦老师再为一行。”华木臣道：“既如此说，老夫明日再去。只是敝同年生性极执拗的，他的意思如此，定要任性到底，依我夫之意，依他也好。”胡同道：“求老师再去一言，允与不允，再作商量何如？”华木臣道：“领教。”

到了次日，果然又来见方公，把胡同的话说了。方公道：“又来拘了，胡兄快士，何以作此俗套？不瞒年兄说，老夫山左私行之时，与胡兄逆旅相遇，遂订婚姻，此时小弟扮做卜士。如今相别一载，渴欲与之一会，幸年兄拉之同来。”华木臣道：“原来如此。小弟就与敝门人同来奉谒”。说毕，相别而去。

只得又来见胡同，说方公毕竟要先相会的。话说了，胡同没法，沉吟不语。华木臣道：“贤契不必迟疑，方公之意如此，同行甚妙。”胡同无奈，只得应允，进去换了几件新衣服，一项新方巾，对镜子照了又照。华木臣等了半日，方才一同上轿，往方公家来。

方公听见，连忙出厅迎接。只见一个人同华木臣进来，生得：

脸麻面黑，颈短身长，颊下黄须数茎，口边黑痣几颗，两眼光滑窥人，遍体动摇装俏。飘巾奕奕，顾盼装名士风流；阔服层层，摇摆做当道气象，腹无半字而满口之乎，家有千金而一身势利。果然一派油腔，绝无半点文气。

方公看了，不认得这个人，心下疑惑，〔见〕胡同同了华木臣进来，还疑做胡朋的亲族，相见作揖。只见胡同一头作揖，一头道：“过蒙岳丈大人错爱，感激不尽。”口里糊涂乱说。方公还听不真切，相迎坐下。方公便问华木臣道：“此位何人？”华木臣道：“就是胡兄。”方公还只道是胡朋的同宗，又问道：“胡郎是贵同宗么？”胡同道：“正是小婿。”方公听了，不觉大怒道：“岂有此理！兄不是胡朋，怎么来冒认？”胡同道：“小婿正是胡朋，天下并无第二个，岳父不要错了。”方公大怒，骂道：“胡说。你是何处来的光

棍，如此可恶！胡郎即与我盘桓数日，哪里是你？”胡同道：“岳父不要动恼，这是来假冒我的名的了。可恶，可恶！”华木臣听见此二人争嚷，不解其故，又不好开口。方公道：“你是何处光棍，如此大胆！叫人来与我缚了送官。”华木臣听见要送官，便道：“年兄，这是怎么缘故？小弟不解。”方公才说道：“小弟昨日告诉年兄的，在山左私行之日遇着胡郎，后来托张推官订成婚姻。这个光棍走来冒认，岂不可恶！”胡同也乱嚷道：“我在家叔任上，你托张推官来做媒，要把女儿与我，如何说我冒认？你想要赖婚，故意如此。”方公听了“赖婚”二字，越发大怒道：“你这光棍，满口胡说！请问我在何处见你，肯把女儿与你？你叔子可是胡宗尧？”胡同道：“怎么不是！”方公道：“是了，是了，这是胡宗尧的圈套了。”华木臣听得他两个如此大嚷，便道：“二位都不要嚷，我想这个缘故，其中必然错了。年兄所遇胡郎，想是与此兄同名，未必是胡宗尧之侄。”又对胡同说：“敝同年昨日就对老夫说，他私行之日遇的。如今兄既不曾会过，则非可知。如今又不曾纳聘，彼此既不情愿，不如善解为妙。”胡同见势头不好，料想不能得成，便假意道：“你要赖我的婚，我怕没有老婆？我到长安，自有讲处。”一头说，一头走了。

方公气得面如土色，对华木臣道：“有此奇事。”华木臣道：“天下同名同姓者多，他只不该来认。小弟昨日也就疑心，我说他是个书生，人才也只平平，为何年兄肯把令爱与他？昨见年兄十分欢喜，所以不好言及。”方公恨恨道：“这都是胡宗尧之计。那个胡郎，温温君子，岂有假说胡宗尧之侄？你不肯把侄儿与我也罢了，怎么将此光棍哄我！”说罢，恨恨不已。华木臣告辞起身，方公也就不留，说道：“多劳年兄！”送了华木臣去，进到里面，气得一字也说不出，只是叹气。夫人问道：“出去见了新女婿进来，为何气得这样？”方公隔了半日，方才告诉夫人、小姐如此缘故：“这分明是胡宗尧老贼，将这个光棍骗我。万一我一时接受了他的聘礼，岂不误了女儿终身大事？我决不与他干休！”夫人默默无言，小姐却心中暗喜。

方公受了这场恶气，心里只是不乐，又舍不得胡朋。过了月余，忽然想道：“当初胡郎曾对我说，住在苏州胥门里。我再去访他一番，或者遇着也不可知。”就收拾起身，到了苏州，在山塘上寓了。此时钱推官已行取，正要起身，方公先来拜他。钱推官道：“蒙老师再造之恩，已得行取，刻下就将入都。老师有何见教？”方公就把椅子移近，附了他耳边说了半日。钱推官打恭道：“领教，领教！”

方公逢人就问胡朋的消息，并无一人晓得。差人到胥门里寻访，去了半日，回说胥门内遍处去访，并没有一个姓胡的秀才。方公道：“他说门前有几株柳树的，你如何不寻？”家人道：“门前有几株柳树的是闻家。他家旧年中了

一个举人，并不姓胡。”方公听了，心下疑惑，因想道：“我原要定闻生，因贾有道这贼误了。如今他已发北闱，不知会试如何？我不如拜他一拜，说明此事。况且那个胡郎，又说与闻生相好，就问他一声。”连忙写帖子来到闻家。只见家人回道：“相公在京未回，只有太爷在家。”方公道：“就见他父亲也好。”换了一个“眷弟”帖子，门生传了进去。

闻公见是方古庵来拜，心中想道：“他去年不知何故坏了我儿前程，今日又来拜。如今儿子已中，我偏生出去见他一面。”一面怒气走出来。方公见了，连声道：“得罪，得罪。学生去年为奸人所误，获罪贤郎，今日特来负荆。”就把贾有道之事，细细说了一遍。说罢，又欠身致谢道：“是小弟不明之罪。然而一种爱才之心，可矢天日！”闻公见他如此，也回嗔作喜道：“原来如此。小人可恶，一至于此。”方公又问起胡朋，闻公道：“小儿相交，学生不知，若说最相契者，则王、富诸子之外，却是没有。”方公道：“也曾说住在胥门内。”闻公道：“若说胥门内，则一发没有。莫非此生托词的？”方公越觉疑惑，只得别去。

闻公免不得请方古庵吃酒，方公欣然赴酌，就请王楚兰、杜伯子来陪。上了席，杜伯子道：“禀报到了，富子周高捷。相如不知何故反落孙山。”王楚兰道：“功各迟早，自有定数。论起理来，相如也该联捷。”闻公默默不语。隔一会问道：“城内几人都报完了么？”王楚兰道：“想是都报完了。”方公道：“令郎高才，不在迟早，留在下科抡元之意。”吃了一会，又说起贾有道之事，王楚兰便道：“老先生令爱曾出阁否？相如今当未聘，晚生辈执柯，仍旧成此美事如何？”方公想道：“我虽中意胡郎，不想又是萍踪浪迹，前日又被胡宗尧骗了，受了这场恶气。我初意原要闻生，何不了此本愿。”就回道：“小女尚未受聘，如此甚妙！老夫借此以赎前愆。”闻公也大喜道：“只恐不敢仰攀。”王楚兰道：“都不必太廉，冰清玉润，正是佳偶”。说罢，翻席又饮。

到了次日，王楚兰、杜伯子果然二家说合，彼此交拜了，单等闻生回来下聘。方公就回嘉兴，与夫人、小姐说知。小姐大喜，柳丝说：“此可谓天随人愿！”

不说方公在家定亲。且说闻生在京会试，因文章奇了不中，就星夜回去。到了济南，胡公夫妇接着，说道：“又恭喜又冤屈了。”说了些离别的话，闻生仍到旧时书房安歇。少不得置酒接风，闻生在席上又说起场中做梦之事，胡公大惊道：“胡同是胡益交之子，前日他新在此处，方古庵定他做了女婿。不知有何坏阴鸷的事，革去举人？”闻生听见说做了方古庵女婿，便道：“母舅认得此人么？怎么做了方古庵女婿？”胡公道：“是你行后，方古庵忽然托张

刑厅来对我讲，说我有个侄儿胡朋，他要招他为婿。你晓得我并无子侄，我就回了他。”闻生问道：“后来却怎么被此人定了去？”胡公道：“原来胡益交之子叫做胡朋，他曾与我连宗，所以说是我的侄儿。”闻生沉吟了一会，问道：“既然他叫做胡朋，为何母舅又说胡同是他？”胡公道：“他原名胡朋，因纳监所以改为胡同。”闻生又沉吟一会，问道：“母舅可晓得为甚么缘故方古庵要定他？何人为媒？”胡公道：“方古庵说见他的诗文。后来我说他自有父亲，不好主持，他就叫张刑厅做媒，如今方古庵告病回去，也好成案了。”闻生沉吟失色。

小姐在旁边见闻生出神，脸色变了，便问道：“胡郎定了方小姐，哥哥何故失色？”闻生见小姐一眼看着他，脸上似有疑心之意，便道：“我因梦中之言奇异，所以如此。”说罢，恐怕小姐疑心，只得强打精神吃完了酒。回到房中，心下想道：“这胡朋明明是我鬼名，难道真有一个胡朋？莫非遇着的卜士就是方古庵？所以说是母舅侄儿。不要被他冒认了去！”又想道：“或者他是真胡朋也不可知，为何不谋而合？但梦中明明说胡同冒认人家婚姻，坏了本心，革去他举人。况且他叫做胡同，怎又原名胡朋，这是冒认无疑了。我想方公逆旅相遇，就肯把女儿许我，也可谓知己。前日江中之事，小姐又殷殷有情，我如今不能娶他，也是我负他了，万一因我的缘故，被光棍冒去，使他失身非偶，岂不是我害他！如今得个明白才好。”心里左思右想，一刻之间，换了几十个念头，弄得一夜不眠。

次日起来，才梳洗了，又想着方小姐之事，放心不下，就拿出那首回文诗来看，看了几遍，不觉长叹一声。只见茜芸小姐立在门外，推门进来，闻生吃了一惊，连忙把诗藏在袖里，小姐道：“甚么诗，看了长吁短叹？与我看看。”闻生不肯拿出来，小姐向袖里来夺。闻生只得拿出来道：“一首回文诗，你看便了。”小姐拿起仔细一看道：“这字不是你写的。分明是女子笔迹，是甚么美人做的？在此看了叹气。”闻生见他有些醋意，便道：“偶然一个朋友处得来，并非美人所作。”小姐道：“你告诉我这个女子姓甚？”闻生道：“不知何人所作，我实不晓得。”小姐道：“你不肯对我说，我也不还你。”一直袖了进去。闻生见他竟自进去了，便想道：“看他大有醋意，我若对他说了，他越发要吃起来醋来，莫如不说的好。”也就走进中堂。

只见小姐拿着一条丝带，斗想一个雪里拖枪的猫儿耍子，见了闻生来，故意不理他。闻生道：“这猫倒有趣。美人斗猫，是一佳题，我做一首诗你看。”就叫丫头取笔砚来，写道：

雨过苍苔上碧墀，蜻蜓相逐出花枝。

美人斜映珠帘立，手掷丝毯斗玉狸。

因对小姐说：“你也做一首。”小姐道：“我是不会做，你叫那个会做回文诗的去做。”说罢，微微而笑。闻生道：“无影无踪之事，你就恼起来，不要错怪了人。”小姐道：“你为甚仔不对我说？”闻生正要辩，适夫人走来，就走开了。

又过了一日，闻生心中想道：“方小姐之事，有八九分被人冒认，一二分真有其人。我如今纵不想成就婚姻，也该速速赶去说明，庶不害他。就是表妹的亲事，我在此无益，不如去对父母说了，好来求亲。”小姐听见他说要去，大是不忍，说道：“我昨日与你取笑，你敢是恼了，所以就要回去？”闻生道：“我并不恼。一则因大事未成；二则恐怕舅舅疑心。”小姐道：“虽然如此，我心中只是不忍。”闻生道：“只此一别，就得长久聚首了！”就择了日子，对胡公夫妇说知。小姐私下出来，与闻生执手叮咛说道：“哥哥此去，千万就来，无使小妹有白头之叹！”闻生道：“我已有誓在先，妹妹不必多虑。但你要宽心保重身体，不要又是前日。”说到此处，二人彼此掉泪。闻生就口占一首送他道：

不是经年别，其如情自伤。
心留身已远，目断雁成行。
小姐也就和一首道：

少小不知别，别时心暗伤。
牵衣问郎意，欲语泪千行。
二人掩泪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莫过死别与生离。
未知闻生行后事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受无辜舅甥同罪 同患难姑表联姻

词曰：

明月，明月，摇出一天江色。清辉万里，孤灯潭影，花阴闷人。人间，人间，撇下许多秋韵。

话说闻生别小姐回苏州来。晓行夜宿，不一日到了临清，要等开闸。此时粮船正多，一时不能过闸。心下焦躁，因想起同年孔之裔在临清住，又联捷了，不如去拜他一拜也好。但未知曾回来否，差家人去问，转回来复道：“孔爷前日才回家里，在前边不远。”闻生就来拜孔之裔。

孔之裔出来相见，叙了寒温。说道：“年兄为何此时才归？”闻生道：“因在家母舅住所耽阁了数月。”孔之裔道：“令母舅是哪一位？”闻生道：“家母舅是胡敬庵，现任济南。”孔之裔想了想，吃惊问道：“莫非讳宗尧的么？”闻生道：“正是。”孔之裔道：“年兄几时离省城的？”闻生道：“数日前起身的。”孔之裔道：“令母舅被礼科参了，年兄可知道么？”闻生道：“此信可真？”孔之裔道：“目下的事，有报在此。”就叫家人拿报出来。闻生展开一看，只见“礼科钱一本，为交通逆藩、意图不轨事。奉圣旨：胡宗尧着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其案中有名人犯一并拿究。”闻生看了，大惊失色道：“甚么交通逆藩，这礼科可就是敝乡刑尊？”孔之裔道：“这倒不知。山东齐王谋逆，连累许多无辜，年兄不知道么？”闻生道：“闻是闻得，不知为何把母舅参在里面？”就别了孔之裔。回来想道：“舅舅既为事进京，舅母、表妹断然流落山东，不能回来。我想我为方小姐赶回，只恐他已成了，我去也无益。如今表妹现在患难之时，一则母舅被拿，也该看他一番；二则带了舅母、表妹回去，也是我至亲之事。”算计定了，对家人胡仁说知，恐怕船行得迟，就起岸仍往济南来。

晓行夜宿，星飞赶来，不则一日到了济南。进得城门，到府前来问，说老爷拿了进京，家眷就起身回家去了。闻生听说，不觉泪下道：“我又来得不凑巧了。”如今进退两难，望着衙署想起小姐，甚觉凄惨，就口占一词道：

回首处，风暖杏花天。记得月移花影下，翠罗同绾踏春烟。心事泪痕边。

右调《忆江南》

闻生望着衙署，徘徊一会，想起母舅、妹子已回家去，不知路上何如，几时到家。心下只是想着茜芸小姐，又一心记挂着母舅，在京中不知辩得何如，心下思想不定。只见堪堪红日西沉，仍旧到旧日的饭店里来。只见里面人都下满了，有些差官模样的下在里〔面〕，店主人见了闻生道：“相公一向哪里去来？”闻生道：“我正要回家，在路上知老爷为事进京，特转来接家眷，不想家眷又起身去了。”说得哽咽起来。店主人道：“正是。前日老爷起身的时节，城中百姓哪一个不称冤？极好的一个官，又不要钱、又极明白，不知为着甚事朝廷拿了去？”闻生道：“便是说他交通齐王，可不是冤事？我如今正要

进京。”店主人道：“相公该去看看老爷才是。”便叫收拾一间干净房，把闻生歇了不题。

却说京师里，为胡宗尧这件事，因是交通逆藩、欲图篡弑，甚是严密。拿了胡宗尧进京，一边就差人出京，拿他侄子胡朋。这些锦衣卫的官旗，恰好也歇在这个饭店里。也是合当有事，闻生与店主人说话之时，讲甚接家眷进京、看老爷的这些话，早被一个青衣大帽的人听见了。正是：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莫道隔墙无耳听，须知窗外岂无人。

那人听了，走将进去，与那些同伙的人秘密的说了几句话，又走进来问店主人道：“昨日这位相公，到也生得十分齐整，说就是胡大人的侄子。”店主人道：“正是。”那人又问道：“你可晓得他的名字么？”店家道：“名字倒忘了。我还记得他曾替我们写了几把扇子，想是……是一个字的。”那人道：“可是一个朋友的朋字么？”店主人想了一想，点头道：“正是。”那人道：“真好个人品。”赞了一声，又进去了。

却说闻生是夜在旅店中安歇，因心绪愁乱，夜不成寐，挨至三鼓，方才合眼。梦见走到一个绝顶的山岭上，两旁无数树木。正观看时，只见两边拥出数只白额老虎来，张牙舞爪，直扑闻生。闻生闪避不及，扑身向前，脚踏一空，一骨碌直滚下岭来，却跌在一株大树上。只见顷刻之间，涌出一派大水，那几只老虎都俯首低尾而去。闻生吃了一大惊，醒来却是一梦。想道：“岭乃险峻之地，虎乃伤人之物，我身在岭上，此是履险地了；又遇着猛虎，以有伤人之意。后来却又坠在大树之上，又涌出许多水来。此梦凶吉未卜。莫非我娘舅在京有些不妙么？难道我这一行有甚不祥之事？”正胡思乱想之间，只见一伙青衣大帽的人，一齐拥进房来道：“奉旨拿叛逆胡朋。”闻生听了，惊得面如土色，心胆俱裂。隔了一会，才说道：“我是新科举人，有甚反叛？”〔公差〕一齐道：“奉旨拿你，怕你甚么举人、进士？你与叔子通同谋反，如今你叔子胡宗尧已解进京，朝廷特旨差往徽州拿胡朋。你如今已在此地，快快一同进京，也免得我们远差。”闻生道：“列位公差不要差了，我是闻友，哪里是胡朋？你们还去拿那个真胡朋去。”众人道：“你明明是胡宗尧的侄子，昨日对店主人说的话，我们已都听见了，还要死赖？如今真胡朋假胡朋，你自到京中朝廷面前去辨，我们也不管你闲帐。”闻生无奈，只得随了这伙人同往京师。正是：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一时祸福，

虽然无妄之灾，难免穷途之哭。

话说闻生一路行，一路想道：“我一时鬼名，如何就有人晓得？又说甚么交通逆藩，有何凭据？我想真的假不得，假的真不了，我到京中自有辩处。”不几时到了京师。去锦衣卫投到状，闻生辩道：“举人是苏州闻友，不知为甚事拿来？”锦衣卫道：“为着交通齐王之事，你还不知道么？”闻生力辩，北镇抚道：“你明明是胡朋，与叔子交通逆藩，怎么又冒认新科闻友？”闻生又辩道：“举人是去岁中的，现有两大座主并本房师刑部员外沈椿，皆可识认。怎么敢冒认？”北镇抚道：“既然如此，怎么不查个端的就胡乱解来？可恨，可恨！”就叫差人押了，到翰林院、刑部来认。先到刑部沈员外署中，〔沈员外〕大惊，认道：“这是我本房中的，怎么说他是胡朋？”就自己到锦衣卫来对北镇抚讲了。北镇抚大怒，将差人痛责，立即释放了。一面派人去拿真正胡朋。

闻生得脱，心下想道：“梦中之事，真是奇怪。如今牙爪的利害岂不就如虎一般？后来得了大水之救，原来却是本房师之力。”随即来谢沈员外道：“多蒙老师大力，使门生得脱此冤，自今以往之年，皆老师再造之恩也！”沈员外道：“贤契偶罹无妄之灾，不倭特为辩明，何为之有？”因问道：“贤契为何被拿？”闻生道：“胡宗尧是家母舅。因在店中访问消息，被他拿来。”因细问胡公被参之事，沈员外道：“参令母舅的就是当初贵府司理。齐王的事一向罢了，不知他为甚么又提起来？前日令母舅拿到，奉旨三法司会审，学生也在那里。他本中又参一个胡朋在里面。”闻生就接口道：“正要请教老师，他参胡朋怎么样？”沈员外道：“他参令母舅同侄胡朋交通齐王。前日令母舅辩说并无子侄，虽有一个胡朋，是徽州人，并非一家。所以将令母舅收禁，去提胡朋来对问。如今只要那个胡朋不攀，令母舅便无事了。”闻生又问道：“他参的有何指实？”沈员外道：“据他说有胡朋与齐王的诗。”闻生道：“原来如此。家母舅之事，全仗老师推爱，一为周旋。”沈员外道：“既是令母舅，学生再没有不用力的。”闻生就辞别道：“门生当未曾见家母舅，去见过之后，再来领老师之教。”辞别了，竟到刑部狱里来。

二人见了，不觉凄楚起来，相对哭下。胡公问道：“贤甥为何到此？”闻生道：“外甥到了临清，在孔之裔家中（后缺320字），家中又无人料理，心中甚是挂念。如今依我的意思成了此姻，但不知贤甥之意如何？”闻生听了，心下暗喜，道：“承母舅之命，外甥安敢推阻？只是老父在家，不知此意，外甥须修书一封寄去，将母舅之意达上，省得父母在家，又寻亲事。”胡公道：“极说得是。我也就要寄书与你父亲，道达我意。”闻生就在京中等胡朋来审。

却说京师原是个人才聚会的所在，亦极是个风流潇洒的地面。那些贡监及年少科第，在京不是赋诗吃酒，便去宿妓邀娼，这是免不得的。闻生是个少年乡科，人物又生得流动，自有那些帮闲蔑片来走动。

一个蔑片叫做花引贤，来对闻生说道：“近日下路来一个妓女，名唤醉雅雅，甚是可人，又弹得好琵琶。我们去看看何如？”闻生正纳闷不过，便道：“甚妙。”就一同往西河沿来。到了雅雅家里，只见门前车马纷纷，也有来接的，也有来访他的，也有送礼的……十分热闹。到了里面，花引贤问道：“姑娘在家么？这是苏州闻相公，特来相访。”老妈妈道：“前日戚皇亲接了去，还不曾回来。”闻生见如此光景，只道他怎么绝色，甚是怅怅。

过了几日，访得雅雅在家，花引贤又来拉了闻相公同去，正是：

西施漫道浣春纱，雅雅今日斗丽华，
日暮笙歌能款客，此时卖笑向谁家！
未知花引贤同相如此去访得雅雅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游梦馆偶吟绝调 寄吴门共受虚惊

诗曰：

指底哀音功客船，孤猿空叫十三弦。
可怜多少秦楼女，拨尽琵琶夜不眠。

话说闻生同了花引贤一直往西河洞来，果然醉雅雅在家。闻生在外面客座里坐了半日，醉雅雅才走出来，了不叩头，拱一拱手，就坐下了。闻生举目观看，见他生得：

面如瓜子，眉似春山。年纪三旬，年老而姿容当丽；身材五短，微瘦而婀娜堪怜。淡淡面庞，不惜涂脂抹粉；微微含笑，偏能送旧迎新。

闻生看了便道：“久慕芳姿，果然名下无虚！”雅雅道：“不敢。相公尊姓？”花引贤便道：“这是苏州闻相如相公，闻名才子，去年新发的，前日同过来奉候，雅娘不在，闻大爷甚是快怅！”雅雅道：“失迎得罪！”仔细看了闻生一会，便道：“此处恐有人来，请相公里面坐罢。”就一同进去。

里面是小小三间倒坐，收拾得十分精致，琴书萧管，色色皆备，桌上溜金山篆，焚着细细龙涎。三人相对坐下，闻生就叫长班送出礼物。雅雅道：“多

蒙相公光顾，怎么就好收盛赐？”花引贤道：“闻大爷做人极是豪侠，雅娘倒从直些好。”雅雅才向闻生道：“如此多谢了！”闻生道：“菲薄休笑。”因问道：“雅老贵处可是吴门？”雅雅道：“是松江。”闻生又问道：“几时离云间的？”雅雅道：“去岁才离松江。”二人攀些闲话。

花引贤道：“棋子在此，雅娘何不手谈一回？”闻生道：“花兄与雅娘对局。”花引贤道：“我的棋子极矢，还是大爷来。”闻生就与雅雅对局。花引贤坐在傍边指手划脚，不住赞好。少顷着完，花引贤代他们做了，闻生输了几子。花引贤道：“雅娘棋子亏我教他，竟好了些。”雅雅道：“这是闻相公让我的。你那矢棋，我饶你四子还要杀黄。”闻生道：“我兄难道至此？快来着一局。”花引贤道：“他是我徒弟，我不与他着。大爷再来，不要让了他，使他得志。”果然二人又着。着到半局，闻生又将输了，适值平头拿酒到面前，花引贤就把棋子一掳道：“不着完罢，大家吃酒。”闻生道：“这是与我解急。”雅雅道：“相公那块棋尚未曾死，我只得一只眼，相公若做得一只眼，还是两活。”花引紧道：“你的眼大，大爷的眼小，两只眼在一处，还是你要死哩。”雅雅打了他一下道：“有这些胡说！”就一同上席。

饮了几巡，雅雅就要闻生行令。闻生道：“行甚么令好？止三个人，不如掷色〔子〕罢。我们猜拳，赢者吃酒，输者唱曲。”花引贤道：“妙，妙！大爷猜起。”闻生就与雅雅猜拳，雅雅输了，花引贤道：“我说雅娘要输，如今请教佳音。”就叫人拿琵琶来，遂与雅雅。雅雅接着，横在膝上，轻舒不指，唱道：

锦被儿斜着枕头儿歪，
上天仙降下了瑶台。
娇滴滴粉脸儿人多爱，
红粉衬香腮，
斜插金钩，
好一似昭君出塞来。

雅雅唱完，闻生赞道：“果然唱得好！不减浔阳江上，使人泣下。”花引贤道：“如此妙音，大爷快些干酒。”闻生果然拿起大犀杯来，一饮而干。就是花引贤与雅雅猜，花引贤输了。花引紧道：“我不会唱，说一个笑话罢。”闻生道：“说得我们笑免罚，说得不笑，罚一大杯，还要另说。”花引贤道：“一个女客与和尚两个下棋。和尚一块棋死了，心中着急，就除下帽子，把手摸着光头。一边摸着，口里说道：‘可惜只得一只眼，可惜只得一只眼。’一人在傍道：‘你这和尚头，遇着女客，连这一只眼也塞死了。’”闻生与

雅雅一齐大笑。

又是联生与雅雅猜，雅雅又输了，花引贤赞道：“大爷好妙拳。”雅雅又唱道：

百般病比不得相思奇异，
空不得方、吃不得药，
扁鹊也难医。
茶不思，饮不想，
恹恹如醉如痴；
旁人笑着我，
我也自笑我心痴。
伶俐聪明也，
到此也由不得我。

雅雅唱完，花引贤鼓掌道：“妙绝，妙绝！大爷再请一杯，雅娘也请一杯，我也陪一杯。”即时斟上，要一气同干。闻生饮完道：“雅老如此雅人妙技，只可惜旧词俚鄙，如何出之佳人之口？殊觉污此妙技。近来杨升庵弹词甚佳，雅老曾见么？”雅雅道：“曾日戚皇亲也如此说，嫌唱得不好，却不曾看见甚么弹词。杨升庵是何人？”闻生道：“杨升庵讳慎，是辛未科装元，他叫《二十一史弹词》，是与人弹唱的。”花引贤道：“大爷就是来科壮元，做一调与他何如？”闻生此时也有几分酒兴，便道：“作也使得，花兄与雅老休笑。”就提起笑来，果然是：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闻生想一想，写道：

二仪分三才定圣人御世，
六五华四海一五者因民。
缺东南倾西北不全天地，
历日用更寒暑有限朏阴。
吊前古悲往事顿生感慨，
叹佳人问才子偏遇口淫。
屈左徒事怀王竟遭谗佞，
贾太傅适汉主不得长生。
太史公下蚕室半生失势，

祢处士赋《鸛鸚》二十亡身。
无大器枉说了“王、杨、卢、骆”，
为词赋埋没了“刘、陀、应、陈”。
孔文举杨德祖偏遭妬忌，
苟鸣鹤陆士龙枉自驰名。
最堪怜苏季子父母不子，
犹可恨朱买臣生妻适人。
唐明皇好词赋李杜不中，
汉武帝选骑射陈李无凭。
隋侯珠璣道途按剑相顾，
卞和璞献楚国刖足生嗔。
辱英雄笑市上曾封两尉，
哀王孙进一饭当报千金。
叹□□失江湖蝼蚁叮侮，
悲□驚折飞翼燕雀同群。
皂枥中驾盐车感遇骐驎，
荆棘里同梦草自有兰苏。
奏《咸池》鸣《韵》《□》无知聋俗，
冠童甫被文绣怎奈伶人。
辽东钱燕山石偏逢好事，
半死桐未枯竹幸遇知音。
对皓月望青云英雄坠泪，
向明镜悲白发国士吞声！
从古来有才的人人如此，
若说起有貌的个个消魂。
金屋中贮阿娇倾城不再，
玉殿里藏西子绝世难名。
赵昭仪被宠幸昭阳第一，
王夫人出微贱尧母题句。
只晓得楚王宫细腰得幸，
谁知道唐苑里蛾眉妬人，
班婕妤啼纨扇寂寥长信，
陈皇后买词赋冷落长门。
蔡文姬奏胡前黄沙扑面，

王昭君啼筋青口传名。
听琴声奔司马幸逢才子，
驾扁舟归范蠡已老佳人。
金谷园为季伦珠残玉碎，
燕子楼因刺史粉彻香停。
坠马髻盘蛇髻般般斗巧，
迴风舞折腰舞件件争新。
叹落花流红叶几人抱恨？
听青镜吟《白头》若个伤心。
断肠草忘忧草难消白日，
芭蕉雨梧桐雨最怕黄昏。
听琵琶一阵浔阳江青衫落泪，
赐罗绮子嵬坡红粉消魂。
爱风流陈后主金莲何在？
枉英雄曹孟德铜雀生尘。
连昌宫久无人清风簌簌，
合欢殿悲往事夜寸冷冷。
却原来盛豪华容颜难保，
转眼处生寂寞富贵浮云。
贤达士随际遇时时自得，
遇名花对朗月到处行吟。
陶渊明归彭泽篱边独酌，
林处士寄孤山梅下樽。
叙闲文陈往事看官莫笑，
劝佳人同才子细参弹文！

闻生手不停挥，一笔写完，时已漏下二鼓。花引贤不住地赞道：“奇才，奇才！自我活的四十多岁，从未曾见。”雅雅也十分赞赏，用心弹习。那日闻声就在雅雅家里歇了，因此常常往来。

一日，胡公对闻生道：“我的事体已大局如此，但不知你舅母回去如何，一路不知平安否？我十分记念，要打发胡仁回去。”闻生道：“外甥出来一年有余，前日父母不知我又到京师，家中不知如何记念，也不要回去。”胡公道：“既然如此，叫胡仁再到苏州一行。”就写起家信，打发胡仁回去。

不说闻生在京。且主闻公夫妇听得闻生不等会试赶出京中，心下十分疑惑，又不见回来，越发着急。终日祈口求卜，都说平安，有事缠住，未得就回。

闻公夫妇好生盼望。

只见一日家人进来说：“南就胡奶奶同小姐都在外面。”闻公夫妇都吃了一惊。闻夫人连忙出来接见，两位夫人拜罢，然后小姐拜见姑娘。闻夫人道：“侄女一向不见，越发长成了。”大家坐下，闻夫人因道：“前人听说哥哥被人参了，正在此记念，不知消息，嫂嫂倒回来了。如今哥哥如何？”胡夫人把胡公拿进京去说了一遍，就哭起来，因说道：“我因南京并无亲族，所以来与姑娘、姑爷商量。”闻夫人也掉泪道：“哥哥有此冤枉。钱推官是我们方亲家的门生，明日要方亲家写封书来去与他。”茜芸小姐听见说，“亲家”二字，便留心问道：“姑娘，方亲是甚仔亲家？”闻夫人道：“是你哥哥的丈人。”小姐听得，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哥哥几时到，就做了亲？今日想是丈人家去了。”闻夫人也吃一惊道：“你哥哥几时曾归来？在你们任上起身的么？”胡夫人便接口道：“外甥在我们先起身来家，如何还不到？”小姐道：“想是瞒我们，哥哥做亲去了。”闻夫人道：“又来了。我去年也不曾有病，他几曾回来？难道又在路上有甚么事？”惊疑不定。小姐就回道：“既哥哥不曾回家，为甚仔姑娘说有丈人？”闻夫人道：“这是我们家里定的，他不曾晓得。”大家一起吃惊。闻夫人就起身去对闻公说了，闻公也十分着忙，就在家中收拾一所空房，与夫人、小姐居住。少不得备酒接风，叙数年阔别的话。

小姐心下十分不乐，酒也没心思吃，坐立不安。回到房中，对邬妈道：“哥哥又有了亲事，如今又不知下落，难道做了亲，鬼我们不成？”邬妈道：“这怎么瞒得？只是大相公为何还不到家？”小姐又愁又闷，日日容妆不整，双眉交锁。

过了几日，闻夫人请小姐进去看桂花，正又说起闻生不回来的话，只见家人进来说：“方老爷在外面拜问大相公曾回来不曾，说有要紧的话要说。”闻公连忙出来相见。方公也不叙寒温，便问道：“令郎曾回来么？”闻公道：“昨日胡舍亲从山左来，说小儿起身在先。不知何故此时尚不曾到，莫非途中有变？正在此疑虑。”方公道：“既是起身在先，为何不到？或在途中耽阁，料无他虞。只是有一要紧事与亲翁商议。”就移近椅子道：“昨日都中有信出来，说奉旨点选淑女，听直差了司礼监何公，已将起身。此番点选，皇上要选淑妃，与往常不同。令郎既未回来，小女须从权走门才好。”闻公沉吟一番道：“容小弟与贱荆商议奉复。”方公作别起身。

闻公进来与夫人说了。因说道：“如今方亲家都盖护不住，要送媳妇过门；侄女又在这里，如何是好？”夫人就来与胡夫人说知，都吃了一惊。胡夫人对闻夫人道：“你哥哥又为事在京，侄女尚无亲事，如今全仗姑爷盖护他。”闻夫人道：“适才也正踌躇。方亲家现任按院，尚且盖护不得，要送媳妇过

门。如今侄女在此，〔难避〕外人耳目；万一被人知道，误了侄女大事，如何是好？不如嫂嫂做主，趁早择一个好人家的了，保如？”胡夫人沉吟不语。小姐便道：“我有誓在先，爹爹未回，我断不嫁人！如今十分事急，我出家去罢。”说罢，竟哭起来。两位夫人一齐劝道：“且不要烦恼。到临时看十分紧急，再作商量。”邬妈便道：“如今方小姐要过门，我倒有一计在此。”二位夫人一齐问道：“你有何计？快说出来。”正是：

莫道男儿巧，妇人智更多。

不须夸六出，妙计竟如何？

毕竟邬妈不知说出甚计，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扮新郎明谐花烛 点淑女暗易梅香

诗曰：

宝帐香浮紫雾重，风前并蒂两芙蓉。

今宵莫问春多少，春在巫山第几峰？

话说二位夫人因点选秀女之事，相对无法，听见邬妈说有计策，一齐问道：“你有何计？”邬妈道：“如今方小姐要过门，我想大相公又不在家，空空过来也济不得甚事，我们小姐才到这里，人知道的尚少，不如等方小姐来的时节，我们小姐权扮做大相公同方小姐拜了花烛，掩饰外人耳目，却不两便？”闻夫人道：“也使得，我去对老爷说。”闻公笑道：“方小姐来时，不便空堂，我原要侄女同他一拜。只是女扮男妆，不大便些，方亲家有些固执的。”夫人道：“若不改妆，侄女却怎么处？”闻公道：“且到临时，现作商议。”

又过了两日，只见街上纷纷传说朝廷要点秀女，差何太监来了，就哄然嫁娶，彻夜鼓乐喧天，起初还叫个媒人、论些年纪、别个门户、择个吉日，到得后来，就不管好歹，也不论高下，只要是个男人，就把女儿与他。悄悄的不是男人抬来，就是女人抬去。也有极老的新郎讨了十三、四岁的女子，也有极标致的新娘子嫁了极丑陋的丈夫……一番点选，不知错配了多少姻缘。有一个《黄莺儿》专道点秀女之事：

鼓乐夜喧天，做新郎不论年，十三十四成欢喜。喜穿相连，花灯不全，媒

婆昼夜奔波懒。最堪怜，村村悄悄，错配了姻缘。

话说点选之事，一日紧一日来。方公带了小姐来到苏州，择一吉日正要过门，只见家人来说：“何太监到了，下在察院里。出的告示，小的抄得在此处。”方公拿起一看，写道：

“钦差司礼监兼赐蟒玉三次、乾清宫管事牙牌太监何为点选淑女事：照得本月初二日，奉旨除礼部外该本监亲诣浙、直两省，会同抚、按公同选择等事，为此仰示各府、州、县人等知悉。如有幼女，不论乡绅士庶，自十三岁至十八岁止，总甲邻里，据实申报，不得隐匿一名。除已成婚娶外，如有私自过门当未成亲者，毕许申报，以凭选择。如或隐匿，本监访出，有司可以不职论；男女、媒妁以抗违旨意从重究治，决不轻贷。特此！”

方公看了，就打轿来见闻公，说道：“何太监到了，如此紧急，小女今晚就要过门！只是他告示内有‘私自过门尚未成亲，皆许申报’等语，令郎又不在，小女空空过来恐有不虞，如何是好？”闻公道：“小弟因舍侄女在此，也甚耽心。贱内倒有一说，只是近于戏了。”就将假扮之事告诉方公。方公道：“到此地位，行权也不妨。只是令舅既不在此，亲翁何不代令舅觅一佳婿？昨日敝同年厉畏轩，他有一子，要来求小女，小弟回了他。他也是世家，况且又是金陵，老亲翁何不对令亲说了，成此婚姻何如？”闻公道：“容小弟对舍亲讲。”方公就别了起身。

闻公进来对夫人道：“方小姐今晚就要过门，要胡小姐同拜花烛。”就把方公做媒之事，也叫夫人对胡夫人说知。小姐听了，不觉大恼，心里想道：“他夺了我的亲，又来替我做媒，岂不可恨！”也不等夫人回复，便答道：“爹爹不在，我宁死也不嫁人，随他甚么权贵。”闻夫人也就不提起，自去打点晚上之事。

过了一会儿，只见两个媒婆走进来说道：“哪一位是胡太太？我们是兵科厉老爷那里差来的，特来与小姐求亲。”原来方公回去，却好厉兵科来拜，他就对他说了这话。厉兵科南京人，素闻得胡小姐才貌，一向要求他，所以就差媒婆来说。闻夫人道：“我不是胡太太，我同你去。”就领了媒婆来见胡夫人。小姐心中正在烦恼之际，见媒婆来说亲，愈觉不乐，便一脸怒容待他。媒婆就开口道：“我们是官媒，厉老爷差来与小姐求亲的，适才方老爷已与闻老爷讲过，特又差媒婆来。厉老爷的富贵算来夫人知道的，不消我们说得。只是公子一表人才，真有潘安之貌，如今在监里读书，满腹文学，说道就要中的。”胡夫人说：“有劳你们。只是我家老爷在京，无人做主。小姐要等老爷回来才肯定亲。”媒婆道：“太太又来了！如今何太监已到，大家小户，那一个不

连夜做亲？连我们做媒婆的，日夜里没一刻闲。况且厉老爷做官，财主不消说起，只得这位公子，又没有三房四户，公子那般文字是千中选一的。这样人家不定，就错过了。”夫人正要回答，小姐听得不耐烦，便道：“母亲与他讲甚仔？不定就不定了。”媒婆道：“阿呀小姐，你年纪小不晓得，不要没主意。如今何太监下在察院里，好不严紧，万一有事出来，小姐那时懊悔迟了。”小姐听得愈加大怒道：“不要你管！谁许你在这里多说，我情愿选了去，与你无干。”两位夫人见小姐如此光景，便安慰媒婆道：“小姐心中不乐，所以如此。你们不要恼。”媒婆料事不成，就辞了出来，一头走，一头说道：“我们做了一世媒婆，不曾看见这个小姐。你不肯罢了，为何到嚷我们起来？”就加了许多言语来回复厉兵科，正是：

做媒全仗口，语语尽皆虚。

何况舒私愤，谗言讲是非。

厉兵科听了大怒道：“他不肯罢了，为何如此可恶？”又笑一笑道：“他要点去也不难。”就打发媒婆不提。

且说到了晚间，方公就送小姐过来，路上也不敢用鼓乐，直至家里，方才吹打。胡小姐竟是头巾儒衫，出来同拜花烛。故意把头门、二门都开了，让人来看。拜完了堂，照样送入房中。胡小姐把方小姐一看，但见他：

髻绾双龙，口堆五凤，珠围玉绕装成金屋之娇，雾縠霞帔拥出霓裳之舞。步沉香而无迹，不输潘妃；嫌脂粉以不施，休言虢国。旖旎似芙蓉泣露，蹁跹如杨柳迎风，果然一笑倾城，真是千金宦族。

胡小姐看了，暗暗道：“果然生得好！”因而想起闻生来，又怀着醋意。说我的姻缘被他僭了去，也倒郎才女貌，成了一对。心中甚是不乐。方小姐也偷眼把胡小姐一看，见他：

头带儒巾，身穿公服，头带儒巾姿容愈艳，身穿公服体态偏妍。摹拟潘安，似欲邀佳人之巢；依稀何晏，反尽扫虢国之妆。金屋佳人，权作玉堂学士；灯前白面，本来镜里红妆。

方小姐看了，忍不住要笑出来。只见胡小姐立起身来道：“此时可以还我本来面目了。”因向房内一个侍儿道：“你相公此时不知在哪里，到要我在此代劳。”过了一夜，次日早间，胡小姐虽然不乐，免不得先来拜方小姐。方小姐梳头未完，邬妈戏道：“新郎来了。”方小姐连忙立起身来，见胡小姐改了妆，愈觉十分标致。相邀坐下，就看方小姐梳头，笑道：“嫂嫂，画眉的不在

，我权作张郎何如？”方小姐微微而笑。梳完了头一齐出来，坐了一会，相别回房。

方小姐就来回拜胡小姐，见他房中笔砚精良，琴书满架，晓得他好文墨，因说道：“久闻姑娘善于词赋，请教一二。”胡小姐道：“我们不过略识几字，那里比得嫂嫂大才？”方小姐道：“久仰林下之风，何必太谦，定要请教！”胡小姐只是不肯，原来胡小姐一则怀着醋意，不肯与他看；二则他的诗稿都是闻生动笔的，所以不肯拿出来。当不得方小姐坐定要看，胡小姐无奈，只得提笔来写道：

无意临鸦鬓，何心理兔毫。

方小姐见他写出两句诗来，他也提起笔来，续成道：

久知歌白雪，不肯向人操。

胡小姐见了道：“嫂嫂好说，果然看不得的，如今让我请教便是。”走过来，向集中翻了一会，恰好翻〔出〕那首夺闻生的回文诗来，不晓得是方小姐的，便道：“一首不通的回文诗，请教罢。”方小姐拿来一看，吃了一惊，恰好是自己的回文，心中想道：“我这诗一向不见了，后来在江中遇着闻生听见他念，疑心误夹在爹爹诗稿里，如今为何又在他身边？”问又不好问，只得赞道：“巧妙绝伦，不减苏惠兰。”只做看诗的模样，沉吟不已。胡小姐见他拿在手里只是沉思，便道：“甚么好诗，看他怎的？”方小姐也不回答，适值夫人来请，只得去了。回到房中，心下想道：“这首诗有些古怪，明明在闻郎身边，如何却落他手，又拿出来我看？莫非他晓得柳丝之事，故意拿出来取笑我？难道书生多口，竟告诉他不成？”又想道：“他们中表兄妹，也不便谈心至此。果若系闻郎告诉他，则二人先有私情。”心里左思右想，道：“让我再去问他，看他光景如何！”

过了一日，又到胡小姐房中来。方小姐一则因回文之事疑心；二则见胡小姐才貌，大有我见犹怜之意，十分来亲热他。当不得胡小姐胸中怀着醋意，说又说不出，十分气苦，哪里肯与他亲热。正是：

落花虽有意，流水却无情。

方小姐来到胡小姐房中，胡小姐下在那里临《兰亭帖》，见方小姐来，连忙收拾。方小姐道：“姑娘书法如此精工，还在这里临帖，定做卫夫人。”胡小姐道：“随意涂鸦，嫂嫂休笑。”二人坐下，邬妈烹起好茶。二人啜茗闲谈，就论起诗来。方小姐乘机问道：“前日那首回文诗，可真是姑娘佳作？”胡

小姐见他问起回文，便笑道：“嫂嫂，你笑我做不出回文么？”方小姐也笑道：“岂敢说姑娘做不出，姑娘做的还该好些。”胡小姐道：“如此也够好了。”方小姐见他如此说，便道：“姑娘不要耍我，果系何人所做？姑娘从何处得来？”胡小姐只笑不出声。方小姐愈觉疑心，便道：“姑娘，只问这诗为何却在你处？”胡小姐见他如此说，也疑心起来，说道：“这首诗是嫂嫂的么？”方小姐笑道：“你不要管是我的、是谁人的，只问姑娘是何处得来的？”胡小姐也笑道：“你且不要管我从何处得来的，你先对我说是何人的？”两个小姐正在那里说，只见丫头、养娘都慌慌张张跑进来道：“小姐不好了。”一齐问道：“甚仔不好？”养娘道：“不知甚么人报了何太监，说我们家里藏着两位小姐。如今吴县太爷同本府太爷大闹，说何太监就要自来。”两位小姐大惊失色，同走出来见夫人商议。

只见远远喝道之声，说何太监自己来了。原来厉兵科因求亲不允，又听了媒婆的话，心中大恼，晓得闻生不在家里，胡小姐尚没人家，他就对何太监说有两个国色隐在闻家。何太监分咐吴县知县来选，门上帖了上用票子，闻公与知县争执起来，知县去回了何太监。何太监大恼，自己来到厅上。闻公只得出去接见，方古庵听见，也连忙赶来，一同坐下。府、县官坐了一厅。何太监向闻公拱一拱手道：“闻先儿，咱奉旨出来点选，皇上当面分咐：不论乡绅士庶都要点选。你家里就藏着两个美人儿，你也做朝廷官儿，如何不遵法度？”闻公道：“老公公此语从何处得来？小儿闻友娶媳方氏，久已成亲的了。”因指方公道：“这就是敝亲家。虽有一个舍侄女，系金陵人，前日偶然到此，已回籍去了。”何太监就问方公道：“方老先儿，果然是令爱么？”方公道：“怎么敢欺？实是小女。”何太监道：“方老先儿，自从你赴山东的任，辞朝的那一日咱们相会了，直到如今。既然是令爱，就罢了。那个姓胡的，定要瞧瞧儿。”闻公道：“舍侄女乃胡敬庵之女，他原是金陵人，果然回籍去了。”何太监道：“咳，果然岂有此理！人的名儿，树的影儿，难道你大似朝廷么？闻先儿，再说没有，咱就要得罪了。”不由分说，要叫人搜府。县官对闻公道：“令侄女若在，请出来见一见，这是奉旨的事，老先生不要太执。”何太监又发话道：“你是个乡宦，儿子是个举人，就这般大？咱就要动个疏儿了。”

闻公见势头不好，料想不能隐瞒，只得进来与夫人说。胡小姐听见，就大哭起来，要去寻死。两位夫人与方小姐都哭起来，一片哭声，直达厅上。何太监坐定要看，胡小姐抵死不肯出来，竟向房中去剪头发。被邬妈夺住道：“小姐要剪头发了！”正是：

无心归帝阙，有意向沙门。

毕竟不知胡小姐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爱词赋诗擢英才 用权宜又更姓氏

词曰：

花外莺声柳外楼，泪丝红漫旧茱萸，□□□乱夕阳愁，无那春风响玉钩。

话说胡小姐因太监要看，就去剪头发出家，被邬妈夺住剪刀。方小姐进来拭泪，对胡小姐道：“姑娘且不要哭，我对你说话。”就同两位夫人一起回房里说了一会。闻夫人又请闻公进去密语了几句。闻公出来对何太监道：“舍侄女亦是一黄堂之女，闺中弱质，如今许多公祖父母在此，舍侄女如何肯出头露面？”何太监便道：“也罢，咱们进去瞧瞧儿罢。”

闻公领了何太监进来，穿堂坐下。等了一会，只见养娘扶着小姐出来，向何太监拜了一拜，低头流泪。正是：

微波侵茁蒿，细雨湿芙蓉。

何太监见了便道：“好，好！好个人品儿，是个贵人。”因见他哭，便道：“不要哭，看哭坏了身子，如今是贵人了，你不晓得俺们皇宫里受用多着哩。”因对闻公道：“闻先儿，你如今是皇亲了，咱和你一家。你劝劝贵人，叫他不要哭”。一边说，一边走出来，对府、县官道：“好个人品儿，做得贵人！”就要叫官媒婆：“叫轿子送到皇厂里去，好生服侍着！”自己也要起身。闻公留他少坐，何太监道：“怎样好扰？也罢，明日闻先儿到京师来，咱们回席罢。”又笑道：“只怕做了皇亲，那时节又不肯吃咱们的酒哩。”说罢哈哈大笑。闻公就叫家人摆桌子，府、县官都辞去了，只有何太监同方古庵与闻公陪着饮了数杯。何太监道：“闻先儿不要烦恼，做朝廷的亲好多着哩。你不晓得，戚娘娘原是妃子，如今册立了西宫，好不宠幸！皇上常幸他，家里一个月赏赐也不知多少。”闻公道：“学生哪有此福。”何太监道：“说哪里话，都是个人。皇亲不是人做的么？”大家饮了几杯，何太监就起身辞去，当晚就要抬小姐。方公道：“今晚太急，明日也是一样。”何太监道：“也罢，也罢。只道咱不通些情儿。”一拱，上轿了。方公也就别了。

闻公进来，大家哭哭啼啼，七忙八乱了一夜。到得次日，就有官媒婆来催促进身。二位夫人无奈，挨到傍晚，只得打发上轿，大家哭别。闻公打发一个养娘去服侍，叮咛了又叮咛，嘱咐了又嘱咐。方小姐尤其哭得凄惨。街上的人

都一传两、两传三，说胡茜芸小姐点去了。

却说闻生因等胡朋来审，所以耽身在京。一日无事，想着醉雅雅，就往他家来。只见醉雅雅也才到家，下了轿，见闻公来，就请到里面卧房坐下。雅雅道：“这几日相公为何不来走走？”闻生道：“我前来望你，说你往戚皇亲家去了，几日不曾回去。为何去这几时？”雅雅道：“都是相公的琵琶词害了我，还要说哩。”闻生惊问道：“怎么是我的琵琶词害你？”雅雅道：“前日到戚皇亲家去弹了，他称赞不已，问我何人所作，我就把相公的尊讳对他说了。他就要我教他的女乐，关在家里，直等学会了才放出来。”闻生道：“你既在皇亲家，如今外面传说要点淑女，可真么？”雅雅道：“这是真的。宫里出来的信，我们浙、直两省差了司礼监何公公去点选。相公家里可有令妹么？这一番点选倒比不得往常。”闻生听罢大惊，就立起身来道：“我且奉别，改日再来望你。”雅雅道：“相公果是有令妹，怎么就这般样要紧？且再坐坐去。”闻生道：“不坐了。我有要紧事。”就一拱手而别。急回见胡公道：“适才闻得朝廷要点淑女，浙直差了何太监。恐怕舅母在家着忙，如何是好？”胡公道：“你我都不在家，舅母如何盖得住？你不如速速回去完了姻罢。”闻生道：“外甥也如此想，只是舅舅此处无人。”胡公道：“我这里事已至此，外面事大，你且作速回去的是。但是听见胡朋早晚就到，如今何太监当未起身，你且一边收拾等何太监起身，同去不迟。”

又过了几日，打听何太监起身了，提胡朋的人尚未曾到。闻生只得起身，御了牲口，拜别胡公，出了彰义门。行了半日，只见后面一骑马飞跑赶来，口时叫道：“前面闻相公不要行，小的是莫老爷差来的，有要紧话禀。”闻生住了牲口，只见那人跑到面前，跳下马来，跑得气急，马也喘个不住。闻生连忙问道：“你是哪个莫老爷？”那人才说：“小的是翰林院莫之芳老爷的长班。早间差小的到相公下处来请，说有要紧话讲。”闻生才知是大座师，便道：“我家中有要紧事，所以星夜回去。我前已别过你老爷，此时如何又有话说？”长班道：“老爷分咐，断要请相公回去的。”闻生道：“我归心如箭，况且已起身了，如何又回？烦你去回复老爷，只说赶我不上罢。”长班道：“小的来得迟了些，老爷将小的骂了一顿，求相公方便小的罢。”闻生无奈，只得同长班转牲口回来。

就来见莫翰林。莫翰林大喜，出来相见。坐下，莫翰林道：“昨日皇上御朝，问诸相公说：‘一个书生闻友，卿等知道么？’诸相公一时不知何意，后来细问近侍太监，才晓得说皇上幸戚皇亲府，听见他女乐中的弹词，知是贤契所作。皇上大悦，所以召见，大有特用之意。果些是大作么？”闻生道：“是门生一时乱道，不晓得达了御览。”莫翰林道：“明日贤契同学生入朝，不可

有误。”闻生领纳而归，只得又回到寓所。心下焦躁道：“偏生有这样的事。万一我回去迟了，表妹点了去，就钦赐我状元也不情愿。”翻来复去，一夜无眠。

到了五更，同了莫翰林进得朝来。但见：

祥云笼凤阙，端霭罩龙楼。琉璃瓦砌鸳鸯，龟阶帘垂翡翠。墙涂椒粉，丝丝绿柳拂飞甍；殿绕栏楯，簇簇紫花迎步辇。

闻生同莫翰林过了棋盘街，进得朝来。只见那些进朝的官一人一盏纱灯，纷纷而来，闻生不曾奉旨，在午门等候。隔了半日，传出旨来宣举人闻友。闻生低颈进去，俯伏朝拜已毕，只见皇帝问道：“朕前幸戚皇亲家，听尔弹词甚佳。朕今日面试，如果有才，朕当有不次之用。”闻生俯伏领旨。只见一个太监传下题目，上面写道：

《文华殿赋》（何晏体）

《平番凯歌》李白《清平调》体

闻生俯伏奏道：“左思《三都》一纪方成，张衡《西京》十年始就，况臣才远不及古人。一时奉诏，恐不能就，伏乞圣裁。”皇帝笑道：“既然如此，《文华殿赋》可回去做〔完〕献上，《平番凯歌》朕要叫宫人吹入乐调，你可用心做来。”闻生叩头谢恩，俯伏金阶写道：

鼓角喧天玉垒秋，王师十道下梁州，
旗遮剑阁千重栈，鞭断巴江万里流。
乌啼京观戍楼闲，铜柱新标战马还，
锁甲金铙歌管沸，三军齐出剑门关。
彤庭晓阙献降俘，缙绮霜刀队队扶，
黄纸金鸡传放赦，太平天子坐披图。

闻生一笔写完，近侍献上。皇帝大喜，传与诸相公看，说道：“不减唐朝李白！朕今也封你翰林学士，赐进士出身。”闻生叩头谢恩，出得朝来。正是：

有势闲人趋奉，无钱亲戚生疏，
丈夫身居斯世，不取富贵如何。

胡公闻之不胜欣喜，相交的人都来贺他。只有闻生心里因点选之事，十分在念，又不得回去，拜客吃酒，忙了月余。心下想道：“我虽得这一番殊遇

，但不知表妹在家如何？万一点了去，则我因功名而〔误〕表妹，虽腰金衣紫亦非所愿。不如上一个归娶的本，倘得恩准，岂不两全？”正要上疏，只见一个家人来说道：“小的今日在打磨厂见一个苏州人，说我们府里点了一个贵人去。”闻生道：“胡说，家里又没有小姐。只忧的是舅老爷家小姐。”家人道：“小的正如此说。他说亲眼见的。”闻生心下狐疑道：“你再去打听来。”家人去了半日，说道：“小的又去问他，他说亲看见何太监在我们家里点去的，姓胡，说是舅老爷的小姐。”闻生听了心下着急，口里嚷道：“胡说，舅老爷小姐为何在我家？”正在那里疑心，只见又是一个家人来说道：“胡朋提到了，老爷请姑爷商量。”闻生即刻来见胡公，就把传言说了。胡公心下也有些着急，但道：“他们为何得到苏州？只怕还是传言之误。如今胡朋已到，少不得就要审，须得先有一人去见他，叫他听审之时，不要攀害才好。但无心腹之人可托。”闻生心下想道：“闻得此人是方古庵女婿，我一向疑心此事。不知他假冒我的鬼名，不知他真是胡朋？不得一个明白，不如且去见他。”就向胡公道：“无人可托，让外甥自去见他。”就换了衣服，叫长班跟了，竟往刑部狱里来。

管监的人认得长班，让他进去。问到胡同监口，胡同出来见了。不认得闻生，便问道：“小弟素未识荆，不知有何见教？”闻生因要问明方公之事，便道：“小弟姓阮，新任翰林。闻相如乃家表兄，与兄同案。胡敬庵老先生乃家表兄母舅，又是岳丈。明后日刑部就要审此事，家表兄所以特命小弟先来会兄。钱科尊疏内参兄有献齐王之诗，说叔侄通情，所以将胡敬翁也参在内。如今胡敬翁已辩非一家，兄若真有与齐王之诗，只一身做事一身当，也不要攀累无辜。若无其诗，则辩白之时也不可说胡敬翁是叔子。至于上面之事，家表兄自当料理。”胡同道：“承令表兄见教，无有不遵，况且小弟没有与齐王的诗。这件事都是方古庵老贼叫钱推官捏造出来的”。闻生大惊道：“闻得方古庵是令岳，怎么说是他之故？”胡同道：“小弟在家叔任上一一。”闻生道：“令叔是哪一位？”胡同道：“胡敬翁了。”闻生道：“明日切不可说！”胡同便道：“小弟在胡敬翁任上定了，约小弟到家做亲。及到嘉兴时，他又定了一个贵客，就要赖起婚事，小弟不允，与他理论，他所以托钱推官参小弟与敬翁。”闻生道：“原来如此，钱推官与他通同作恶。”又问道：“这便是了。但不知方古庵何所见而与兄联姻，又何所见而背盟？”胡同是个伶俐的人，至死也不肯说出真情来，就说：“方古庵素与小弟相知，小弟有些拙作都极蒙他鉴赏，所以就把女儿许我。后来见小弟不中，又有富贵求他，他就趋势之念重而怜才之念轻矣！”闻生点头叹息道：“如今的人大都如此！事便如此说，但面日审的时节，这些话恐不可以对法司讲。”胡同道：“小弟一则并不曾有诗，二

则小弟当初原名叫做胡朋，后来改为纳监，叫做胡同。我如今只说我并不叫胡朋，并没有诗，也不认得胡敬翁便了。但上面之事，要求令亲照拂。”闻生道：“如此极妙！小弟就去回复家表兄，不劳费心。”胡同又问道：“适才听说令表兄是胡敬翁之婿，不知敬翁有几位令爱？令表兄可曾完姻？”闻生道：“止得一位，不曾完姻。”胡同道：“小弟前日浪游吴门，听见敬翁一位令爱点了去，可就是么？”闻生连忙问道：“正要请教。家表兄闻了些信，寝食俱废。不知敬庵令爱何以在吴门？”胡同道：“这到不知，前日偶有一个敝友言被之事甚详，也是方老贼之故。”闻生大惊道：“怎么又是方老贼之故？”胡同道：“兵科厉畏轩是方贼同年，方古庵与他儿子做媒，求敬翁之女，夫人不允。所以方贼与厉兵科对何太监说了，就选了去。”闻生听了大怒，骂道：“此老如此作恶，誓不与之俱生！”就对胡同道：“学生就是闻相如，适才之语兄要留心，一应上面之事，俱在学生身上。”胡同听得就是闻相如，连忙打恭道：“原来就是闻老先生，晚生不知，得罪，得罪！明日之事，全仗老先生大力，晚生一字不敢干涉令母舅。”闻生道：“领教，领教。”就别出来。

一路想道：“胡同的话语语真情，不是他冒认鬼名可知。只是方古庵老贼如此可恶，只因他叫钱推官参了母舅，所以把我的婚姻迟至今日；如今他又把我的表妹害了。为人如此，只前日之事，也尽非贾有道之故了。断不与他干休！”正是：

唯有感恩与积怨，千年万代不生尘。

毕竟不知闻生与方公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听谗言公庭参岳丈 走捷径私室说椒房

词曰：

香影处，风弄小池波不卷。绣帘看燕子，满盘珠露落新荷，无奈睡情多。

右调《望江南》

话说闻生听了胡同的话，不肯与方公干休，便道：“他如此可恶，竟使暗毒。我偏明做。为了这个官误了妹子，我如今就把这个官拼着他。”左思右想，说：“我不如参他一本，方出我之气。”就连夜草起疏稿，其大概道：

翰林院侍读闻友，为真陈谏臣不职、贿赂夤缘、比常不法事：山东道御史方正性原刚愎，学复诡异，广布爪牙，大作威福，视正直为仇敌，置奸邪而不问。与礼科给事中钱宸交通不法，比党作奸，既贿赂以置之巍科，复夤缘而援这同列，假朝廷之大法，报一己之私仇。此二臣者，皆不当列之纳言、置之要地者也。伏乞皇上着法司提问，如果臣参不实，乞加臣罪云云。

闻生写完了本，竟往通政司去上，宰相看了本道：“闻友新进翰林，怎么就参起言官来？”欲待批坏他的本，又见皇上十分殊遇，只得将本阁着，不发下来。

闻生上本之后，虽然出了气，又不见旨意下来，心中思量胡小姐，悲悲切切，就上本告病，一连两疏不准。起初假病，后来竟成真病起来。自胡公审后，就来见沈刑部。沈刑部道：“前日胡朋口中一语不涉及令母舅。只是他说不唯没有诗，且并不叫做胡朋。我因老钱面上不好意思，将他夹了两夹，他抵死不招。后来到国子监去查他名字，果然是胡同。我如今就复本上去。”因拿出书稿与闻生看，写道：

刑部一本，为交通逆藩、意图不轨事：前准刑科抄出礼科钱一本参济南知府胡宗尧与侄胡朋交通齐王，奉旨着刑部勘问。等情到部，臣部审得胡宗尧系直隶上元人，并无子侄。胡朋系徽州歙县人，现有国子监籍贯可查。姓字偶尔相同，叔侄更属子虚。虽胡朋作奸不轨，胡宗尧似不知情；况胡明今已改名入监，科臣所参胡朋赠答之诗，臣部严刑重究，抵死不认，似难悬坐。胡宗尧并不知情。合行仍〔复〕原职。胡朋亦应释放。臣部未敢擅便放宥，伏候圣裁云云。

闻生看了，谢了沈刑部，回报胡公。（胡公）大喜。过了几日，旨意下来：“胡宗尧既不知情，着原官起用。钱宸指参不实，本当重处，姑念谏职，着降调外任用。余依议。胡公看了旨意，不胜大喜，立刻出狱。

只有闻生的病一日重一日，茶饭不餐，恹恹待毙。医生说道：“此系七情所伤，非药石解愈。”胡公见此光景，十分感激他，又十分着忙，只得泥佛儿劝土佛儿，说道：“贤甥，事已至此，你也要自己宥解。我自己亲生女儿，况且止得一个，难道我心中不苦？只是无可奈何。”说着又哽咽起来，不指望劝人，自己已先哭起来，引得闻生愈发悲恸。胡公没法处置，与花引贤商量，叫他设法解劝他。花引贤道：“心病还须心病医，令甥老爷为令爱的情真，叫晚生也设法处置。他素与醉雅雅相好，如今做了官，一向不曾去走动。不如劝他去走走，或者好了也不可。知。”胡公道：“随你怎样，只要劝解得他便好。

”花引贤千方百计，说了许多鬼语，劝他到醉雅雅家去。闻生道：“我向来不

过无事，偶然游戏，如今方寸已乱，哪有心想花酒。”花引贤见他不肯去，又对胡公说道：“令甥老爷连去都不肯，如今我去请雅雅来罢。”胡公应允，便把雅雅请来。

闻生见雅雅进来，就在卧房中坐下。雅雅道：“老一向不会，为何有些贵恙？”闻生叹了一口气道：“不要说起，这是我前生之事。”雅雅道“适才老花对我说，老爷因胡小姐点了去，所以如此。夫妻之情，难道老爷不苦？但事已至此，苦也无益。况且老爷又未曾成亲的，老爷如此人才，又是玉堂贵客，别寻亲事，自然也有与胡小姐一样才貌的。”闻生道：“说哪里话！晋人说得好：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表妹选去，我有誓在先，情愿终身不娶。随他甚么人，我也总不娶了。”雅雅道：“不是我离间你骨肉，你如今如此为他，小姐明日进了宫，皇帝宠幸起来，只怕也未必如此为你。”闻生道：“他也断不负我。纵使 he 负了我，我也断不负他！我生来多情，与曹孟德相反，宁使天下人负我，无使我负天下人。如今男子薄倖的多，不要使人说我也是薄倖之辈。”雅雅点头叹惜道：“难得，难得！听老爷这一番话，使天下女子都要感泣。前面的话，是我唐突了。”仆人恰好送粥来，雅雅劝他吃粥，闻生道：“我胸中塞着一团，一粒也吃不下。”雅雅见闻生如此光景，大是不忍，想了一会，忽然后道：“老爷，我倒有一计在此，未知何如？如今戚娘娘最承宠幸，我思想让我去说他一说。明说茜芸小姐十分才貌，天下无双，若一入宫，恐怕要夺了娘娘之宠。他是闻翰林原配，若得内中降一道旨意出来，还了他，他又十分感激，岂不是好！此计如何？”闻生听了便道：“雅老若果如此，则闻友举首加额，终身不敢忘大德了。”雅雅道：“老爷好说。明日是戚太太生日，就去找他说，再来回你的话。”别过了闻生。

回到家中，打点了礼物，次日绝早，就到戚皇亲府里来拜寿。只见车马填门，拜寿的人挨挤不开。雅雅素常在他宅里来往，迳到里面来，见了戚夫人，叩下头去，说道：“太太千秋大寿，没甚么孝敬，几件粗点心与太太赏人。”戚夫人道：“你来就是了，怎么还要你拿东西来？”雅雅道：“有甚么好东西，只好谈个寿词儿孝顺太太罢了。”因问道：“今日娘娘里面可曾赐出甚么来？”戚夫人道：“还不曾。”又过了一会，只见家人进来说道：“娘娘差出孔公公来了，要进来与太太拜寿哩。”就把御赐的物件搬将进来，〔有〕元宝十锭、彩缎二十匹、御酒等许多物件。到了午后，外面一班戏子唱起《长生记》来，戚皇亲陪着许多公侯驸马并众官员们喝酒。里面又是一班女戏并杂耍跳对子，戚夫人陪着许多夫人小姐。那个富贵热闹，真个无比。正是：

东阁邀宾，西园载酒。鸾笙凤管，歌如流水行云；玉钿金铺，宴尽山珍海

措。公侯陪侍，相向称觞。真是天子之下一人，果然万民之上无比。

那日饮酒直到半夜才散，雅雅就在戚皇亲家歇了。到了次日，雅雅就拿起琵琶来唱了一套。夫人不住的赞好，因对雅雅道：“前日做琵琶词的那个举人，圣上到俺们家里来，听了他的词，说他做得好，问了他姓名，就与他一个官儿做了。前日来拜谢俺们老爷，我在屏风后瞧他，原来小小年纪，好个人品儿。”雅雅就乘机道：“如今害病在家里，只是早晚要死了。”戚夫人道：“三五日前还在俺们家里吃酒。害甚么病，就要死起来？”雅雅道：“他害的病卢医、扁鹊也是难医的，只好死罢了。却也怪他不得。”戚夫人道：“这怎么说？”雅雅道：“他有一个表妹，是胡知府的女儿，名字唤做茜芸，今年十七了，真真十二分标致，随你什么人见了，都是爱的。我前年在苏州时见了一面，连我也直想到如今。琴棋书画不消说起，诗词歌赋件件皆精。自小许与他的，因母舅缘事同在这里，不曾做亲。前日听见点选淑女，就赶回去做亲，不想朝廷授了他官，不得回去，被何太监强选了，他闻了这个信，所以害起病来，如今只愿自己早死。”戚夫人道：“世间有这样有情的男子。他如今做了官人儿，又生得好，另娶一个怕没有似胡小姐的？”雅雅道：“闻爷虽然有情，胡小姐的才貌果然天下无双。天下男子只爱的是标致，我们走得人家多，从不曾见有如得胡小姐的，他如何肯要别人？譬如圣上，如今因娘娘美貌尊宠起来，连六宫粉黛都不要了，你看明日胡小姐进宫，圣上也要宠幸他。”说到此处，就住了口。戚夫人道：“宠幸得怎样？怎说一句、留半句？”雅雅也不出声。戚夫人道：“有话便说。”雅雅道：“太太不要怪我多嘴，如今娘娘的宠幸，六宫第一，无有出娘娘之右者。万一胡小姐入宫，圣上一时看中意了他，不要说宠幸得与娘娘一般，只分了娘的宠却也不好。皇帝的性格有甚准绳，又不好与他争、又不好与他闹。太太是博通古今的，古来多少宠冠六宫的，后来被新进夺了宠去，冷落长门。如今世上男子不好，只是不要把标致的与他看见，才不生心。如今娘娘在深宫不知，太太在外面晓得了，也该与娘娘虑个万全才是。”这一番话，说得个戚夫人目瞪口呆，正是：

莫说苏张辩，闺中亦有然，
好凭三寸舌，说就百年缘。

戚夫人被雅雅说得如梦方觉，说道：“你的话句句有理，只是如今如何是好？”雅雅道：“这有何难！只消娘娘里面分咐太监，说胡茜芸原有元配，系大臣之妇，着给还了他，不要使他进宫便了。闻翰林又终身感激太太与娘娘之恩，岂不人为己，一举两便！”戚夫人道：“有理，有理！我就寄信进去，与娘娘说知。”雅雅要等他回报，就住在他家。得到傍晚，宫中秘密传出一

个信来，说：“此事十分要紧，但里面不便无因降旨。教他丈夫自上一个疏来，我叫司礼监批还与他便是。”雅雅得了这个信，连忙来见闻生。

闻生自雅雅去后，病就好了些，因两日不见回信，正在那里着急。听见雅雅来，连忙跑出来迎着，问道：“事体怎样了？”雅雅欲待急他一下，因见他着急得可怜，便笑出了声。闻生见他笑，便道：“雅老，妥当了么？”雅雅就把这些话细细说了一遍。闻生快活得手舞足蹈，说道：“雅老妙法，真是当今陈平、陆贾，何异我前世的亲娘！”雅雅道：“今日听见了这些话就如此快活，昨日将人家理也不理。我们也曾有情在你身上，可见着鬼？”闻生道：“是我不是，过会儿请罪罢！”雅雅道：“你心里哪有我们，不要假惺惺。”闻生笑道：“你如今是有功之臣，我怎敢忘你？”就来与胡公说了，彼此大喜，连夜草成一书，次日上去。到第二日，就有旨意，闻生抄出来一看，旨意道：“胡氏系闻友元聘，着司礼监传旨给还成亲，该衙门知道。”闻生与胡公看了旨意，十分欣喜，单等何太监来。

过了几日，何太监到京，闻生连忙来拜何太监，就将旨意与他看了。何太监不敢有违，就叫小内侍传与胡小姐。闻生别了回来，登时要打轿去迎。闻生之意就要成亲，又不好说，在花引贤面前微露其意。花引贤就对胡公道：“老爷此番之喜非同小可，令爱选了去，又钦赐回来；闻老爷害了这场大病又好了。死而复生，离而复合，真是老爷之福！如今奉旨成亲，不可待慢圣旨，今日日子甚好，就成了亲罢。”胡公道：“成亲也使得，只是他母亲不在，如今也罢了。”就对闻生道：“今日既奉了圣旨，你就成了亲罢，若再耽阁，恐怕有变。虽然不告父母，也可以从权。”闻生大喜，当时备了花轿、鼓吹，自己穿了公服，胡公也穿了吉服，在家里等候。许多同年、同寅听了此信，都来贺喜。

少顷，轿子到了，闻生就象拾得异宝一般。一同拜了花烛，送到房中。闻生自揭方巾，一面揭，一面说道：“妹妹，这几时愁坏了我。为了贤妹，我也几乎不起。”小姐一言不答。闻生仔细一看，吃了一惊道：“你不是胡小姐！何太监这厮可恶，如何换了！”正是：

合浦珠还日，延津剑合时。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词曰：

风细香飘，一帘花影横窗好。绣衾开早，粉钿青春晓；欲燃钱丝，又被鸳鸯恼。愁多少，金钱暗祷，心在潇湘道。

话说闻生见不是胡小姐，便大嚷道：“何太监如此可恶！把真小姐换了，我同他面君去。”立起身要走，只见那小姐低低说道：“不要嚷！何太监并不曾换。你难道就不认得我？”闻生听他如此说，便道：“声音倒有些熟，你何人？我实是忘了。总之，你不是胡小姐，我去与何太监讲话。”回身便走，被那小姐一手扯住道：“薄情郎！你心里只有胡小姐，忘记我们也罢了，还要假装不认，好负心的人！”闻生道：“又来奇了！我说有些面熟，只记不起。我生平并不曾做甚歹事，怎么说我负心？”那小姐道：“我说你记不得，若是记得，不指望你来求亲，送在你家里，你还只为着胡小姐不肯回来做亲。幸喜听见胡小姐点了去，你肯上本，若是别一个，就不管你闲事了。还说不薄情哩。”闻生道：“你这些话我一字不解，你快说你何人？”那小姐道：“去年五月间江里的事就忘记至此！”闻生把他仔细看了一眼，说道：“是了，是了。你可是方小姐的柳丝？你为何在此？”柳丝道：“你既认得，适才只装不知。”闻生道：“你不要错怪了人。去年江中见你，一则夜里不甚分明；二则你尚是披发。如今梳起了头，这怎么怪我？我且问你，你们小姐今在何处？为何你装做胡小姐来？”柳丝道：“你只问胡小姐罢了，又何必问我们小姐。”闻生道：“你小姐的事，并不是我负心。我别你之后就到扬州，方才晓得你老爷在山东，我就要回去央富相公做媒，不意失去盘费，不能回去。后来我中了之后，富相公与我做媒，你老爷回说已许了姓胡的，我才定胡小姐。与我何干？”柳丝道：“前面不干你事，后来送在你家里，为何不回来成亲？”闻生大惊道：“你老爷赖了胡家的婚，又另许了甚么富贵之家。怎么说送在我家里？”柳丝才把胡同冒认，后来王楚兰做媒，并要点淑女过门之事说了一遍。

闻生大喜道：“原来如此！我回到临清，听见舅舅拿了，就进京来，家中又不知我在京中，并无信来，家中之事并不晓得。如何说我故意不回？只是你点了来，如何说是胡小姐？”柳丝道：“胡小姐同小姐在家，不知为何被太监知道，上门要选。胡小姐只要寻死，我们小姐不忍，叫我扮做胡小姐与他看看，不想就选中了。”闻生道：“原来有这许多缘故。”

就来对胡公说知。胡公大惊道：“如今不可扬声，万一传与外人知道，就是欺君了。只好星夜打发人回去接茜芸来做亲。你父母既然先定了方小姐，又如此贤慧，只好两存。”闻生领诺，又进房来笑着对柳丝道：“你如今是贵人了，怎好屈你在此处？原送你去做贵人罢。”柳丝道：“你只要的是胡小姐

，连我们小姐尚且不在你心上，何况于我！”闻生笑着搂他上床，当晚先与柳丝成亲，正合于一句曲子道：

鹧鸪先占枝头早。

闻生与柳丝成亲，他次日起来与胡公商量，打发人回家，秘密请小姐进京。

如今且说二位小姐在家。方小姐设计，将柳丝代了胡小姐之后，茜芸小姐十分感激，才把一片醋念尽行消释，要把真心话与他说了，打成一家。便走来谢他道：“承嫂嫂救命之恩，终身感激！只是没了嫂嫂一个佳婢，奴家来服侍嫂嫂罢。”方小姐道：“姑娘好说，折杀奴家，你我姑嫂之间，如何舍得你选了去？”胡小姐道：“你如今舍我不得，只怕明日哥哥回来，就舍得我了。”方小姐道：“难道你哥哥回来就拆开了你我不成？”胡小姐道：“他虽不好拆开，我们也难久于聚首，你东我西，如何得在一处？”方小姐道：“正是。姑娘明日不要回南京去，也嫁在苏州罢。”胡小姐道：“婚姻事哪里定得。不知今生嫁得成嫁不成。”方小姐道：“那有个嫁不成的。姑娘想是虑没有才郎配得过你，这倒真是件难事。如今世上男子有几个通得？我爹爹为我择了十年，方得闻郎。况且姑娘如此才貌，明日不知怎样的才郎才消受得起你。”胡小姐笑道：“消受起你的，就消受得我了。”方小姐也笑道：“既然如此，你也嫁了你的哥哥罢。”胡小姐听见他如此说，就红了脸，有些害羞起来。方小姐自觉失言，便解说道：“你们虽系中表，古人温太真、王无双也曾做过，有何妨碍！若是姑娘肯时，我情愿做小。”胡小姐道：“嫂嫂，莫如此说！若是嫂嫂肯容，我情愿服侍嫂嫂！”方小姐道：“若得姑娘常在一处，真是万分之幸！不要一时高兴，却如此说，后来要行就不肯了。”胡小姐道：“嫂嫂可是真情？”方小姐道：“我若有一字之虚，使我夭死！”胡小姐见他赌誓，便十分感激道：“嫂嫂你如此贤淑，使人感愧。我有一段苦情，一向要告诉你，又不好说得。如今承嫂嫂如此恩德，我告诉罢。”就把闻生到山东赠金订盟之事说了一遍。因说道：“如此之事，非女子所当为，只为终身大事，所以如此。如今又蒙嫂嫂肯容，真是万千之幸也，不枉我从前一片苦心。”方小姐猛省道：“是了，怪道我的回文在你身边。你们既订盟在先，一发好了。只是书生薄倖，回文诗我实非有心，他怎么告诉姑娘？”胡小姐道：“这回文是嫂嫂的么？不要错怪了人。他终日拿在房中，如珍宝一般，朝夕讽诵。被我看见，问他何人所作，他只不肯露，被我夺了他的。我至今不知其中之故。嫂嫂，你们的根由也说与我知道。”方小姐就把误夹诗稿并江中相遇之事，也说了一遍，彼此两下大喜。胡小姐道：“说便如此说，还有些难处。我的事虽蒙嫂嫂应允

，向不知父母之意若何，又不知姑爹、姑娘肯与不肯。就是令尊爱女之心重，恐怕也不肯两存。”方小姐道：“这倒不消虑得，我爹爹断不肯为此。”

两个正说着，只见邬妈笑嘻嘻的走来道：“二位小姐在此讲些甚仔，讲了这半日？老爷打发胡叔回来了，说大相公也在老爷那里。”胡小姐大喜，问道：“胡仁回来了么？大相公为何在京？”邬妈道：“有家信在太太处，请小姐去看。”胡小姐对方小姐道：“嫂嫂请坐，我去看了家信就来，看哥哥为何在京。”去了半日才来，喜动颜色，对方小姐道：“天下也有凑巧的事。”就将胡公的家信裁后半幅递与方小姐道：“你看。”方小姐接在手中，只见写道：

我为夜芸婚事，选择数年，并无东床之俊。闻家外甥才貌皆佳，我素有此意，因碍中表之说，是以追巡。今思古人温太真玉镜台之事，已曾行过，况我受此含沙之冤，未知何日方能昭雪。外甥为我之事，复奔回山左，又被逮入都，殷殷渭阳之谊，竟如已子！我欲将茜芸妻之外甥，而复馆之甥室，已与相如当面言定，彼亦欣然。此不惟茜芸终身得人，而我与夫人桑榆之景，亦可以娱矣！一字致令兄，单道此意，阅过即致之。

方小姐看毕，又将与闻公的书也拆开看道：

眷弟胡宗尧拜

弟与仁兄不聚首者已六易星霜。虽尺素频频，如对紫字；而此中耿耿，终不尽其劳积也。吾兄东山高卧，采菊赋诗，视弟风尘奔走，薄书俗吏，已不啻霄壤。何况更受含沙之冤，三木囊头，与御史为伍。回想与吾兄相聚一堂，陈说故旧，恐再不可得矣！言之呜咽。兹有启者：贤郎因渭阳情切，复走山左，不意李代桃僵，竟被逮入都。幸得沈林老力救得脱。福堂相慰，稍释愁怀。因思贤郎尚未受室，而弱女茜芸亦十年侍字，虽不可上拟德曜少君，然蘋蘩之事，或可不愧。意欲行温太真故事，已与贤郎当面言定，想吾兄定不见弃。若得俯俞，则向平之累，皆可以毕。弟倘得生归里门，将于百花洲前构一小墅，与吾兄朝夕聚首。膝下有人，亦晚年之乐也。何如何如？耑此布慰！”临楮不胜驰恋。家妹想定纳吉，同此致意！

姊丈大人台下

弟宗尧再顿

方小姐看了两封书，向胡小姐道：“恭喜，恭喜！”胡小姐道：“还全仗嫂嫂。”方小姐道：“如今再无不妥了。”胡小姐道：“只不知姑爹、姑娘之意若何。”连忙送书过去，叫人打听。

且说闻公夫妇接了闻生的信，晓得在京中有了下落，十分欢喜。只是见他

书中说当面与母舅定了亲，就与夫人商议道：“孩儿在京与令兄定我侄女，偏生我们又定了方家，如今媳妇现在家里，如何是好？方亲家生性古怪的，不可使他知道。我想儿子虽与母舅说定，你我又不曾应承，还可以回复。只得写书回你哥哥。”夫人点头道：“只好如此。”闻公就写回书，说已定方家，媳妇现在家中，不得如命。

胡小姐听见这个消息，十分不乐。私下对方小姐道：“何如？我说姑爹不肯，又成画饼，奈何！”方小姐道：“虽然如此，且等闻郎回来，他自然不肯背盟。倘事不成，我断不独归闻郎，使你有白头之叹。”胡小姐道：“难得嫂嫂如此为我。只是婚姻之事，父母为主。如今姑爹既已写书去辞，家父自然罢了。难道好强姑爹不成？纵使哥哥不忍背盟，然父母之命也不好违。遵父命而背私盟，亦不为过。”方小姐道：“虑便要如此虑，且等闻郎回来，再思长策。”正是：

二女同心，其利断金；
不唯不妬，百计相成。

胡小姐闷闷不悦。过了两日，有报出来，报闻生特授翰林，大家欢喜不尽。一百年的亲、五十年不见面的都来贺喜，合家大小没一个不快活的。

只有胡小姐喜中带愁。一日正在方小姐房中商量此事，只见家人来说：“方老爷在外面。因老爷不在，要与小姐说话。”胡小姐一时走不及，避在床后。只见方公进来，一脸怒气。小姐见了坐下。方公手里拿一本报、一封书，对小姐道：“你说有这样的奇事！闻郎在京竟上一本，说胡小姐是他原聘，奉旨给他成亲了。”小姐大惊道：“这样说起来，柳丝倒先与闻郎成就了。”方公道：“他既聘在先，亲家就不该又定你了。难道与他做妾不成？”小姐见方公盛怒，只道单为此事，便道：“这事孩儿知之甚详，正要告诉爹爹，其中或有不得已处。非尽闻郎之过。”方公道：“有缘故没缘故，也还小可。”就翻出报来道：“还有一件奇事，你看。”就递报与小姐。小姐拿起一看，只见翰林院闻一本，为直陈谏臣不职，贿赂夤缘、交通不法事。后面下曾有旨。方小姐道：“这是怎么说？参的何人？”方公道：“好笑得很，他参的是我！”就将钱推官的书并闻生的疏稿与小姐看了。惊得木呆道：“这事为何？”方公道：“他不过不愿做我女婿，故参了我，又假说原聘胡氏，做了妻子，以便绝你之意，他既参了我，又另娶了，这亲事断然不成！你快些收拾，今日就回去。我与他面君，朝廷去讲。”小姐大惊道：“既然如此，爹爹请先回，孩儿就来。”

方公恨恨而去，胡小姐出来道：“有这样奇事！他为何参了令尊来？只怕

其中还有错处。”方小姐沉吟一会，道：“有甚么错？莫非他当真因姑娘之故，上疏请了你，又参了我爹爹？”胡小姐道：“岂有此理。我们家中又不曾有信寄去，他在京师如何晓得家里定亲？他如今参钱推官在内，只怕还是因你们前日坏他前程之故。”方小姐道：“坏前程的事，前日江中已说明了；况且他又教富子周做过媒，可见忘情久矣。如今姑娘的事倒成，我的事竟不可知了。你既奉旨成亲，他见柳丝不是，自然就来接你。我爹爹见闻郎如此，自然不肯。纵使闻郎有故而然，他也未必能成了。今日就要我回去。爹爹进京，少不得又要上本，如何是好？”说罢凄然。胡小姐道：“嫂嫂说哪里话！你如此待我，难道今日我的事成，就不顾你不成？我〔若〕先你而去，真狗口不如的了，我想哥哥他岂肯孟浪，其中必有缘故。贾有道之事复见也不可知。你如今十分疑心，说他为我弃你，我也不好代他辩得，只是我也要进京，不如同了嫂嫂进去。若你事不成，我也断不抛你而去。总是你我一言之后，死生同在一处。”方小姐道：“姑娘爱我之心，使我感谢难尽！始终相济倒是我们女人做得来。”

正说未定，只见外面拿轿子来接。闻夫人哪里肯放，闻公听见连忙去请罪，方公大怒不理，断要小姐回去。方小姐无奈，强父亲不过，只得辞别公婆。闻夫人道：“孩儿在京，不知我们家中之事。但不知他何故参你令尊，我就写书说他，你若回见令尊，也要劝解。”方小姐含泪领诺，就与胡小姐作别，说道：“姑娘此别，未知事体若何，还得聚首否？”两人执手依依，洒泪而别。回到家中，将胡小姐之事从容对方公说了，又将如今与胡小姐结盟，情愿同行之话也说了一遍。方公道：“原来如此。也怕他不得，不唯私恩，而且有舅舅之命，上本救胡小姐之事，倒也罢了。怎么参起我来！胡小姐既肯同行，我起旱先去，你约了胡小姐，与母亲从水路而来，到了京中，我自有处。”

方公择日起身，方小姐约了胡小姐。两位老夫人同舟而行。正是：

同舟相济，同难相扶；

闺中弱质，反胜丈夫！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择东床珠还合浦 开玳阁璧重连城

诗曰：

春风春水浴鸳鸯，描就鸳鸯帖绣裳。
玳阁迎风开绮宴，灯花映月绽银缸。
事美儿女情偏重，笔涉风流语颇长，
自此不夸张与阮，一番新语寄闻郎。

话说方公带了二位小姐，同进京来。方公起早，不则一日，到了京中。且说闻生因柳丝说明，又有家书来，自己懊悔上了此疏，晓得方公怪他，终日打听他几时到京。一日听见方公到了，自己要去请罪，又不好竟去。此时富子周已补工部在京，就来与他商量。富子周道：“此老生性极执拗的，年兄出疏参他，此老自然大怒。但他令爱既已过门，也未必翻悔。让小弟先去见他，说代年兄请罪，看他如何。”闻生大喜道：“如此极感！就求年兄一行。”富子周立刻打轿，来拜方公。

方公见富子周来拜，即忙出见，彼此叙了些寒温。富子周便道：“敝友闻相如向日蒙老年伯孙阳之顾，欲纳之东床，如今毕竟成了初愿，可见乐广、卫玠，世不多得。敝友久在京师，不知老年伯有朱陈之订，被胡同谗言构衅，遂获罪于年伯。如今自怨自艾，即欲来请罪，又不敢直前，特托小侄先来辩明，然后亲来负荆，望老年伯谅而赦之。”方公道：“闻兄大才新贵，立朝敢言。似老夫辈居官不职，获罪朝廷，闻兄说得极当。只是小女之事，前日闻兄疏内说幼年聘定胡氏，若果系幼年所聘，只不当又议小女；若非元聘，则不当欺朝廷。置小女于何地？此系人伦君父之间，学生也不得上一个小疏，不然，闻兄又好说学生置奸邪于不问了。”富子周见方公说出这番话，便道：“此疏断使不得！敝友实被胡同所误，罪有可原。老年伯翁婿之间，还求宽宥。”方公道：“年丈不知，闻兄将学生极力诋丑，他既已奉旨要了胡氏，难道教小女去为他妾媵不成？上一小疏，听皇上处分可也。”富子周道：“以东床而参岳丈，老年伯自不得不恼，然在敝友亦有委曲。老年伯在吴门订姻，敝友又在京与胡敬翁订姻，彼此不知，后来胡同构衅，说老年伯与厉科尊害其表妹。敝友一时不察，遂获罪泰山，实系不知之罪，与贾有道之事相同，还求老年伯原谅。”方公道：“这便是了。只是老夫虽不肖，也口若绣衣。止此一女，生平舐犊之爱，择婿十年。如今他胡氏既称元聘，又奉过圣旨，自然不肯作偏，难道叫小女去作妾？不唯老夫不堪，想亦年丈所不忍闻也。”富子周无言可答，但道：“老年伯所论皆系至情，但一出疏，则敝友大是不便，或再婉商一万全之法。”方公道：“既是年丈见教，学生再缓一二日。”

富子周别了方公，就来见闻生，把方公的话细细说了。闻生道：“此事奈何？”富子周道：“叫小弟看起来，这婚姻之事，大约未必了。只是他不要出疏方好。”二人相对没法。正在踌躇，只见接小姐的家人回来说道：“小的不

曾到京，小姐就同方小姐进京来了。”闻生大惊失色，向富子周道：“此老说要出疏，不肯把女儿与我，倒也罢了。如今倒将舍妹藏在家中，如何是好？”想了一会道：“有了。前日据小妾说，他在山左私行，扮作卜士，遇一胡郎，后来所以要与家母舅定亲，实小弟鬼名，遇的就是小弟。我如今仍扮做胡朋去见他，看他声口如何，我随机应变如何？”富子周道：“此计虽好，只怕后来水落石出，越发道欺他了。”闻生道：“他如今将表妹藏在家中，分明有拿鹅头之意。我想表妹肯与方小姐同行，必竟他二人都将心事说明，有意同归的了。我自去探他一探。”就还扮作书生，写了一个帖子，竟来拜方公。

方公正在里面对小姐说富子周的话，只见家人传进帖子，方公接来一看，上面写道：“眷社晚生胡朋顿首拜。”方公看了，吃一大惊，向家人道：“那个胡朋他为何又来见我？”家人道：“不是前日的那个胡朋，又是一个。他口中说‘我是真胡朋’，要见老爷。”方公出来相见，立在厅上去远望，见闻生进来，正是饭店中见的风流少年。不觉大喜，便道：“胡兄一别，为何直至今日方来相会？”闻生假意把方公看了一看，失惊道：“不晓得通源先生就是老先生，晚生有眼不识，如在梦中。”方公大喜，相对坐下：方公道：“去年相会，学生因在官私行，不便说出姓名，后来即向胡敬庵处奉访，那时仁兄却在何处？敬庵坚执以为子虚，又被胡同奸贼所卖。”闻生道：“晚生与老先生别后，即游学京师，所以家叔回了。后来回见家叔，知老先生有些高义，知己之感，终身铭佩！今日特来进谒。”方公道：“胡兄不知，被胡同所卖之后，学生即到吴门奉访，皆说不知。彼时王楚兰辈与闻相如作筏，学生因不知仁兄踪迹，就许了闻生。不意此生十分狂放，皇上特援拔，将他授了翰林。他不唯不愿婚姻，且将学生参了一疏，又上一本，假称胡敬庵之女是他元聘，竟奉旨成了亲。难道小女去与他作妾？这婚姻自然不成。学生少不得出一疏，将此事直陈与皇上，听皇上裁处！小女另议时，欲复学生前愿，与贤兄重订姻盟。”闻生道：“逆旅相遇，蒙老先生知己之感，又许婚姻，使晚生更感。但闻相如与晚生垂髫至好，近日又系妹丈，若老先生绝其好而进晚生，已为不便，何况出疏参论。虽彼自作之孽，在晚生亲情友谊似乎不便。况相如近颇深悔！其获罪于老先生，一则不知；二则为奸人所卖。相如曾细细与晚生言过，还求老先生仍其旧好，则晚生辈皆沐老先生之恩矣！”方公道：“贤兄所说，足见友谊。然无论闻兄知与不知，为奸人所卖，总是他既娶了令妹，学生只此一女，不忍使之作妾。”闻生见方公声口，料是不妥，便道：“既然如此，老先生万万不可出疏，容晚生与相如细商复命。”就作别起身。

方公进来与小姐说：“前日那个真胡朋又来了。他说一向游学在外，所以被胡同冒名，如今仍在胡敬庵处。闻家畜生，如此一番，你再无归他之理。我

要出疏，将此事直陈与皇上，将你另议婚姻，仍复与胡郎。”小姐沉吟一会，说道：“孩儿闻得妇人从一而终。孩儿虽不曾与闻郎成亲，然已过门数月，若再另议，恐与妇道不便。”方公道：“好没志气！难道你甘心去作妾？”小姐道：“作妾虽是不甘，然胡家姑娘愿做妹子，说我事不成，他誓不独归闻郎。况爹爹主持世教，为朝廷大臣，伦纪所关，岂可孟浪？”方公道：“你虽在他家，又不曾受他之聘，他另娶胡氏，是彼背盟，非我们之过。况又参了我，岂有再归之理！”小姐不敢再辩，归到房中，就来见胡小姐，备说此事。胡小姐大惊道：“我爹爹何曾有侄儿叫做胡朋，莫非又是假冒的？”方小姐道：“爹爹说正是此人。”胡小姐道：“又来奇了。他说我是他妹子，我何曾有此哥哥！等他来时，让我叫邬妈去问他。”

隔了一时，只见外面说：“胡相公又来了。”方公连忙出来相见，小姐就叫邬妈去瞧。方公相见坐下，便向闻生道：“兄去问过闻生么？”闻生道：“别过老先生，即去见敝友。敝友自知罪，老先生盛怒之下，也不敢复有门墙之想，情愿让与晚生。但晚生亦有一种苦情：老先生高谊断不敢辞，只是晚生亦有不得已处。亦曾聘过一女，虽未成亲，而断不能，却不识老先生何以教之？”方公道：“兄又聘过何人？”闻生道：“向在患难之时，当面议定者。”方公沉吟一会，道：“二女同居，娥皇、女英之事，古人亦有。因闻兄如此欺学生，所以老夫翻然不愿。贤兄今日先肯说明，足见贤兄之忠厚了。学生砉砉之性，老而愈坚，愿与监兄两存，老夫却也无悔。”闻生就打恭道：“老先生如此恩德，生死铭佩。但无媒妁奈何？”方公道：“你我当面议定，何必媒妁！昔日一课一诗即是媒了，可见婚姻自有定数。贤兄择一日，随分行些礼来，寸丝为定，就到老夫敝寓毕姻。”因留闻生小酌。

却说邬妈出来偷瞧了一会，回二位小姐道：“并不见甚胡相公。只见大相公在厅上与方老爷说话。”小姐大惊道：“怎么就是他！其中必有缘故，看他如何。”

闻生饮了一会，告谢起身。方公就进来与小姐说知。小姐沉吟不答，来与胡小姐商量，胡小姐道：“既是胡朋，就是哥哥，你爹爹又许了他，正中了我们之计了。你不必强他。”二人暗喜。

且说闻生回来，对胡公说了，择日下过礼来，择了一个吉日做亲。闻生恐怕败露，将日子选得早些。胡公来拜方古庵，此时已做亲家，彼此尽释旧怨。要把胡小姐接回，方小姐不肯，说道：“闻郎做亲之日已近，妹妹同我去罢。”小姐应允，出来见了胡公，彼此暗暗说明缘故。胡公道：“既然如此，你同那日回来亦可。”因笑道：“为人太执，反受人欺瞒至此。”

闻生星夜就把闻公夫妇也接了进京，寻了一所大房子，一样两间。喜日将

近，邬妈、柳丝先来铺设得十分齐整。到了那日，闻生大红圆领、乌纱皂靴，在家等候方公送方小姐过来。胡公也是一乘彩轿去接茜芸小姐。一路鼓乐喧天，二位小姐一同进门，打扮得天仙一般。闻生出来，同拜花烛，方小姐居左、胡小姐居右。方公见了大惊，连忙来问。当不得吹打得如雷一般，叫嚷也叫嚷不应。直等拜完了花烛，闻生走到方公面前，双膝跪下说道：“小婿之罪，擢发难数。有一番苦衷真情，此时不敢隐讳，只得直陈。”方公一把扶起道：“你有何罪？只是令妹何以同拜花烛？”闻生道：“前日言过，因患难之中言定，断不能却者。”方公道：“岂有此理！你们是亲兄妹，怎么说患难之中定者？”闻生道：“此乃舍表妹，而非亲妹也。”方公道：“这又奇了。此位小姐非敬翁所出么？况且令妹已许闻兄，何以又与兄同拜花烛？”闻生又跪下道：“小婿得罪，不是胡朋，正是闻友。”方公大惊道：“怎么说兄就是闻友？”闻生道：“小婿彼时在山左，有不得已处，权称家母舅之侄，因店主人一语道出，所以推辞以对岳丈。后来又入都乡试，家母舅不知小婿假名，所以坚词以复，被胡同冒认。及至小婿托富子周奉求，又说令爱已许人矣。小婿不得已，在京师与家母舅相订。不知岳父在家，又与老父有约，令爱已在寒舍。后来狱中晤胡同，说令爱另定富豪，而舍表妹之选皆岳丈之故。小婿一时不察，遂尔获罪。前日尊婢柳丝说知，小婿如在梦中方觉。先托富子周代陈，因见岳父盛怒之下，所以又作胡朋，欲藉旧日之知，以释今日之罪，今特请罪阶前，唯岳父原而赦之。”方公听了这些话，倒大笑起来说：“原来有这些缘故！可见老夫素所爱慕者，即兄一人。”就向富子周与胡公、闻公道：“此事颠颠倒倒，将来倒成一段佳话矣！”闻公也来请罪，就一边相邀上席，一边送新人进房。

柳丝出来拜见二位小姐。外边是闻公陪着方古庵、胡敬庵、富子周、沈刑部一班官员吃酒。闻生与二位小姐同到房中饮合卺，他偷眼将方小姐一看，果然十分美貌，与胡小姐真如姊妹二人，心中大喜。方小姐年长，当晚在方小姐房里成了亲，郎才女貌，十分得意。

次日，往方家谢亲。晚上，到胡小姐房中，叙离别的话。闻生又把上本请出柳丝的缘故说了，二人大笑。闻生因笑道：“几年干夫妻，今晚接真了。”胡小姐微微而笑，二人上床，他两人终日见面的，比方小姐更加亲爱。到了三朝，又摆酒请两位岳丈并众官员。到半席之时，又说起贾有道涂诗并胡同冒认之事，大家大笑。

过了几日，闻生对二位小姐道：“我的功名姻缘都亏了醉雅雅。”又把做琵琶词、雅雅说皇亲之事也说了一遍，便道：“我做的琵琶词，他弹得最精，叫他来弹与二位夫人听。”就差人去请，回来说道：“半月前从了一个贡生

回下路去了。”闻生叹惜道：“我甚亏他，未曾报得。”心中默然。闻生十分好待邬妈。

过了几时，又值乡试之期，王楚兰中了来拜，闻生出去见了。进来对方小姐道：“有一件快事报与你知。适才王楚兰中了来拜，说起贾有道之事。原来当初他骗了繆成一百两银子，所以设此奸计。如今繆成因亲事不妥，问他追还原物，将他告在吴县，打了二十板子。你道畅快不畅快，可见天理不爽！”胡小姐道：“姐姐的仇人都现报了。只有厉兵科这厮害了我，此恨未消。”闻生笑道：“他是你的仇人，是柳丝的功臣，将功折罪罢了。”二位小姐一齐大笑。方小姐道：“如今那个胡同怎么样了？”闻生道：“他被沈老师夹了两夹棍，如今回籍去了，都是他谗言构衅，以至我参了令尊，费这许多周折。”三人如鱼似水，十分得意，不消说得。

胡公自这一番之后，无意做官，在苏州住了。方公补了京畿道，做到工部尚书，因不事权贵，后来就告病回来了。闻生做了几年官，因闻公夫妇思想家乡，他就告病回去，同二位夫人一齐归家。富子周也升了知府。回到家中，闻生置酒请旧社诸子游虎丘，王楚兰、杜伯子、方石生一同在坐。大家说起那年游虎丘遇着方公的话，富子周道：“都是相如有病不来，所以如此成了一段风流佳话。”大家称羨不已。

过了年余，闻生又起用进京，直作到礼部侍郎。闻公夫妇因见儿子兴头，在京快活终身。闻生二位夫人各生一子，后来都登科甲。闻生与二位夫人、与柳丝都齐眉到老。岂非千古的一段联珠佳话！

诗曰：

姻缘凭月老，颠倒见风流，
不是求凰操，无须叹白头。
有诗一首，单道闻生的好处：

蜀中司马擅雕龙，漫道文君指下逢。
今日风流词赋客，才名不输旧临邛。
又诗一首单道方小姐好处：

水面新舒并蒂花，芳姿灼灼映朱霞。
岂嫌当日吴宫女，何事轻身到若耶？
又诗一首单道胡小姐好处：

凤凰元来自有群，怜才羞道卓文君。
湘妃江上风流才，连理娇姿最茜芸！